

國劇劇本



國劇劇本組評審委員



王靜芝先生（召集人）

筆名王方曙，北平輔仁大學畢業，先後任教於國立藝專、東海大學、輔仁大學，並曾任輔仁大學國文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長。現任輔仁大學國文研究所講座教授。攻國學及戲劇，亦擅長書畫，作品為歷史博物館及市立美術館典藏，尤精國劇。著有學術著作「詩經通釋」、「經學通論」等數種；國劇劇本「新韓玉娘」、「烽火鴛鴦」；話劇劇本「樊籠」、「收拾舊山河」；電影劇本；電視劇本「一代暴君」、「戰國風雲」等計三十餘部。曾獲中山學術獎、中山文藝獎、中華文藝獎、文協獎、金鐘獎等。



王元富先生

筆名「富翁」、「客觀」。山東安邱人。國立東北大學法律系肄業。高等考試及格。曾任台灣電視公司節目顧問兼國劇社總幹事。現任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兼任教授。國家劇院及音樂廳評議委員前教育部國劇劇本審查小組委員。著作：國劇藝術輯論、國劇鑑賞與批評、電視國劇論述、國劇欣賞解說。曾獲中正文化獎、社會教育獎章。



陳舜政先生

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國立台灣大學語文中心主任、國立復興劇校團務指導委員、陸光國劇隊顧問、美國史丹福大學語文研習所專科教授。



魏子雲先生

安徽宿縣人，曾任東吳大學中研所教授，現任國立藝專戲劇科教授，已出版散文、小說、文藝理論廿餘種，國劇劇本廿餘種，對於「金瓶梅」一書之研究，已出版十餘種，逾二百萬言，正舊說、創新說，深獲國際重視。



龍宇純先生

安徽望江人，民國十七年生，臺灣大學文學碩士。先後任職教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學、臺灣大學、中山大學，並曾主持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所暨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行政，後者即由其籌劃創設。七十八年自臺灣大學申請退休，現任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著專書若干種，論文數十篇。自幼愛好國劇，六歲票戲演黃金臺。近三十餘年沈潛國劇藝術時至廢寢忘食。參加台大、古典等劇社公演十餘次。嘗受陸光國劇隊邀請，演出文昭關一劇。

國劇劇本的編寫——國劇劇本評審感言

魏子雲

凡是意在寫出劇本能由演員出演於舞台者，首先具備的條件，必須懂得舞台藝術所概括的各種知識，否則，難減其事。劇本之所以有「案頭」與「當場」之分，原因便在這裡。

所謂「案頭劇」，意指專能放在案頭閱讀，不能送上舞台演出者。「當場劇」是可以送上舞台演出，但却欠缺置之案頭而讀之不厭者。關漢卿口中的「當行」與「戾家」之說，想必乃指乎此。是以論者以「案頭」與「當場」兩具其美者，與為上駟！

我們這幾位熱愛戲劇的朋友，參予評審國劇劇本之徵選，數年於茲矣，所見劇作已不下數十本，回溯起來，堪可以「案頭」、「當場」兩美為譽者，可以說未曾一見。說來，應以第一屆獲得首獎的〈紅樓夢〉（王安祈作）差可比擬。缺點是巨腳太多，非任何獨家劇園所能擔當演出。此劇難以演出，却未能達成劇作者涵泳於文辭間的理想。

〈洛陽令〉倒也文辭簡潔，結構緊湊，劇趣盎然。遺憾的是乃抄襲而來。

今年的劇作，成績考同去年。凡落選者，率為不諳國劇舞台藝術，而所寫劇中情節，舛離舞台太遠。不是在場次上，時空變換不易，就是在唱唸上平仄不調，轍軌不合。有一本被評為話劇意味太濃，在總評分中未達錄取標準。

錄取的〈焚椒錄〉（遼宮恨史），之所以略占春先，正由於它具有文辭上的優點，以及場次上的簡潔。其中不但歌唱曲牌之辭藻，有典麗璀璨之致，就是皮黃歌辭，亦大多雅意盎然。如第五場「徵歌」之巨唱西皮慢板：「雁南飛黃花瘦秋容黯淡，坐深宮只落得顧影自憐。都只為諫田獵聖心煩厭，終日裡羊車望幸也徒然。想當初進宮後備承寵眷，坐同席行共輦不羨神仙。又誰知如今冷落長門怨，無奈何把哀情暫寄管絃。」結尾的四句七言絕句，作為尾聲，句亦淒切清婉。「遼宮終世恨綿綿，淚血頻聞泣杜鵑；譜得新詞成絕調，豈知文字誤嬋娟。」

梅蕊之獨占春先，何須綠葉襯也。

若問劇力之能出乎舞台而而占得勝場，則《三戰牛塘谷》一劇，良有動人魄力，以及武場之熱鬧場。惜乎辭藻遜色太多，而武戲之擅勝處，在知戲者的心海上之波濤汹涌，非文辭所能達之也。窮以為與劇之付於當場，若有好武生如李少春、李光之長才來扮演馬兵王玉一脚，胡大海也由架子花臉如袁世海者，楊昆也由文武丑角如孫盛武、張春華、寇春華者達，徐達亦由生腳如蕭潤增者，元將也由一位大武生或武淨扮演，這戲當不亞於《洗浮山》或《摩元嶺》的勝景。

武戲的演出，不在文辭上的唱，在唸與打。

打，胥有賴於武打套子的變化，當然，尤須有所創意。想來，此劇之不難選腳要文武才藝都屬於第一流，然而導演也極為重要。沒有好的導演，也排不出戲來。揆諸種種，此劇之在台演出，其演出勝景，誠難期焉！

今年，特別考慮了《李陵悲》也列入佳作。如照往例，此劇幾已不列入考慮應否入選之例。按徵選辦法，劇本之演出時間，以一百五十分鐘為限。而此劇長達卅三場，超出規定時間，幾達一倍。吾等之所以破例列入佳作，取其所寫情節尚佳，亦能付之當場。認為此劇頗多可取之處，特為錄之，唱待若有人看上此劇，則還有重行縮編餘地，乃特為破例取之。亦有意為未來送來徵選本開一例也。那就是如有可取之處，尚可重編者，亦作此考慮。

此一考慮，殆亦以未出國劇傳統範疇者為則。

這些，都是今評審會的決議。筆者依據本年評審案紀錄，特草綜合評議意見於此。



孔祥筠

7. 2. 10 生

安徽合肥人

國立安徽大學文學系畢

業

經歷／

中國國民黨台中市黨部

婦工會委員

陸軍婦聯分會宣傳組長

現職／

師大國語中心教師

作品／

國劇劇本「陽明傳」、「新三笑緣」、

「鐵馬雲裳」

焚椒錄

國劇劇本組第二二名 孔祥筠

劇情概要

遼主耶律洪基（道宗，號天祐皇帝），后蕭氏，小字觀音，美姿容，能詩，善畫，喜音律，得專房寵。

北面樞密使耶律乙辛涎后美，賂宮婢單登兒，以明珠致意，后正顏拒之。而珠為登兒夫朱頂鶴所竊逃，登兒無以覆乙辛命，不得已，誣言后受珠而拒其請，且將訴諸遼主，欲殺乙辛。乙辛懼且憤，與心腹張孝傑計，偽作十香淫詞，使登兒誘后書之，以為佐證，誣后命入內承值高長命召伶官趙惟一入宮而與之通，謂詞乃后手書賜惟一者。遼主命乙辛孝傑治其獄，酷刑鍛煉，惟一自殺，長命誣服。獄聞，遼主激怒，賜后死。

事見王鼎所著「焚椒錄」。然鼎所記僅謂：「乙辛威權震灼，傾動一時，惟后家不肯相下，乙辛每為快快。」僅此微隙，似未足啟乙辛必欲殺后之謀。且在劇情發展上，亦難處理，更缺乏戲劇性。茲改為乙辛私慕蕭后，為后所拒，因愛生恨，

由恨成仇，遂萌惡念。如此，較有衝激，且加強舞台效果。

戲劇固不必盡依史實，況「焚椒錄」原屬野史，正不妨稍有出入。按蕭后被害事，遼史語焉不詳。王鼎乃遼臣，有所忌諱，亦在意中，則本劇情節，或非全出臆度也。

本劇主旨，在於啟示人之地位愈高，愈宜謹言慎行，蕭后之死，固皆成於乙辛。然其始也，由於伶官得入宮帳，遂予奸人以口實。而遼主輕信讒言，致國家之禍，妻子莫保，蕭后所生太子，亦為乙辛所害，再傳遂亡於女真，亦可鑑矣！

編者謹識

角色分配及扮像表

劇中人角色扮像 備註

耶律乙辛 武生 俊扮，獅子盔，翎，尾白龍箭，短斗蓬。白蟒。白開氅。青高底。

天祐帝 淨 油白三塊瓦，黑滿，鞦韆帽，黃馬褂，黃龍箭，大斗蓬。草王盔，翎，尾，赭黃蟒。青高底。

蕭后 花彩 昭君套，翎，尾，魚鱗甲，大斗蓬。古裝頭，古裝（或宮裝。）青對襟褶子，彩靴，彩鞋。

朱頂鶴 丑 豆腐臉，小鞦韆帽，花箭衣，大坎肩，青薄底。

單登兒 花旦 古裝抓髻，古裝，大坎肩，彩鞋。

趙惟一 小生 俊扮，豆包，抹額，青花褶子，花箭衣，大坎肩，青薄底，黑箭衣，甩髮。

張孝傑 方巾丑 腰子臉，黑吊搭，尖翅紗——掛狐尾，黑蟒，朝方。

蕭惟信 淨 紫十字眉 老臉，白滿，白鬚條，八面威——掛狐尾，紫蟒，青高底。

高長命 丑 豆腐臉，白鬚條，太監帽——掛狐尾，箭衣，馬褂。開氅。朝方。黑箭衣，白髮圍。

太子 娃娃生 孩兒髮，綉花襖，袴，花鞋

公主 雙抓髻，綉花襖，袴，花鞋

大太監（甲） 丑 豆腐臉 太監帽——掛狐尾，箭衣，馬褂，朝方。

大太監（乙） 小生 俊扮，太監帽——掛狐尾，箭衣，馬褂，青高底。

大太監（丙） 淨 白太監臉，太監帽——掛狐尾，箭衣，馬褂，青高底。

龍套

番兵

羽林軍

小太監
宮女
歌童
舞女
掌刑
旗牌
車仗

第一場 行圍

(急急風)，牌子，四龍套，四番兵，耶律乙辛上)

乙 辛：(快點將)，上高台，唸詩) 奇才蓋世氣崢嶸，兩臂能開百石弓，雄心好似垂天翼，不向人間拜下風。(白)

(武生飾)
某，大遼邦北面樞密使耶律乙辛，只因皇叔重元，興兵造反，是某平亂有功，賜爵趙王，加封太師之職。狼主班師回朝，可敦娘娘，前來迎駕，狼主有詔，在這伏虎林大開圍場，與娘娘行圍較獵，軍士們！

衆 (啊！)

乙 辛：伺候了！

內 狼主、娘娘駕到！

乙 辛：排班接駕。(下高台，領衆歸大邊。)

(牌子，四羽林軍，四大監——各執戈戟，金瓜、鐵斧。二大太監——佩劍。天祐帝、蕭后——騎馬上。)(乙辛衆跪接，帝、后下馬上高台，乙辛持令旗，上大邊椅子，衆歸後站正一字)

天 祐：打開圍場。

(淨飾)

乙 辛：打開圍場。(搖令旗，鳴角，擂鼓。[急急風]下椅子，上馬，率龍套，番兵對抄下。)

天 祐：好一片圍場也！(唱石榴花) 但則見——平疇曠野草連天，又聽得鼙鼓鬧聲喧，放出了細犬蒼鷹，放出了細犬蒼鷹，四下盤旋，好叫孤——孤的胸懷開展，(笑介) 啊哈哈……

(陰鑼) 四鹿形兩邊上，對抄下)

蕭后：呀！（唱前腔）又只見成群麋鹿走郊原，恰便似羽箭乍離弦，霎時間無影無蹤，霎時間無影無蹤，沒入荒煙，
（花衫飾）

保殘生——落得東逃西竄。

天祐：梓童。

蕭后：狼主。

天祐：群鹿奔逃，我二人分途追趕，先獲鹿者為勝，妳看如何？

蕭后：臣妾遵旨。

天祐：帶馬伺候。

蕭后：（同下高台，二大太監遞弓箭，二小太監帶馬，天祐蕭后上馬，邊唱邊做——〔黃龍滾〕）挽雕弓忙跨金鞍，挽雕

弓忙跨金鞍，黃沙滾滾遮雲天，憑著這狼牙羽箭，憑著這狼牙羽箭……

天祐：（獨唱末句）顯神威權當是逐鹿中原。

蕭后：（同亮像）請，（急急風）兩邊下，羽林軍、大、小太監隨下。

第二場 打虎

（陰鑼），虎形上，一望兩望，下場門虛下。）

蕭后：（內唱西皮倒板）隨王駕獵圍場春風駘蕩（望家鄉），一鹿形上，歸大邊，蕭后追上，唱快板）追飛逐走馬蹄
忙，麋鹿奔馳荒原上，風吹草偃難躲藏，開弓便把（唱散）鳴翎放——（射鹿形，鹿形帶箭逃走，追圍場，鹿形下，
虎形下場門沖上，后驚墮馬。（掃頭））

乙辛：（急上，打虎形死，扶后起介）娘娘受驚了！

蕭后：……（與乙辛對看介）多謝將軍搭救。

乙辛：臣救駕來遲，死罪呀、死罪！

蕭后：將軍何罪之有？不知將軍姓甚名誰？官居何職？

乙辛：臣乃北面樞密使耶律乙辛，一向在邊關鎮守，不曾覲見娘娘。

蕭后：哦！原來是耶律將軍，此番掃平大難，乃將軍之功也。

乙 辛：娘娘誇獎了。

(四羽林軍、二大太監、天祐帝上，下馬)

天 祐：梓童怎麼樣了？

蕭 后：若非耶律將軍搭救，臣妾幾膏虎口。

天 祐：(向乙辛)卿力能伏虎，真乃賁育之勇也。

乙 辛：此乃狼主娘娘洪福。

天 祐：內侍。

大太監(甲)：奴婢在。

天 祐：將此虎付與御膳房，剝皮烤炙，在御營大宴群臣，不得有誤。

大太監(甲)：遵旨。(領二羽林軍抬虎形下)

天 祐：回轉御營去者！

(羽林軍帶馬，天祐，蕭后上馬，乙辛恭送，羽林軍，大太監乙，帝后同下)(乙辛向下場門呆望，轉身作神，
(九錘半)揉肚子——表示對后愛慕，格於名份，不敢冒昧，作無奈狀、下)

第三場 大宴

(落二道幕)

高長命：(弔場)咱家——教坊司入內承值高長命，狼主在御營大宴群臣，命咱家傳喚教坊伶官朱頂鶴，單登兒夫妻二人，
(丑飾)

帶領歌童舞女，席前伺候，就此前往。(下)

(音樂牌子)

天 祐：(幕內唱西皮倒板)烹鳳髓、炙龍肝御營張宴——幕啟，設御營佈景——黃色幃幕、墨龍屏風，龍鳳旌旗，各種儀仗，金漆案椅，天祐，蕭后中坐，乙辛及五大臣兩邊坐，二大太監，高長命立兩邊，四太監，二掌扇宮女後立，
大太監斟酒。

天 祐：(唱西皮原板)君臣們逞豪情樂奏鈞天——

蕭 后：(接唱原板)在荒郊逢猛獸險遭大難，多虧了英雄將賁勇相援——

天 祐：(接唱原板)高長命你與孤(唱散)把教坊人喚——

高長命：如婢在。

天 祐：天魔舞演奏上來。

高長命：天魔舞伺候哇！

(朱頂鶴——領四舞童，單登兒——領四舞女，兩邊上，音樂牌子，舞畢分下)(朱頂鶴，單登兒兩邊侍立介)

天 祐：(三笑)啊哈！阿哈！阿哈哈……

蕭 后：(唱散板)飲瓊漿觀妙舞且自開顏。

天 祐：梓童！

蕭 后：狼主！

天 祐：妳在園場遇虎，多虧乙辛搭救，可下位把盞，以旌其功。

蕭 后：領旨！(出位，大太監(甲)執壺)

乙 辛：(出位，俯伏)折殺為臣了！(即起介)

蕭 后：(唱二六)筵前領了君王命，纖纖玉手捧金樽，灤河定難威名震，伏虎林赤手搏山君，似這等蓋世奇才護與並，

這一杯御釀表一表功勳，走向前來(唱散)把酒敬——

……(乙辛情不自禁，陰掐后腕，后驚，杯墮，拂袖薄怒)

天 祐：梓童，這是何故？

乙 辛：(佯醉伏案，吐介)嗚啞……

蕭 后：(神介)呀……(背供，唱快板)乙辛大膽敢胡行，怎奈他匡國才勳業彪炳，我只得學當年楚王絕纓，(神介)

罷、罷、罷、罷用巧言(唱散)把真情來隱——怕的是他君臣離德離心——(白)耶律將軍大醉失儀，望狼主寬恕。

天 祐：既然如此，朱頂鶴！

朱頂鶴：奴婢在！

(丑飾)

天 祐：你夫妻二人，將趙王扶歸營帳，歇息去吧！

朱頂鶴

單登兒：領旨！(扶乙辛起立，出帳至大邊台口)

(花旦飾)

乙 辛：(回頭一望介，吐介)嗚啞……(同朱頂鶴單登兒下)(打初更，蕭后歸坐介。)

天 祐：甚麼時候了？

大太監：已交初鼓。

天祐：今日之宴，可謂盡歡，衆卿各歸營帳去吧！
衆：謝主龍恩。

(衆窩下)

第四場 媚貴

(吹鈔子——畫角聲，打二更，二衛士——執戈下場門上，在大邊往來巡查介。)(小開門)朱頂鶴、單登兒扶乙辛上。

乙辛：(醉態呢聲)美人兒，妳姓甚名誰？在宮中是何職守？(朱頂鶴驚且怒，作神介)

單登兒：(媚態)奴家單登兒，以前是宮中侍婢，只因能歌善舞，派往教坊司領隊，多蒙娘娘待同骨肉，還時常進宮侍奉啊！

乙辛：哦！原來如此，(緊撲單登兒，朱頂鶴生氣作神介)(二衛士執戈敬禮，乙辛甩開朱頂鶴，朱倒地介)隨我來呀哈……(撲單登兒下)

(朱爬起，欲跟入，衛士阻之，朱懼，蹲小邊台口，抓耳撓腮，焦急萬狀。)

單登兒：(下場門內)王……爺……

乙辛：(下場門內)啊哈哈……

(朱頂鶴立起，側耳細聽，指自己，比手式——作烏龜狀，捶胸頓足，無可如何。)(打三更，朱沮喪之餘，倒地而睡。)(打四更，二衛士上場門上，換班，原二衛士上場門下。)(打五更。)

單登兒：(下場門上，欠伸，捶腰——作慵懶狀，看天介)哎哟！天都快亮啦！(見朱頂鶴臥地，踢介)起來，起來！

朱頂鶴：(驚醒，跳起，揉眼看介)哈哈！我把妳這個臭娘們兒，幹的好事兒呀！我這朱頂鶴，豈不成了綠毛龜了嗎？

著打吧！(舉拳欲打，單付銀一錠，朱接過，掂一掂，意嫌不足，又舉拳介)不行，我非打妳不可！(單又付金一錠，朱接過，掂一掂，舔一舔，笑介)嘿……(將金銀揣懷內介)

單登兒：(鄙夷介)瞧你這不開眼的東西，還有好的呢！回去再看吧！(走反圓場，朱後隨)(二衛士暗下)(邊走邊說)我說朱頂鶴呀。

朱頂鶴：幹甚麼呀？

單登兒：你不想發財呀？

朱頂鶴：誰不想發財呀？

單登兒：想發財就得聽我的。

朱頂鶴：聽妳的怎麼樣啊？

單登兒：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由著我往趙王千歲那兒多走兩趟，你就發了財啦！

朱頂鶴：（立住介）那……那我不成了活王八了嗎？

單登兒：咳！你沒聽說過嗎？這個年頭兒，有錢的王八大三輩兒呀。（繼續走）

朱頂鶴：……你不知道，這王八好當氣難生哇！

單登兒：（揪朱耳介）你給我進來吧！（同挖門進去）

朱頂鶴：妳不是說還有好東西嗎？拿出來瞧瞧！

單登兒：給你開開眼吧！（出示錦匣，內藏巨珠）

朱頂鶴：（目瞪口呆）哎喲我的媽呀！（驚倒介）

單登兒：瞧你這份兒德性！

朱頂鶴：從來也沒見過這麼大的珠子，真個的，這是那兒來的呀？

單登兒：這叫夜明珠，乃是趙王千歲的傳家之寶。

朱頂鶴：這……這也是給妳的嗎？

單登兒：這個可不是給我的——你拿耳朵來，我告訴你，（朱頂鶴湊近，單登兒附耳悄語，朱作神介）

單登兒：……你聽明白了沒有？

朱頂鶴：（驚怕介）哎呀——給娘娘拉皮條，可不是好玩兒的呀！

單登兒：趙王千歲那個脾氣，眨眨眼就要殺人，我敢不答應嗎？

朱頂鶴：話是這麼說，這個事兒可不能著急呀！在這行營之內，狼主娘娘寸步不離，只好回到宮裡頭再找機會，這顆夜

明珠，也別立刻獻給娘娘，得先探探她的口氣。

單登兒：你說的倒也有理（欠伸介）哎喲！我要睡覺去啦！（下）

朱頂鶴：（向下場門一望）哈哈！這個臭娘們兒變了心啦！嘿！我不免把這顆夜明珠，偷到手裡，逃奔南朝，豈不是

潑天的富貴嗎？……哎呀！慢著！這兒離邊界太遠，難以脫身，不免回到京中，再行下手，我就是這個主意！

我就是……

單登兒：（內）你倒是快點兒來呀！

朱頂鶴：來啦、來啦、來啦！（急下）

第五場 徵歌

(落二道幕，音樂牌子。)

(內合唱「回心院」詞) 掃深殿，閉久金鋪暗，游絲絡網塵作堆，積歲青苔厚階面，掃深殿，待君宴。

(幕啟，設宮廷佈景——彩畫屏風，紅色盤金龍楹柱，繡幃，金漆几案、椅子)(八宮女執宮燈，提爐，蕭后，二掌扇宮女上)

蕭后：(唱西皮慢板、轉原板) 雁南飛、黃花瘦、秋容黯淡，坐深宮、只落得、顧影自憐，都只為、諫田獵、聖心煩厭，終日裡、羊車望幸也徒然，想當初進宮來備承寵眷，坐同席、行同輦、不羨神仙，又誰知如今冷落長門怨，無奈何把衷情(坐外場，唱散) 暫寄管弦。(白) 唉……狼主性耽田獵，屢諫不從，反生厭遠，不曾臨幸東宮，已然數月。是我自製新詞，名曰「回心院」命教坊被之管弦，以圖感動狼主。昨日登兒言道，伶官趙惟一，能歌此曲，為此宣他進宮，御前演奏，正是——雲髻罷梳還對鏡，羅衣欲換更添香。

單登兒：(上) 啟稟娘娘，趙惟一宣到，宮門候旨。

蕭后：喚他進來。

單登兒：是，娘娘有旨，趙惟一進宮啊！

趙惟一：(內) 來了！(上) 曾讀詩書明禮義，但憑歌舞侍宮廷，(入介) 奴婢趙惟一與娘娘叩頭(叩頭介)

(小生飾)

蕭后：罷了，起來！

趙惟一：謝娘娘！(起介)

蕭后：聞聽登兒言道，你已將「回心院」曲，習練純熟，便可演奏上來，侍兒！銀箏伺候！

(二宮女抬案，上放銀箏，置后前)

趙惟一：遵旨！(脫長衣，內穿舞衣，唱「回心院」作身段，后彈箏伴奏介) 掃深殿，閉久金鋪暗，游絲絡網塵作堆，

積歲青苔厚階面，掃深殿，待君宴。

大太監(乙)：(上) 啟稟娘娘，狼主下朝回來，不入宮門，轉往別院去了。

蕭后：(神介) 這……知道了，(唱西皮散板) 聽此言愈教人心灰意懶，垂粉頰、蹙蛾眉、珠淚輕彈，魚水歡、鸞鴦、

情全成夢幻，竟把我當作了秋扇棄捐。

單登兒：娘娘心中不快，你等俱各退下。

(衆兩邊下，趙惟一欲行)

蕭后：趙惟一。

趙惟一：奴婢在！

蕭后：登兒！取黃金二錠、蜀錦一端，賞賜於他。

單登兒：是啦！(取金、錦付惟一)

趙惟一：(叩頭介)謝娘娘！(欲行介)

蕭后：轉來，(惟一轉身)「回心院」曲，還要多多演練，以備傳呼。

趙惟一：遵旨！(下)

蕭后：……(嘆介)唉……

單登兒：(神介)娘娘，您這些日子，老是長吁短嘆的，莫非是為了狼主久不臨幸嗎？

蕭后：……(略一沈吟)狼主不來臨幸，倒還罷了，只是他性耽田獵，那日圍場遇虎，餘悸猶存，倘若狼主也遇此事，

怎生得了！？

單登兒：可說得是吶！那一天在伏虎林，要不是趙王千歲打虎救駕，可就了不得啦！

蕭后：正是如此！

單登兒：說起趙王千歲來——(神介)你瞧他這個人兒怎麼樣啊！？

蕭后：此人堂堂一表，智勇雙全，真乃棟樑之器也！

單登兒：可惜這個棟樑之器呀，他得了重病啦！

蕭后：(微訝)哦……就該請太醫調治呀！

單登兒：他這個病啊！神仙也治不好，他得的是心病——俗語兒就叫相思病。

蕭后：(不以為然)哎，他富貴已極，何求不得？害的甚麼相思病啊？

單登兒：咳！他想的這個人兒呀！可沒有那麼容易！

蕭后：(略悟)他——他想到的是那個啊？

單登兒：這個……奴婢不敢說。

蕭后：但講何妨。

單登兒：娘娘恕奴婢的死罪，怒婢才敢說吶！

蕭后：恕你無罪，只管講來。

單登兒：他……他想的……就是……就是娘娘！(急跪倒俯伏介)奴婢該死！

蕭后：(與單跪同時，立起轉身，右手扶椅背，右手翻袖上揚)呀……(神介，唱南梆子倒板)單登兒說此話——(轉原

板)好生大膽——

單登兒：奴婢著實的該死。

蕭后：方才怒過妳了，妳且起來。

單登兒：謝娘娘！(叩頭起立一旁介)

蕭后：(唱南梆子)不由人心驚意惱臉帶羞慚，(作神介，白)那乙辛(接唱)他縱然是才貌超群奇勳屢建——(行弦，

神介)怎不願君臣分痴心妄想念起無端，我身為一國母臣民儀範，焉能夠行輕薄濶上桑間？一霎時只覺得柔腸百轉——(行弦，變怒色，白)登兒！(接唱流水)滿腔怒火上眉尖，妳出入宮闈年非淺，不該肆口亂胡言，平日的辛勤若不念，管叫妳——(唱散)一命喪階前。(白)單登兒！

單登兒：(發抖介)奴……奴婢在。

蕭后：這樣的言語，敢來冒瀆宮闈，不念平日辛勤，定行處死，與我出宮去吧！

單登兒：謝娘娘！(欲出介)

蕭后：轉來——去對那乙辛言講，不可再生妄念，如若不然，定要稟知狼主，叫他吃罪不起，去吧！

單登兒：遵旨！(出門，彈汗介)哎喲！我的媽呀！(下)

蕭后：這是那裡說起，(唱西皮搖板)那乙辛恃功勞敢生妄念，全不想月中桂怎可攀援？但願得狼主爺心回意轉，(走向大邊)一瓣心香謝上天。(下)

第六場 失寶

朱頂鶴：(急上，唸撲燈蛾)偷來無價寶，無價寶，撒腿往南跑，天降一場真富貴，丟下老婆不要了——不要了。(急下)
單登兒：(內喊)朱頂鶴——(急上，兩邊叫)朱頂鶴！朱頂鶴！不……不好了！(唸撲燈蛾)夫主不良——夫主不良——生性

似豺狼，結髮之情全不管，偷了寶貝害老娘——害老娘！(白)好一個朱頂鶴呀！他偷走了寶珠，把我害得好苦，偏偏娘娘又不肯應允好事，還差點兒把我處死階前，丟了夜明珠又沒法兒向趙王千歲覆命，況且這個事兒又不能聲張，看將起來，只怕我的性命難保……單說這……(跺脚介)咳！事到如今，也顧不得良心二字啦，我未免向趙王言講，娘娘收了寶珠，卻不肯應允好事，還要稟知狼主，要他項上的人頭，料他們倆人也無法對証，混過一時，再做道理。正是——只得憑利口，暫且救燃眉。(下)

第七場 謀陷

乙 辛：（低音〔快長錘〕）上，唱西皮搖板念佳人逼不住朝思暮想，捨卻了傳家寶要打動紅妝，將身兒且坐在華堂之上——（坐外場）但不知何日裡得效鸞鳳。

單登兒：（上，唱搖板）失寶珠嚇得我魂飛魄喪，進府來見千歲道短說長。（入介）奴婢拜見王爺！

乙 辛：哦……（悄聲）所辦之事，怎麼樣了？

單登兒：（跪，哭介）哎呀，王爺呀……（唱流水）未曾開言淚汪汪，王爺在上聽端詳，娘娘不把情義講，她把那打虎的事兒拋向一旁……

乙 辛：（神介）啊？那夜明珠呢？

單登兒：她——（接唱流水）她收下了明珠不認賬，反將奴婢斥罵一場——（行弦）

乙 辛：（氣介）可惱哇！可恨！

單登兒：王爺呀！（接唱流口）怪只怪奴婢做事太莽撞，縱然萬死也該當，娘娘她——（行弦）

乙 辛：她便怎樣啊？

單登兒：（唱西皮散板）她言道要對狼主講，怕的是滔天大禍起蕭牆，感王爺待奴婢（唱散）恩深海——（哭頭）樣（膝行，

扯乙辛衣襟介）我的千歲爺呀——你身家性命要仔細提防。（白）娘娘言道，她還要稟知狼主，要您項上的人頭哪！

乙 辛：哎呀！（唱西皮小倒板）猛聽得單登兒一番言講，（白）罷了哇，罷了！（唱散板）不由人又驚又恨又慌張，轉

面來再對登兒講，（白）妳且起來，（扶登起介）（接唱散板）全性命必須要早作商量。（白）旗牌走上！

旗牌：（上）王爺有何差違？

乙 辛：請參知政事張大人過府議事，不可遲延，快去，快去！

旗牌：遵命！（下）

乙 辛：登兒！

單登兒：王爺！

乙 辛：那張大人乃是我的心腹，等他來時，就說娘娘要加害於我，卻不可提起獻珠之事，妳要……（附登兒耳介）這樣講。

單登兒：是啦！

旗牌：（上）張大人到。

乙 辛：有請。

旗 牌：有請張大人！（下）

張孝傑（方巾丑飾）：（內）來了！（上）文章魁天下，機謀滿腹中，（入介）參見千歲！

乙 辛：大人少禮，請坐！

張孝傑：有坐！（坐大邊）

乙 辛：登兒，見過張大人。

單登兒：參見張大人。

張孝傑：罷了！千歲相招，為了何事？

乙 辛：哎呀大人哪！可敦娘娘，蓄意謀害本爵，若非此婢報信，必遭毒手，想你我休戚相關，還要大人想一良策。

張孝傑：（一驚，沈吟介）娘娘因何要謀害千歲？

單登兒：只因國丈蕭惠，見王爺功高望重，心中不服，與娘娘定計，要謀害王爺。

張孝傑：（點頭介）我來問妳，狼主終日行圍，娘娘獨處深宮，作何排遣？

單登兒：娘娘自製「回心院」新詞，命教坊譜成歌曲，還時常宣召伶官趙惟一，入宮演奏吶！

張孝傑：趙惟一——（神介）莫非就是那年方弱冠的美貌少年麼？

單登兒：不錯，就是他！

張孝傑：啊千歲！下官有計了！

乙 辛：計將安出？

張孝傑：娘娘性耽音律，能詩善書，必須編些淫詞艷曲，誘她親筆寫出，假傳懿旨，賜與趙惟一，然後著人出首，就說

他私侍娘娘，以詞為証，千歲你看如何？

乙 辛：計是好計，只是狼主性如烈火，這等施為，娘娘性命休矣！

張孝傑：哎呀千歲呀！事到如今，不是你死，便是她亡，這婦人之仁，是使不得了。

乙 辛：也罷，就照此計而行，只是這淫詞艷曲，還勞大人高才。

張孝傑：下官効勞！

（單登兒磨墨，孝傑寫介）

張孝傑：千歲請看。

乙 辛：提筆立就，真乃狀元之才，但不知此詞何名？

張孝傑：每首之末，皆有一個香字，可名「十香詞」。

乙 辛：十香詞——啊！大人！但憑此詞，只怕還不能激怒狼主。

張孝傑：待下官再寫上幾句——（寫介，唸）宮中只數趙家粧，敗雨殘雲誤漢王——惟有多情一片月，曾窺飛鳥入昭陽。啊，千歲請看，詩中含有「趙惟一」三字，豈不是娘娘懷念於他麼？登兒姑娘，可將此詩詞，持入宮中，假說是宋國皇后所作，請娘娘御筆書寫，便成雙絕，以此為証，定然激怒狼主。

乙 辛：只是還要有人出首。

單登兒：奴婢情願出首。

乙 辛：好！事成之後，自有你的好處，後面擺酒，與大人同飲。

張孝傑：謝千歲！

乙 辛：登兒，妳也來呀，哈……（三人同走小園場，孝傑，登兒下，乙辛繞至小邊，向下場門一望，忽然愣住，〔滾頭子〕作身段——表示對蕭后意猶不忍，最後下定決心，頓足介）咳！（下）

第八場 中計

（單登兒，二宮女——扶蕭后上）

蕭 后：（唱反四平）黃葉落、滿階階、蕭條景象，雁聲哀、西風緊、倍感淒涼，進箴言、失天寵、愁懷難放，病懨懨、

損卻了往日容光，「回心院」寄衷情、空勞夢想（坐內場）擁寒衾、數殘漏、柱斷柔腸，（嘆介）咳——

單登兒：娘娘，這些日子，您飲食少進，容光清減，只怕有傷鳳體，還要多多珍重啊。

蕭 后：心中煩悶，難以排遣，叫我怎生珍重啊？

單登兒：哦！我想起來啦，奴婢在外邊兒，抄來幾首詩詞，請娘娘御覽，說不定許能夠開心解悶兒呢！

蕭 后：拿來我看。（登兒出詩，鋪案上，蕭后看，唸介）「十香詞」——（再看）妙哇——（唱二黃快三眼）玩新詞不由人愁

眉暫放，一行行、一字字、盪氣迴腸，雖然是綺語綿綿呈紙上，羨斯人、妙筆生花，錦心繡口，他的絕世才堪

玉尺量，回頭來再對登兒講，這詩詞出誰手（唱散）細道其詳。

單登兒：做稟娘娘，此乃宋國皇后所作，您瞧好不好哇？

蕭 后：字字珠璣，真佳構也。

單登兒：真的那麼好嗎？我說娘娘，她是宋國的皇后，您是大遼的可敦，您要是把它書寫出來，豈不是雙絕嗎？

蕭 后：這也使得，文房四寶伺候！

單登兒：是啦！（磨墨介）

蕭 后：（提筆，唱二黃散板）似這等絕妙好詞，令人激賞她也是天家眷貴擅椒房，但不知可與我遭逢一樣——（寫介）拂

霞賤、揮彩翰、且遣愁腸。

單登兒：求娘娘賞給奴婢，可就成了傳家之寶啦！

蕭后：看妳不出，也會附庸風雅，妳就拿了去吧！

單登兒：（叩頭介）謝娘娘！

蕭后：久未揮毫，不覺眼昏手顫，侍兒扶我來！（二宮女扶下）

單登兒：娘娘親筆所書，已然到手，不免送與趙王千歲，照計而行——娘娘呀娘娘！事到如今，我可顧不得妳啦！（下）

（此場演完，可休息）

第九場 毒拷

（急急風）四掌刑，四旗牌，乙辛，張孝傑上）

乙辛：奉了狼主命。

張孝傑：審問大逆人。

（同坐內場，掌刑，旗牌，站兩邊介）

乙辛：將趙惟一、高長命押上堂來！

（四掌刑，押趙惟一、高長命上，二人跪介）

乙辛：將高長命吊在一旁！

（二掌刑吊起高長命——站大邊椅子上）

乙辛：趙惟一——有人出首，你乘狼主陰山狩獵，隨高長命夜入宮闈，私侍皇后，從實招來，免受皮肉之苦！

趙惟一：（叫頭）千歲大人哪！小人雖充賤役，曾讀詩書，焉敢做此大逆不道之事，求千歲大人詳察！

乙辛：一派胡言，與我打！（拍案介）

（四掌刑按趙惟一打介）

掌刑：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趙惟一：（亂錘）做身段）哎呀！（唱西皮散板）上堂來先打四十棍，皮開肉綻血淋淋，這樣的冤情怎招認……（白）

千歲大人哪！（接唱）明鏡高懸辨假真。

張孝傑：趙惟一！你還不招認麼！

趙惟一：既是有人出首，就該傳上堂來，與小人質對。

張孝傑：好一張利口！來呀！

衆：啊！

張孝傑：重打一百皮鞭！

（二掌刑鞭打趙惟一，翻滾撲跌，作身段介）

趙惟一：哎呀——（唱西皮散板）這皮鞭打得我痛楚難忍——（亂錘）痛介）

乙 辛：趙惟一——你要與我招！

張孝傑：你要與我——講哪——

趙惟一：（唱散板）縱然打死也難招承。

乙 辛：大刑伺候！

（四掌刑扶推一向外跪，上夾棍介）

張孝傑：趙惟一，你招是不招。

趙惟一：無有甚麼招的。

乙 辛：與我收！（拍案介）

掌 刑：啊！（收夾棍，惟一昏暈介）犯人暈刑！

張孝傑：冷水噴醒！

（掌刑噴趙惟一介）

趙惟一：哎呀——（甦醒，痛介，唱西皮小倒板）霎時間只覺得三魂不定——（接散板）似這等冤枉事真似覆盆，翹首望天天

不（哭頭）應——蒼天爺呀——守綱常怎能夠亂講胡云？（叫頭）蒼天哪——天——我趙惟一死不足惜，焉能使國母受

此污名，也罷！待我咬舌自盡了吧！（咬舌，吐血，死介）

掌 刑：趙惟一咬舌而亡！

乙 辛：將屍首搭了下去！

掌 刑：啊！（二掌刑抬趙惟一下）

乙 辛：將高長命解下椿來。

（二掌刑解高，下椅子，跪介）

乙 辛：高長命，你可曾帶領趙惟一，夜入宮闈，私侍皇后，快快與我講來！

高長命：（神介）這……

張孝傑：高長命！你若不招，可曾看見趙惟一的模樣麼？

高長命：哎呀慢著——事到如今，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我這把老骨頭，還禁得住非刑拷問嗎？待我屈招了吧！千歲大人！所問件是實。

乙 辛：畫供上來。

（旗牌持招狀，命高畫供介）

張孝傑：押了下去！

（二掌刑押高長命下）

張孝傑：就該即刻進宮，奏聞狼主！

乙 辛：大人言之有理，帶馬伺候。

蕭惟信（淨飾）：（內）慢慢慢哪——（急急風）上，亮像，上堂）千歲大人請了！

乙 辛：（同）老元戎到此何為？

張孝傑

蕭惟信：（叫頭）千歲大人哪——皇后身為國母，端重賢明，安能輕信教坊賤婢，一而之詞，妄加誣陷，豈不有傷國體——（乙辛、孝傑作神介）（唱西皮倒板）在公堂過不住滿懷激憤——

張孝傑：老元戎！你偌大年紀，還是這樣的火性啊！

蕭惟信：嗯——（唱西皮原板）叫一聲趙王千歲張大人！蕭娘娘入宮來賢良端正，作母儀、行教化、懿德昭明，誕育儲君為

國本，怎容得淫賤婢血口噴人，燭照奸宄在公等，才不愧立朝綱為國大臣。

乙 辛：老元戎！（接唱原板）老元戎說此話欠思忖，俺乙辛並非是大義不明，蕭后宮中失寵幸，分明難耐守孤衾。（蕭

拂袖介：哼！）私通惟一有憑証，十香詞懷古句（唱散）親筆是真。

蕭惟信：你住口——（唱西皮搖板）聞言怒發如雷震。（接快板）乙辛說話太不臣，狂言妄語誣宮禁，陷害國母罪非輕。

乙 辛：蕭惟信——（接唱快板）休仗你三世老臣承願命，俺也曾南征北討立功勳，今奉聖旨來審問，高長命已然吐真情，

家齊國治古有訓，要為狼主肅宮廷。

蕭惟信：（接唱快板）趙惟一已死無對證，高長命乃是個年邁之人，屈打成招何足信，怎對舉國眾臣民？你二人天理良

心俱不問。（白）奸賊呀——（接唱散板）難道說就不怕明有王章、暗有鬼神！！

張孝傑：哎——（唱西皮搖板）老元戎說話理不順，高長命供狀甚分明，我二人奉的是狼主命，你在法堂胡言亂語就是欺君。

蕭惟信：好好賊——（唱散板）怒髮衝冠難消恨，膽大的賊子敢胡云，將袖揎拳打奸佞——（亂錘）打張孝傑介）

張孝傑：千歲救命啊！

（掃頭）乙辛推蕭惟信，蕭作身段）

蕭惟信：好好賊呀——（吐血介）嗚啞——（身段死介）

張孝傑：哈哈——這老兒他氣死了！

乙 辛：將屍體送歸他府，就說在法堂之上，暴病而亡。

二旗牌：啊！（扶惟信下）

乙 辛：帶馬入朝。

（二旗牌帶馬、乙辛、孝傑上馬、衆同下）

第十場 信纜

（四太監，二大太監，天祐帝上）

天 祐：好惱！（唱西皮搖板）一腔怒火高千丈，（接唱流水）蕭觀音做事壞綱常，孤王狩獵陰山往，她不該私通那趙惟

一穢亂椒房，將身且坐孤的寶殿上，（坐外場，接唱搖板）不能夠肅宮闈怎理家邦？

乙 辛：（內）走！（同張孝傑上）參見狼主。

天 祐：審問趙惟一，怎麼樣了？

乙 辛：趙惟一畏罪，咬舌而亡，有高長命供狀，娘娘親筆詩詞在此。（呈供狀，詩詞介）

天 祐：待孤看來，（展看介）果然是她的筆跡，十香詞——（怒介）身為國母，作此淫艷之詞，真真的可惱！

張孝傑：啊狼主，此詞乃是皇后賜與那趙惟一的。

天 祐：怎見得？

張孝傑：狼主請看，紙尾所書七言絕句，明為漢宮懷古，暗藏（指點介）「趙惟一」三字，乃是娘娘懷念趙惟一之意也。

天 祐：（大怒）好惱呀——（唱西皮散板）為國母作淫詞甘居下賤，私通了趙惟一她膽大包天，回頭便把內侍喚，（白）

內侍！

大太監（甲）：如婢在。

天 祐：（接唱散板）到東宮宣皇后把孤的旨意來傳。（白）傳孤旨意，宣皇后前來，不可走漏消息，快去、快去！

大太監（甲）：領旨！（下）。

天 祐：乙辛、張孝傑。

乙 辛：（同）臣。

張孝傑

天 祐：留下供狀詩詞，出宮去吧！

乙 辛
張孝傑：(同) 尊旨！(挖門出去，乙辛拍張扇，挑拇指介，同下)。

蕭 后：(內唱西皮倒板) 忽聽得內侍把旨傳——(大太監(甲)、蕭后，車仗推輦上)(接唱散板) 對菱花勻粉黛重整朱顏，想必是狼主爺心回意轉，他召我進宮來再續前緣。來至在玉階前忙下車輦——(下車、挖門進去，跪介，白) 臣妾見駕……

天 祐：好賤人！(踢后屁股坐子介)

蕭 后：哎呀！狼……主呀——(接唱散板) 見狼主發雷霆我的膽戰心寒，(白) 狼主氣……沖牛斗。為著何來？

天 祐：就為妳來。

蕭 后：為臣妾何來？

天 祐：妳姊姊做的好事呀！

蕭 后：……(茫然不解) 臣妾做了何事呀？

天 祐：(擲供狀詩詞介) 妳自去看來。

蕭 后：(拾起，跪看介，(叫頭)) 狼主呀——臣妾托體國家，富貴已極，況且誕育儲君，焉能做此不才之事！

天 祐：住口——妳說未做不才之事，難道說這艷語淫詞，不是妳親筆所寫，賜與那趙惟一的麼？

蕭 后：此乃宋國皇后所作，臣妾書賜單登兒，與趙惟一何涉？

天 祐：呀呀呀！(唱西皮散板) 強辯之詞誰來信？詩中藏有那廝名，咬碎牙根取爾的命——(亂錘) 持金瓜打后，衆小

太監環跪，二大太監跪攔，天祐踢倒一大太監，打蕭后傷額，后昏絕——坐小邊，(掃頭)(白) 打入冷宮，白綾

賜死！

衆：(叩頭介) 狼主開恩！狼主開恩！

天 祐：爾等不得多言，緊閉宮門，將尚方寶劍掛出，誰敢與她講情，捉頭來見！(甩袖、撩袍、下)

大太監(甲)：唉——(帶四小太監擁蕭后下)

大太監(乙)：哎呀且住！狼主怒氣不息，滿朝文武，誰敢多言？不免報與阿哥、格格知道便了。(下)

第十一場 哭宮

(落二道幕)(吊場)

(四小太監、大太監(甲)——捧劍上)

大太監(甲)：孩子們！

衆：有！

大太監(甲)：宮門緊閉，將尚方寶劍懸掛起來！

衆：啊！(同下)

(幕啟，宮門佈景——紅牆、朱門、金釘、獸環、上搭樓閣，門上掛寶劍。)

太子：(內唱高撥子倒板)晴天霹靂當頭震——(太子，公主同上，翻吊毛，起來，跑圓場，邊跑邊唱迴龍)心如焚

(娃娃生飾)

……

公主：(接唱)氣難平……

(娃娃旦飾)

太子：(同唱)骨肉關情，母子連心，好教人血淚沾襟——

公主

太子：(接唱高撥子原板)母后無端遭誣譖。

公主：(接唱)含冤負屈向誰申？

太子：(接唱)衆朝臣俱似寒蟬噤，不顧生死求告天倫。

公主：(接唱)脚步踉蹌……

太子：(同接唱、唱散)朝前奔——

公主

(公主跌倒——跪步，太子拉住——蹉步、朝宮門一望、跌屁股坐子)

太子：(同驚介)啊!!(起接唱)尚方寶劍懸掛宮門！

公主

太子：哎呀妹妹！宮門緊閉，尚方寶劍，懸掛城樓，如何是好哇？

公主：你我跪在金水橋邊，痛哭哀告，求得父王心軟，也未可知！

太子：言之有理。(同跪介，(叫頭)父王！)

公主：爹爹！

太子：(同哭介)父王啊……

公主

太子：我母后被奸人所害，受了不白的冤枉，求父王開恩，饒她不死，也免得孩兒們，抱恨終天……

公主：父王要是不允，我兄妹二人，情願替母后一死，求父王開恩哪——(同哭介)

大太監(甲)：阿哥、格格，狼主怒氣不息，將尚方劍懸掛宮門，那個替娘娘講情，定斬不赦！

太子：(同) 哎呀！

公主

公主：(唱撥子散板) 父王做事心太狠。

太子：(接唱) 眼睜睜生死兩離分。

公主

太子：(同接唱) 兄妹們直哭得聲嘶氣(哭頭) 哽——(相抱哭介) 兄長賢妹呀——

公主：(神介) 罷！(接唱) 黃泉路上相伴娘親。(欲跳玉帶河、太子攔介)

大太監(乙)：(急上) 阿哥！格格！狼主要將娘娘白綾賜死，你二人若不快往冷宮，只怕母子們就不能相見啦！

太子：哎呀、妹妹呀！妳我去到冷宮，見母后一面，再尋短見，也還不遲！大太監(乙) 拉太子，太子拉公主，走反

圓場，公主跪倒，同蹉步，蹉步下)

第十一場 齊恨

(落二道幕)(吊場)

(四小太監、大太監(丙) 捧朱紅盤貯白綾、(急急風) 下)(音樂牌子)

(內合唱)：「殘雲自鄙趙家粧，卻讀清詞愛十香，誰識謔言稱二絕，禍機從此已包藏。」

蕭后：(幕後唱二黃倒板) 平地裡起風波橫遭誣陷——(幕啟，冷宮佈景——黑色盤龍楹柱，淡青帷幕，蒙塵網，正中擺白

木牀，牀側立燈檠——掛宮燈，打燈光)(蕭后坐牀上，一宮女侍立)

蕭后：(哭介) 喂呀……(唱二黃散板) 恨君王不分皂白，他輕信讒言，二十載海樣深情全然不念，鐵骨朵劈頭蓋臉

將我摧殘，似這等極枉奇冤百口難(哭頭) 辯——蒼天爺呀——

太子：(內哭喊) 母后哇——

公主

蕭后：哦——(接唱) 猛聽得宮牆外哭叫聲喧。

(大太監(乙)、太子、公主上)

太子：(唱二黃散板) 在宮門直哭得天愁地慘

公主：(接唱散板) 我父王竟然是鐵打的心肝。

太子：（同接唱散板）悲切切來至在寒宮院——（對挖門見蕭后，跪倒膝行向後）

蕭后：同（叫頭） 姣生、我兒 娘
太子： 母后、娘親、唉 兒
公主： 呀——（相抱痛哭介）

蕭后：（接唱散板）見姣兒不由人心似油煎。（白）兒呀——為娘遭此不白冤枉，難逃一死，你等務要善保此身，勤習文武長大成人，好與為娘報仇——唉——雪恨啊……（哭介，太子、公主同哭介）（唱反二黃倒板）強忍著滿腹辛酸把姣兒來喚——（白）我兒——

太子：（同）母親！

蕭后：（同）娘
太子： 兒呀……（太子、公主大哭，后拉二人起介）

蕭后：（唱反二黃迴龍）進前來聽為娘幾句遺言，（原板）娘自從入宮來備承寵眷，三千粉黛一身專，實指望與你父百年長伴，又誰知平地起下了禍端——（同哭，為二子女拭淚介）遭不幸中奸謀受人誣陷，乙辛賊施毒計他狡詐凶殘，單登兒用巧言將為娘哄騙，詎去了手寫的詩詞激怒天顏，你父王發雷霆不容置辯，可憐我坐寒宮呼天不應，搶地無靈，教為娘海底沈冤——（同哭，再為二子女拭淚介）娘自幼慕賢良，我豈肯自輕自賤？玉潔冰清可質皇天，悔不該愛詩詞每就書翰，悔不該喜音律常弄管絃，方識得薄命紅顏（唱散）才高運蹇，（神介）忽然一事上心間。（叫頭）哎呀，且住！想當年冊立之時，天降匹練一端，上寫「三十六」三字，只道是執掌三十六宮之兆，誰知今日，我恰當六六之年，看來定數難逃，正該命盡於此了……（哭介）

太子：（同哭介）母后哇——（急急風）四小太監，大太監（丙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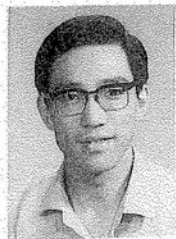
大太監（丙）：狼主有詔，賜下白綾七尺，請娘娘早早昇天！（捧盤過頂，跪介）

蕭后：（驚介，欲倒，太子、公主左右扶持）事到如今，我何惜一死？只求再見狼主一面，以訴冤情。

大太監（丙）：狼主怒發如雷，奴婢不敢轉奏。（叩頭介）
蕭后：（哭介）喂呀……（唱二黃散板）狼主他……他與我情絕義斷，（叩首介）三叩首辭金闕血淚漣漣，捨不得年邁爹娘難得（哭頭）見——爹娘呀……（叩頭，起介）（撫太子、公主，拭淚介）捨不得一雙兒女尚在童年，「三十六」匹練識文非虛誕——（白）罷！（接唱散板）七尺白綾了卻塵緣。（執白綾亮住，眾環跪介）

太子：（同喊）母后——（哭介）
公主：
衆：（同）娘娘——

（落前幕）（音樂牌子）
（內合唱）「遠宮終古恨綿綿，淚血頻聞泣杜鵑，譜得新詞成絕調，豈知文字誤嬋娟」
（劇終）



朱楚善

36.9.16.生

江蘇武進人

上海戲劇學院畢業

經歷／

上海京劇院編導

一九八七年移居美國

現職／

美國華盛頓世界日報辦事處

美國楚山國劇藝校負責人

作品／

國劇劇本：「盤絲洞」、「俠女十三

妹」、「血映九龍冠」、「雁門關」、

「乾隆下江南」、「漢武哭宮」、「謝

瑤環」、「三打陶三春」等五十餘

齣。

電視劇藝術指導：「秋海棠」

三戰牛塘谷

國劇劇本組佳作

朱楚善

劇情簡介

治國要俊賢，人才的發現和扶植是為官者的職責和義務。可是現實生活中的人才，絕非全才，若是有才者兼有瑕疵怎麼辦？於是有人斥之、有人罵之、有人罷之、有人嗤鼻之，最可恨的是有人利用之。在此情況下，人才凋零了，淹沒了，所以現實中人才的前途：！？

元朝末年，金陵朱元璋部大元帥徐達兵困牛塘谷，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偶然中，馬兵王玉適時而出，被委于重任。王玉性格有疵，初出茅蘆即鑄大錯，雖有識賢之人力保，終究被官場老手利用，他的前途、生命如何？不得而知！

該劇構想，注重人物的性格化，表演上力求心理動作準確，內心充實要求每個人物栩栩如生。

藝術手段上則充分調動傳統國劇的表演程式與技巧，若干龍套要展示出千變萬化的十二連營大陣。王玉從打衣打褲到箭衣，最後披大靠，集短打、箭衣、長靠于一角；又有破火牌鏢刀、破絆馬索、破陷馬坑、破弓箭手、破大口大刀的情節設置，頗能用武。大段的白口，可一展楊派武生的英姿，順暢的流水唱段能表現江南武生的瀟灑，武戲要文唱。

此劇若能立在舞臺上，除了要有好武生、好花臉、好丑角外，導演、技導的工作不輕，人物突顯、節奏流暢、武打熾烈、場面宏偉，就全仗二度創作了。劇本失誤處望指教！

人物表

王 玉：金陵元帥徐達營下，先鋒藍旗營馬兵頭目 武生
胡大海：金陵吳王朱元璋部，先鋒官 花臉
徐 達：金陵吳王朱元璋部，天寶大元帥 老生
楊 昆：金陵吳王朱元璋部，中軍執令官 丑
華雲龍：金陵吳王朱元璋部，後軍督糧官 武小生
陳 通：金陵元帥徐達營下，先鋒藍旗營看馬兵 丑
邱 龍：金陵先鋒官胡大海部副將 丑
張 進：金陵先鋒官胡大海部副將 武生
馬 兵：甲、乙、丙、丁（王玉戰友弟兄） 雜
金陵大將若干、金陵兵士若干 雜
徐達親兵若干、金陵執令兵若干 雜
張士德：姑蘇王張士誠弟，姑蘇大元帥 花臉
鄧 青：金陵大將叛投姑蘇部，姑蘇大將 武二花
柴洪亮：姑蘇勇將，號稱“金刀柴老大” 花臉
張 虬：姑蘇大將 武二花
石 武：姑蘇大將 武生
梁君燦：姑蘇大將 武生
張 春：姑蘇大將、張士德子 武小生
柴氏弟兄：姑蘇大將，號稱柴家八口刀 雜
姑蘇兵士若干 雜

第一場 兵敗牛塘谷

(幕啟：火光四起，烈焰騰騰。金陵天寶大元帥部，後營糧庫，陷于一片火海之中)

(四下吶喊聲：糧倉起火——)

叛將鄧青帶領眾親兵舉火把上)

鄧青：哈……想俺鄧青，早就要歸順姑蘇，如今燒了金陵的糧倉，此乃俺的大功一件。

一親兵：報——(上) 啟鄧將軍，姑蘇大兵前來接應，已然殺進前營。

鄧青：好！弟兄們，殺奔上前，接應姑蘇大兵去者！

華雲龍：(內喊) 鄧青休得猖狂，華雲龍來也——！(帶數兵匆匆而上)

鄧青：華雲龍，你有何本領敢擋我的去路，聽某相勸，一同歸順姑蘇去吧。

華雲龍：呸！看鎗！

(兩人交戰，未及三合華雲龍被打落下馬，鄧青揮刀欲砍……)

突然閃出一隊馬兵，為首者驍勇非常，只幾鎗殺得鄧青及眾叛兵狼狽逃竄而去)

王 玉：弟兄們，快快救火！

(王玉緊追而下，眾馬兵救火。)

華雲龍：(站起) 你等是哪標人馬，為首者他是何人？

馬兵甲：我等乃是先鋒官胡大海將軍帳下的馬兵，剛才救您的那位是我們大哥王玉

華雲龍：噢，王玉

(戰鼓聲起，姑蘇兵將四下殺來，金陵兵將紛紛敗退。

稍頃，金陵元帥徐達，中軍執令官楊昆及眾將敗退而上)

華雲龍從另一方向敗上。)

徐 達：後營如何？

華雲龍：叛將鄧青，放火燒糧，投奔姑蘇去了！

胡大海：(內喊) 元帥你用的好鄧青哪——(邊喊邊上，副將邱龍，張進跟上) 元帥，咱胡大海早就對你言講，鄧青心術

不正，絕非賢良之輩，不可重用，你非要讓他掌管糧草，為今鄧青反水，糧草燒盡，我看你呀是如何地向咱皇

帝大哥交待！

徐 達：事已如此，不必埋怨，執令官楊昆，看看前面什麼所在？

楊 昆：前面乃是牛塘谷，元帥咱們可只有這一條路可退啦！
徐 達：也罷！胡大海斷後，吩咐三軍兵撤牛塘谷。

楊 昆：兵撤牛塘谷！

（金陵兵將紛紛撤下。）

號角齊鳴，姑蘇元帥張士德率子張春、大將張虬、石武、梁君燦、柴洪亮及降將鄧青等同上。）

張 虬：王爺，徐達敗退牛塘谷。

張士誠：（高興）怎麼，敗退牛塘谷！

鄧 青：啟王爺，牛塘谷左右是山，後背乃是太湖，只要我軍緊守谷口，徐達插翅難逃！

張士德：衆三軍，紮下一十二座大營，堵住牛塘谷口，徐達糧草斷絕自然不戰而潰！那時我軍凱旋而歸。

姑蘇天將：（一片歡呼）啊——！

（號角陣陣，戰鼓隆隆，燈光漸暗）

第二場 保馬折令旗

（幕啟：牛塘谷內，金陵部先鋒官麾下藍旗營。

遠處陣陣馬嘶震顫人心。淒淒冷風中藍旗營看馬老兵陳通蹣跚而上。）

陳 通：（數板）徐元帥，敗了陣

無奈何牛塘谷內把兵屯

三日來將乏兵餉，糧草斷運，

欲盼救兵無一人

因此上元帥傳令

斬馬為糧度光陰

今日裡輪到咱們藍旗營

藍旗營看馬老官是我老陳

眼看戰馬被宰割

怎不叫我把心疼！把心疼

（一群馬兵焦急地走上）

陳 通：弟兄們，你們這是上哪兒去啊？

馬兵甲：陳大伯，聽說今天要斬咱們的戰馬了？

陳通：（不等地）誰說不是呢！

〔衆馬兵一陣啣咕〕

馬兵甲：唉！才三天的功夫就輪到咱們藍旗營了。

馬兵乙：原先我還以為元帥能在這二三天內把咱們大軍帶出牛塘谷，

現在看來，咱們要在這兒紮下去了。

馬兵丙：元帥怎麼也不派員大將衝出牛塘谷前去金陵討救兵呢？

馬兵丁：衝營？這牛塘谷內有誰能衝出姑蘇的十二座連營啊？我看等馬肉吃完了，咱們戰不死也得餓死。

馬兵甲：反正總是死，干脆咱們抗令！

王玉：（暗上）弟兄們，抗令萬萬不可！

衆馬兵：王大哥！

陳通：王玉，我正為斬馬之事著急呢？依我看別的馬可斬，唯有你那匹“追風龍駒”斬不得日後你還要靠它上陣殺敵，為國效力呢！

衆馬兵：對，這可是龍駒寶馬呀！

王玉：唉！

（唱西皮散板）斬馬為糧非上策

元帥失計莫奈何

倘若寶駒殺無赦

怎能上陣揮刀戈

陳大伯說得有理，保住龍駒方可上陣殺敵，但不知怎樣的保馬？

陳通：我看咱們就給他來個藏馬——

王玉：藏馬？

衆馬兵：對，藏馬！

王玉：少時中軍大營執令官到此為何是好？

陳通：這你就甭管了，有我們大伙兒呢

王玉：為此多謝了（急去牽馬躲藏，下）

〔內喊：執令官到——陳通與衆馬兵耳語隨後侍列一旁執令官楊昆捧令旗，率二中軍營執令兵一擁一拐走上〕

楊昆：（念）前日護馬欲藏私

元帥賣我十板子

今日再把軍令掌

六親不認我心不虛

陳通

：叩見執令官（跪）

楊 昆：罷了（走至一邊石座，剛坐下，屁股疼痛，只得站起）藍旗營馬兵頭王玉

馬兵甲：王義在！

楊 昆：藍旗營看馬兵陳通。

陳通：陳通在！

楊 昆：（指花名冊）藍旗營共有戰馬二十五匹統統拉去砍了。

馬兵甲：執令官老爺，求求您手下留情，給咱們留下幾匹戰馬，一旦交兵我等也好上陣打仗啊！

楊 昆：胡說，元帥講得明白，全營只留上陣大將戰馬，連本大人我想留匹坐騎也被元帥打了十板子，你們是什麼東西也想留馬？來，將馬統統砍了。

〔衆馬兵還想爭辯，陳通上前急攔〕

陳通：是，我等即去拉馬（向衆馬兵使眼色，衆人快快而下）

〔一剎時馬嘶紛紛，衆馬兵揮淚而上〕

陳通：藍旗營戰馬全數斬畢，執令官，待我等將死馬裝上兵車吧！

楊 昆：慢！驗馬頭。（二執令兵下）

〔衆馬兵暗驚，陳通也無良策，二執令兵驗畢馬頭上〕

二執令兵：啟稟中軍執令官，藍旗營實為戰馬二十五匹，現只有馬頭二十四只。

楊 昆：什麼？（回頭視馬兵甲）王玉還有一匹馬上哪兒去了？

陳通：（急搶回話）啟稟執令官，那騎戰馬在交戰中陣亡了。

〔突然“追風龍駒”一聲長嘯，響徹雲天〕

楊 昆：哈哈！你等大膽竟敢隱藏戰馬，來，給我拿下了！

王 玉：且慢——（跨馬而來，到楊昆面前翻身下馬，交馬陳通，搶步上前）藍旗營馬兵頭王玉叩見執令官（跪）。

楊 昆：啊！你叫王玉？

王 玉：小兵正是王玉！

楊 昆：（指馬兵甲）那他是何人？

馬兵甲：小兵王義，剛才聽擇了。

楊 昆：好哇！你們竟敢戲弄上司大人。好！王玉，你到哪兒去了？

王 玉：小兵營前溜馬去了。

楊 昆：你可知罪？

王 玉：王玉何罪之有？

楊 昆：我且問你，你可知咱們交戰失利？

王 玉：小兵盡知。

楊 昆：兵困牛塘？

王 玉：小兵盡知。

楊 昆：軍糧被焚？

王 玉：小兵盡知。

楊 昆：那我們何以為食？

王 玉：元帥傳令，斬馬為糧！

楊 昆：好！既知斬馬為糧，為什麼偏在我到此監斬馬匹之時你要牽馬離開？分明溜馬是假藏馬是真，這不是大大的一

罪嗎？

王 玉：執令官，容小卒告稟！

楊 昆：講！

王 玉：我軍交戰失利被困牛塘，斷糧絕餉斬馬為糧，雖不知被困到何日！斬馬至哪天！但總有一天要跨馬上陣與敵交

戰。王玉此馬乃是一騎龍駒寶馬，倘若元帥一聲令下，我能催此寶馬，衝破敵營。還望執令官刀下留情，格外

開恩！

陳 通：藍旗營願三天不食馬肉換此龍駒性命！

楊 昆：放屁！大膽王玉，我營戰將如雲，都不是姑蘇大軍的對手。你是個什麼東西竟敢口出狂言要去衝破敵營？一個

小小的馬兵有什麼龍駒寶馬？你別他媽的挨罵了！

王 玉：（強忍怒火）小兵句句實言！

楊 昆：什麼實言不實言，本大人只聽元帥將令，快將你的馬拉過來，我頓兒要斬馬頭！斬完馬頭我還要斬你的人頭。

王 玉：（無法忍受）原來執令官要用我的人頭換取你頭上的烏紗！

楊 昆：好小子，你敢辱罵上司，來！將王玉與馬一起拿下！

（二執令兵上前欲拿王玉“追風龍駒”揚脖蹬蹄一聲嘶喊，將二執令兵踢倒在地。）

楊 昆：反了反了！你竟敢搥打上司的親兵，給我滾過來。（王玉坦然上前，楊昆揮手一掌，王玉不備被打一嘴巴，楊昆又要揚手，王玉輕用兩指夾住其掌，略一翻，楊昆仰面朝天跌倒塵埃！）

〔咔嚓〕一聲，楊昆左手的軍中令旗折為兩段，衆馬兵這一驚非同小可，一齊匍匐在地。〕

衆馬兵：我等罪該萬死！

楊 昆：好啊！你等私藏戰馬，違抗軍令，毆打上司；折斷令旗，我要稟報元帥將你等全部斬首。

王 玉：王玉做事王玉當，與衆位弟兄無干，待我隨同執令官去見元帥，聽候發落。

楊 昆：好小子，你有種，帶走！

衆馬兵：王大哥！

〔衆馬兵跪爬向前，王玉回身攙扶。燈暗！〕

第三場 聞報奔大營

〔幕啟：牛塘谷內，金陵先鋒官營帳〕

〔胡大海闊坐桌旁，眼望桌上凌亂的馬肉，喃喃自語〕

胡大海：〔唱西皮散板轉快原板〕牛塘谷外號角震

牛塘谷內馬嘶鳴

一團烈火糧燒盡

元帥失策錯用人

如今大軍遭圍困

欲出險境恨無能

為此思擺老虎陣——

〔拿桌上馬肉反復堆放，擺陣圖，煩惱不堪。〕

胡大海：〔接唱西片散板〕少一位天上神

〔胡大海氣惱地將馬肉滿嘴亂嚼，又將各器皿推在地上，手靠椅背，脚伸桌面，仰頭閉目，氣喘咻咻。〕

邱 龍：〔奔進營帳〕報——胡將軍大事不好！

胡大海：怎麼，賊兵殺了上來？

邱 龍：不是！

胡大海：〔京白〕滾你媽的蛋，那你亂喊個屁呀！

邱龍：只因將軍帳下藍旗營馬兵頭目藏戰馬，打上司，折令旗，鬧出大事來了。

胡大海：噢，有個小馬兵鬧事？

邱龍：正是！

胡大海：唔！蹲在這牛塘谷內每日殺馬，無仗可打，實在是可惱，如今有人鬧事，好得很哪好得很！

張進：（急上）報——胡將軍……

胡大海：不用報了，可是一個小馬兵藏戰馬，打上司，折令旗？

張進：將軍何以知曉？

胡大海：（京白）這叫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

邱龍

張進：（十分著急）將軍……

胡大海：（以手製止）好了！不用將軍、將軍喊個不住，我來問你，這馬兵打的是哪個執令官？

邱龍

張進：乃是中軍大營執令官楊昆。

胡大海：這個楊昆他本就該打，好個馬兵，敢打楊昆倒是個有膽的漢子！

邱龍：將軍，如此大事，你可知元帥降罪先斬哪個？

胡大海：是啊！先斬哪個？

邱龍

張進：先斬你這個先鋒官。

胡大海：斬我之後再何人？

邱龍

張進：斬了將軍再斬我等！

胡大海：看哇！如今兵敗牛塘谷，元帥正要將，這滿營之中就數我這先鋒武藝高強，元帥絕不會斬殺于我，他若降罪，

依我看來必斬二位無疑，（京白）你們代我受過，這可委屈你們了！

邱龍

張進：啊呀將軍，此事不可兒戲呀！

胡大海：哈……好了好了！難道我這先鋒官還不懂軍法嗎？此事少不得要去元帥大營走上一趟，邱龍、張進，那小馬兵

呢？

邱龍：已然押往元帥大營去了。

張進：如此帶路元帥大營去者——

胡大海：如此帶路元帥大營去者——

（唱西皮流水板）這一個小馬兵好大膽量

仗年輕無法紀血氣方剛

藏戰馬為的是上陣打仗

卻為何折令旗又把人傷

看起來這馬兵好勝莽撞

卻像我胡大海當年時光

叫邱龍與張進快把元帥營來上

（西皮散板）若是個好兒即我保他無妨

（三人直奔元帥中軍大營而去。）

第四場 看馬討將令

〔幕啟：牛塘谷內、金陵元帥徐達中軍大營〕

〔四親兵簇擁著徐達上〕

徐達：（唱西皮搖板）牛塘谷敗了陣進退難斷糧，源盡兵將倦心似火煎，動蕩中人心亂最易生變——

楊昆：（內）報——（手捧斷令旗匆匆走上大帳）啟稟元帥，今有藍旗營兵王玉私藏戰馬，聚眾抗令毆打本官，還將元帥的令旗折為兩段。

徐達：啊！

（接唱西皮散板）殺馬兵做三軍懲罰定要嚴，執令官——升帳！

楊昆：得令！元帥有令，升帳——

〔金鼓陣陣，眾將匆匆列隊站立兩廂〕

徐達：來將王玉與我押了上來！

楊昆：下面聽著——將馬兵王玉剝去衣甲，綑綁雙手，叫他一步一跪，一跪一拜，報門而進。

〔幕內將王玉押上大帳，聲聲迭迭由近至遠。〕

〔四軍士舉堂板押王玉上，陳通及數馬兵隨上，王玉回身以目告慰，四軍士轟陳通等下。〕

王 玉：〔唱西皮流水〕元帥帳中傳將令

王玉心中暗沉吟

自古官場就混沌

難討公道予小民

今日折令非我過

保馬也為殺賊兵

倘若元帥是非論

王玉拼命衝敵營

元帥若無誠意審

不求活命苟且生

來在帳前報門進

〔白〕馬兵王玉告進——

〔接唱西皮搖板〕寧失命我不失丈夫之尊

〔王玉進帳跪下，低頭無語〕

楊 昆：馬兵王玉押到。

徐 達：〔十分威嚴〕王玉你可知罪！

〔王玉見元帥果然武斷，心中不服默然不答〕

徐 達：〔見王玉不答，氣更甚〕執令官，數其罪狀！

楊 昆：噫！今有藍旗營馬兵王玉，玩忽職守，桀傲犯上在大兵被困牛塘谷缺糧無餉之際，大元帥傳令，斬馬為糧，他竟伙同本營馬兵隱藏戰馬，有意抗令，其罪一也；中軍執令官楊昆奉令監斬戰馬王玉不從，反挽袖舉拳將其毆打，其罪二也；更有甚者，王玉居心叵測，散佈流言，蠱惑人心，說什麼「元帥斬馬至哪日」道什麼「元帥突圍在哪天」，無視元帥威嚴，竟將軍中令旗折為兩段，其罪三也，似這等無律無法，不敬上司的小卒狂兵，不斬不正法，不斬不服衆，請元帥傳令開刀問斬哪——！（此段白口要一氣呵成，似「法門寺」賈桂的唸狀）

徐 達：好狂卒！

〔唱西皮散板〕小馬卒狂傲甚軍令犯盡，我軍中豈容得這樣小兵，斬王玉掛高杆全營示警——

〔四軍士將王玉高高舉起……〕

胡大海：〔內喊〕刀下留人——〔急走上〕

(接唱西皮散板) 胡大海我還要問個分明

(四軍士將王玉押至一邊)

胡大海：先鋒官胡大海參見元帥

徐達：(十分不滿) 胡將軍你為何阻令？

胡大海：非是咱胡大海阻令，怕的是元帥你是非未明！

徐達：哇！大膽胡大海，你身為先鋒官不思嚴明軍紀以轄部下，本帥先將馬兵斬首，再要問罪與你！

胡大海：請問元帥，那馬兵犯罪可是元帥親眼得見？

徐達：乃中軍執令楊昆來報。

胡大海：倘若楊昆他謊報呢？

楊昆：先鋒官，你這是什麼意思？

胡大海：依我之見也該問問那馬兵王玉才是！

楊昆：斬一個小小馬兵還需多問嗎？

胡大海：不問情由焉能服衆！

徐達：也罷！既然先鋒不服，你且問來。

胡大海：這才像話。馬兵王玉你當真桀傲犯上藏馬折令麼？

王玉：(激動) 胡將軍，王玉冤枉——

胡大海：嘿！元帥你可聽見了麼！

楊昆：大膽狂卒，本官數你罪狀件件屬實，你休想抵賴。

胡大海：王玉不必害怕，有話只管講來。

王玉：容稟：上司打小兵，被迫護自身，摔倒自不慎，折旗乃楊昆。

胡大海：元帥，(京白) 這下你明白了吧！

徐達：有何為證？

胡大海：自然有證！(向帳外) 陳通，你們統統進帳！

陳通：(率衆馬兵顛微微進元帥軍帳跪下) 藍旗營看馬兵陳通叩見元帥！

衆馬兵：叩見元帥！(跪)

楊昆：先鋒胡將軍，你將這些馬兵喚進元帥大帳這成何體統？

胡大海：(京白) 你就別體統不體統了，人命關天，人家可心疼啊！(對陳通等) 有話朝上回。

陳通：啟稟元帥，王玉所言句句屬實，我等全都在場，情願作證，望元帥開恩放了王玉吧！

衆馬兵：元帥開恩。（衆叩首如搗蒜）

胡大海：元帥（京白）這下你總該信了吧！

楊昆：元帥，不管他們怎樣抵賴，但王玉私藏戰馬，違抗將令可是千真萬確，絕無虛謊的呀！

徐達：（點頭稱是）胡大海，王玉私藏戰馬按律怎斷？

胡大海：按律當斬！

徐達：來！推出斬首！

胡大海：且慢！我還有下情呢。

徐達：（不耐煩地）講！

胡大海：元帥，你曾言講，凡是寶馬定不斬殺。

徐達：喲！

胡大海：王玉保的，乃是一騎龍駒寶馬。

徐達：你可曾親眼得見？

胡大海：（不加思索地）自然親眼得見。

徐達：此馬如何模樣？

胡大海：這……（信口亂編）乃是又高又大，又黑又壯的烏騅寶馬。

徐達：如此牽馬上來。

胡大海：得令，牽馬來。

〔陳通等退下。〕

〔馬嘶鳴，陳通牽著骨瘦如柴的「追風龍駒」上〕

〔徐達，胡大海及衆將出帳觀看〕

徐達：（見馬冷笑）啊！胡將軍！

胡大海：（支唔）大元帥！

徐達：胡大海！

胡大海：徐達兄！

徐達：此乃一騎又瘦又弱，露骨袒胸的月白劣馬，你怎說又高又大，又黑又壯的的烏騅龍駒呢？

胡大海：（背拱京白）該死的老馬倌他怎麼不對我講講清楚。（韻白）啊！元帥，想我等被困牛塘谷無有糧草，故而馬也

餓瘦了。（京白）大黑馬挨了餓自然就變蒼白了。

徐達：一派胡言，爾大膽！

王 玉：元帥息怒，容小卒回稟。

胡大海：（如釋重負）你快快講來！

王 玉：此馬出自西北訓山之上，夏日將馬放出，秋後將其收回。採山中之露水和窪地之蒿草，日日喂之，三年成形。

馬雖露骨而毛發鬆然；形雖弱小卻能載伍佰餘斤；四蹄奔跑行走如飛；穿山越嶺如履平地，此馬名喚「追風龍駒」，乃是一騎大大的寶馬！（此段唸白要鏗鏘有力，似「連環套」之黃天霸談馬段）

徐 達：待本帥一試。

（徐達握鹽踏蹬翻身上馬，剎時間此馬一變雄姿，鼻孔噴煙，四蹄騰飛，徐達勉強駕馭。（此段馬舞要新設計）一個趟子繞下來，胡大海上前攏住馬頭，徐達下馬。）

胡大海：元帥好身手！

徐 達：哈……果然是一騎寶馬！

（胡大海示意軍士替王玉鬆綁）

徐 達：（唱西皮流水）果然是一騎龍駒馬

行走如飛堪稱佳

看來今日事有差

王玉保馬不該殺

怎奈此兵傲氣大

必須時時多管察

今日訓斥一番話

以觀後效暫赦他

徐 達：（十分嚴肅地）王玉，你乃馬兵，竟敢違抗將令以小犯上理應治罪。姑且念你保存龍駒，故暫不追究，日後戰場之上你要帶罪立功。

王 玉：多謝元帥

徐 達：胡大海，此馬兵乃是你的部下，日後再若生事，本帥拿你是問，帶他下帳去吧！

王 玉：元帥，慢著哇慢著——

（衆將見馬兵竟敢攔阻元帥，不禁失色。）

楊 昆：（不服地挖苦）元帥，馬兵要阻您的大令。

王 玉：（自覺莽撞）小兵不敢——元帥，想我大軍被困牛塘，這牛塘谷左右是山，山高萬仞難以攀登，後背乃太湖，

湖水浩蕩不得飛渡；如今又斷糧絕餉，縱然以馬代食也非長久之計，不知元帥有何良策破得敵兵？

〔衆將聽得毛骨悚然，個個瞪目結舌不敢出聲，偷視元帥〕

〔徐達臉色發青沉默無語，僵持！〕

胡大海：（趕緊打圓場）王玉，元帥正在運籌帷幄之中，你若有破敵之見，快快說將出來，請元帥定奪。

王玉：小兵之見，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派上一人衝出牛塘谷，只要討來救兵便可解得此圍！

胡大海：姑蘇紮下一十二座大營緊守谷口，誰能當此衝營重任！

王玉：王玉不才，情願匹馬單鎗前去衝營。

楊 昆：元帥，王玉口出狂言，分明是藐視衆將與元帥無能，這種狂卒如何留得，還望元帥明正軍法，將其治罪。

〔徐達不語，伸手欲取朱筆〕

胡大海：慢！

徐 達：又要阻令？

胡大海：呃……元帥下令，我不敢再阻，想王玉既要討令，總有些本領，元帥何不試他一試再行發落。

徐 達：如此說來你要保他？

胡大海：這……（京白）元帥要我保，我就保他！我說個道理，望元帥三思。王玉還不上前請罪。

王玉：小兵殺敵心切，出言冒犯元帥，衆位將軍，罪該萬死！

徐 達：（轉念）也罷！王玉你有多大本領，竟敢口出狂言！

胡大海：王玉你有多大本領？

王玉：小兵不才，十八般武藝略知一二！

胡大海：你使什麼兵刃？

王玉：小兵使的是鎗！

胡大海：元帥，王玉使的是鎗！

徐 達：命他當帳試來。

胡大海：王玉，元帥命你當帳試來

王玉：得令！

胡大海：（一把抓住王玉）王玉，你使鎗，元帥也使鎗，今日練鎗你可要小心了！仔細了！打點了！

〔王玉連聲應諾，退至帳外，二馬兵抬鎗上，王玉取鎗「亮相」〕

王 玉：（邊舞鎗邊唱）

展銀鎗獻武藝精神陡振

要一路百鳥朝鳳來服衆心

上三鎗「大鵬展翅」勢壓頂

下三鎗「孔雀開屏」套路新

「凌空白鶴」化芙蓉昂頸

盤旋蒼鷹變弄姿黃鶯

白蘭鎗花密層層不見人影（鎗花）

為的是求元帥命俺衝營

（此段唱腔，鎗花都要新編）

〔王玉收鎗面不改色，氣不虛〕

衆將士：好鎗法！好鎗法！

胡大海：（高興）好鎗法！滿營上下他的鎗法要數第一（見元帥突然醒悟）噢！除了元帥他是第一，哈哈……

徐 達：果然好鎗法。

（唱西皮散板）看來可畏是後生

鎗法比我勝三分

命他衝營主意定——

〔楊昆還欲進言，徐達以手製止〕

徐 達：王玉聽令

王 玉：（欣喜地）在——

徐 達：（唱西皮散板）速去金陵討救兵，

命你以為先鋒副將，今晚三更時分衝出姑蘇大營，搬來救兵以解此圍，（沖楊昆）請金批御令——

〔執令官楊昆從令架上捧下金陵吳王朱元璋欽賜金批御令。衆將士跪接。〕

徐 達：王玉，這金批御令乃聖上欽賜，今賜你帶回金陵，聖上見令自然發兵，（加重）王玉，御令關係甚大，萬萬不可

粗心失落，你要牢牢謹記！

王 玉：得令哪——

〔王玉高興非凡，接過御令，燈暗！〕

第五場 夜送牛塘橋

〔幕啟：月黑之夜，二更時分，牛塘谷牛塘橋附近。〕

〔衆馬兵舉燈籠火把，翹首盼望，凝視王玉要來的方向。〕

馬兵乙：弟兄們，咱們王大哥真是武藝出衆，上了元帥大帳一顯身手滿營折服，如今拜將衝營，可償他平生之願了。

馬兵丙：話要說回來，如果沒有胡將軍的盡力保薦，王大哥早就被元帥一刀斬了。

馬兵甲：當官的要是都像胡將軍那樣，真不知有多少英雄豪傑能破土而出為國效力啊！

衆馬兵：說得對！

陳通：（急急跑上）來了！來了！王玉騎着他那匹追風龍駒，穿著一身嶄新的衣甲，可威風呢！

衆馬兵：他是一個人來的？

陳通：不：胡將軍親自送他前來，快！我讓你們準備的「酒」呢？

衆馬兵：都準備好了！

〔胡大海，王玉策馬並駕齊驅而上，衆馬兵退至一旁〕

胡大海：王玉！

王玉：胡將軍！

胡大海：老王！

王玉：不敢，先鋒官！

胡大海：哈……

（唱西皮原板）月黑沙場聲寂寂

王玉：（接唱）策馬齊驅並蹄行

胡大海：（接唱）牛塘橋邊把馬下

王玉：（接唱）怎勞將軍送小兵

胡大海：老王——

王玉：不敢，將軍！

胡大海：非是胡大海對你放心不下，你今此去關係重大，萬萬不可掉以輕心，元帥臺前我要力保於你，如今衝營我要訓

導於你，你可知我的苦心？

王 玉：將軍大恩小兵不忘，此番俺定要拼著這條命性命，衝出敵營搬來救兵，報效軍前。
(唱西皮二六轉流水)

今夜出征擔重任

王玉不忘將軍恩

馬蹄踏碎十二陣

一抖銀鎗掃鬼神

英雄壯志待籌展

馬革裹屍慰平生

安得羽檄傳喜訊

天降雄兵破敵營

小王玉休得要躊躇滿志

此一去闖關隘且莫輕心

望前方——

煙塵暗處十二陣

雲霧十萬貔虎兵

「金木水火土」五營

殺機暗藏有伏兵

絆馬索、陷馬坑

強弓鹿砮密層層

姑蘇名將柴老大

見其更要多留神

須知道

我營將士數萬衆

衆人性命繫你身

搬取救兵是重任

你要交令莫輕生

王 玉：王玉記下了！
衆馬兵：(擁上前來)王大哥，王大哥！
王 玉：衆位弟兄，胡將軍在此。

衆馬兵：（這才醒悟）參見胡將軍（跪）

胡大海：（京白）不要拍馬屁，起來，（韻白）你們前來作甚？

陳通：多蒙胡將軍保薦王玉為將衝營，我們特來為他送行。

胡大海：老王，他們是來送你的。

王玉：王玉有何德能，敢勞列位送行。

陳通：王玉，好孩子，你今拜將衝營，一展平生抱負，我們個個為你高興，沒什麼說的，咱們沒有酒，就以水代酒，

來敬你一杯，祝你衝營成功！

王玉：（激動地）多謝列位

（王玉接酒跪地，高舉過頭，將酒一洒大地。）

（更樓三更鼓響，王玉扔開酒杯，轉身面向胡大海）

王玉：王玉拜別！

胡大海：冲營去吧！

（二馬兵帶馬抗鎗，王玉飛身以馬，執鎗亮相）

王玉：俺去也！

（王玉飛馬冲去，衆仰頸追望、燈暗。）

第六場 初冲牛塘橋

〔幕啟：緊接前場，姑蘇張士德部連營〕

〔姑蘇大將張虬、石武、梁君傑、張春各率火牌軍、鐮刀手、弓箭手巡視而過。〕

〔一陣寒風襲過，驚起無數昏鴉，呱呱亂叫！鴉叫聲中一聲馬嘶，王玉舉鎗執馬鞭疾馳上，又一陣寒風猛襲而來。〕

王玉：呀——

（唱曲牌）月黑風狂、月黑狂風

寒夜里馬蹄奔忙

風吹裂戰袍絲絲響

臨戰前喜悅湧心房

抬眼望

滿天昏鴉翱翔

管什麼兆頭可吉祥

揮馬鞭舉銀鎗

今日里要把姑蘇連營闖

王玉我獨來獨往

定把它一掃而光

〔又一陣寒風吹散彌漫黃沙，露出姑蘇連營，營內燈火閃爍。王玉擡馬上前，挺鎗挑倒營門，一聲巨響。〕

王玉：呔！王玉老爺踹營來也！

〔王玉話未落，姑蘇兵將蜂湧而上。〕

〔王玉遇張虬，二人揮鎗廝殺，不多時王玉大喝一聲，將其打落下馬，王玉直奔二營。〕

〔戰鼓震天。王玉鎗挑鑽打，殺死無數姑蘇兵將，連闖數營〕

〔張虬率數兵丁直奔姑蘇中軍大營〕

張虬：有請王爺！

〔張士德率子張春及鄧青等上〕

張士德：軍情如何？

張虬：今有金陵小將王玉前來踹營，此將驍勇，我等難以抵擋。

張士德：速命金刀柴老將軍前去迎戰！

張虬：柴洪亮有病在身不能交戰

張士德：傳令金木水火土五營，準備強弓驀箭，火牌鐮刀，休要放走金陵小將！

張虬：得令！

衆將士：得令！

〔各路人馬分兵而下。〕

〔梆子聲響，號角起，衆姑蘇兵雲集四方，正中一面大旗，上書，「金營柴」。〕

〔柴洪亮拖著病身，搖晃而上〕

柴洪亮：（念）聞報小將踹營，哪管染病在身，三軍快快迎戰，要把敵囚生擒。（力不從心地提刀上馬）

〔王玉一團英氣馳馬而上，正遇柴洪亮〕

王玉：你是何人竟敢擋住我的去路？

柴洪亮：小將休得猖狂，可知姑蘇柴洪亮的利害！

王 玉：嗚呼呀（背拱）胡將軍也曾言講，姑蘇柴洪亮金刀利害，我倒要抵防一二！老將軍休要誇口，放馬過來！

（柴洪亮提刀砍去，王玉用盡平生之力用鎗迎架，柴洪亮金刀竟然脫手飛去，姑蘇兵將失色吶喊「柴老將軍敗陣」）

（王玉挺鎗欲刺，柴洪亮自知必死，閉目待斃，王玉見狀憐憫之心頓起。）

王 玉：柴老將軍日後休要誇口，逃命去吧！

（王玉要「鎗花」下。）

（柴洪亮視王玉遠去，羞愧無比，帶兵而下。）

（梆子聲復起，號角又響，各營姑蘇兵再列隊，中間三面大旗上書，「木營張」「水營石」「火營梁」。）

（王玉馳馬衝入「木營」破鏢刀；入「水營」飛馬躍過五道絆馬索；又衝向「火營」。）

（張虬率火牌軍挖陷馬坑。王玉撲向火牌軍破之，突然「追風龍駒」跌入陷馬坑內。）

衆姑蘇兵將：小將歸降！小將歸降！

（王玉在陷馬坑內駕馬反復輾轉，「左右轉身劈叉」。追風龍駒陣陣嘶鳴，猛地從坑內凌空騰起，姑蘇兵將驚慌失措，四散逃去。）

（陷馬坑內一支金批御令赫然可見，但王玉得意自己的成功，不及一顧。）

王 玉：賊營將士聽者，金刀柴洪亮非俺對手，小小陷馬坑奈我何！俺乃天下無敵之將，要活命的快快閃開了！

（王玉頭也不回揚長而去。張虬拾得金批御令。）

張 虬：哈……追！（率衆軍士追下）

（姑蘇兵執五色旌旗列隊，中間一面大旗上畫「土營鄧」，王玉衝入「土營」遇鄧青）

鄧 青：鄧青在此你往哪裡走！

王 玉：叛賊，俺正要殺你！

（王玉提鎗刺去，鄧青不敵，舉刀發令，衆弓箭手發箭如蝗飛來，王玉舞鎗禦之毫無懼色。）

（姑蘇元帥張士德在山頭親自擂鼓指揮戰鬥，姑蘇兵將如潮水般衝向王玉。）

（激戰中王玉鎗挑鄧青，將其屍體挑在鎗尖拋向敵群，衆姑蘇兵懼懾王玉神威，驚慌敗退。）

王 玉：哈……俺去也！（衝出姑蘇連營）

（一聲巨雷，天色驟變。）

張士德：（手持王玉失落的御令上）王玉雖去，無有此令也是枉然。嘿……有此御令在手，何愁徐達不滅，三軍的，各

歸大營！（衆姑蘇兵將隨其而下）

（雷聲隆隆，大雨襲來。）

王 玉：（頂風冒雨而上）哈哈！哈哈！啊哈……！

一十二座連營寨，王玉隻身任往來。

莫道姑蘇柴翁勇，俺這一鎗他落塵埃。(王玉下馬) 姑蘇大兵竟如此無用，俺這一戰殺得他等落花流水。徐元帥呀徐元帥！你若早日拜我為將，我軍豈能兵敗牛塘。(撲紮背上的御令，發現沒有，急再摸，仍然沒有) 啊呀！金批御令怎麼不，不，不……不見了！(一聲驚雷，王玉驚跌) 莫非失落在姑蘇大營？(仔細回憶剛才跌落在陷馬坑的動作！猛然醒悟，驚嚇！「跌坐」) 啊呀不好！臨行之時元帥，胡將軍再三叮嚀，金批御令至關緊要，如今被我失落我是怎麼樣的搬取救兵？又怎樣解得兵圍，敢說是這？這？這……(無計，焦急萬分) 也罷！王玉無有臉面去見元帥，有負胡將軍的恩情，眾兄弟的厚望，不如一死以謝滿營將士(慢慢倒過鎗頭刺向自己咽喉，「追風龍駒」猛然嘶叫，震撼人心) 啊呀不可！金批御令尚在敵手，尚若姑蘇詐我大營，破我全軍，王玉此罪大矣！(衝馬) 追風龍駒啊我的寶馬！待你我一同回程，再衝姑蘇營，見了元帥報上此信，若被斬首王玉死而無怨，若是免我一死，王玉拼命三衝姑蘇大營，定要搬來救兵以解全軍之圍。王玉啊王玉，你罪該萬死！(牽馬踏蹬持鎗「亮相」)

(一聲沉悶之雷！王玉慢慢回首雙目視天)

王玉：蒼天護我！(雙手合十向天禱告)

(陣陣雷聲，震耳欲聾。大幕急閉。)

第七場 一衝牛塘谷

(黎明，牛塘谷外金陵、姑蘇兩軍交界處的荒郊)

(天色陰霾、冷風陣陣、陳通帶領數馬兵手持鋼刀潛行而上。)

陳通：(率眾邊舞邊念) 花鎗換短刃、馬卒變步兵

乘著天未明、探訊衝營人

(眾馬兵隱伏樹叢中。)

陳通：弟兄們，前面就是姑蘇大營，你我大家小心，抓得姑蘇兵丁，問到王玉消息，咱就立刻回營。

眾馬兵：是！

(姑蘇大營處傳來陣陣戰鼓，吶喊聲由遠漸近)

眾馬兵：何來戰鼓陣陣。

陳通：上前看個分明。

〔衆馬兵隱蔽向前〕

〔王玉一馬衝出，他疲憊不堪而勇猛不減〕

〔幕內高喊「王玉哪裡走」衆姑蘇兵將追上，王玉奮力抵禦〕

〔衆馬兵見狀一湧而上〕

陳通：王玉快走！

〔衆馬兵與姑蘇兵將戰成一團〕

〔張春率衆將追上〕

張春：放箭！

〔姑蘇弓箭手放箭，飛矢之下馬兵弟兄負傷有幾。王玉心痛非常，又衝向前舞鎗抵住無數敵矢。〕

陳通：王玉，不要戀戰，快走……（話未講完連中數箭）

王玉：（驚呼）陳大伯——

陳通：快走！（跌倒在地）

〔王玉欲救陳通，無奈姑蘇兵將如潮而來王玉等被逼後退，敗下〕

〔姑蘇大營金鑼齊鳴，衆兵將聞聲輟步，張士德率柴氏弟兄同上。〕

張春：孩兒正要擒那王玉，父帥何鳴金收兵？

張士德：兒啊！衆位將軍！兄王已將柴家弟兄，八口金刀調來助戰。王玉失落金批御令定然斬首，我等速議妙計，用此

御令破軍營。我兒聽令。

張春：在！

張士德：命你看管金批御令，須要心！

張春：得令！

張士德：大小三軍回營候令！

衆馬兵：得令！

〔姑蘇兵將俱下〕

〔陳通由地下掙扎而起，他心急如焚地往金陵營地爬去燈暗。〕

第八場 追令設密計

〔幕啟：牛塘谷金陵後營〕

胡大海：（幕內）啊呀——（氣急敗壞地上）

（吟「撲燈蛾」） 王玉衝營失御令失御令

元帥定要問斬刑問斬刑

後營來找華雲龍

再保王玉脫險情

來此已是後營，華雲龍快與我走了出來

華雲龍：（上場）哪個喚我？（見胡大海）原來是先鋒官胡將軍，來到後營為了何事？

胡大海：我來問你，一個人知恩可該報？

華雲龍：（不摸頭腦地）知恩自然要報？

胡大海：偏若知恩不報呢？

華雲龍：爛小人！

胡大海：我把你這個爛小人！

華雲龍：因何出口傷人？

胡大海：前日兵敗牛塘之時，你與叛將鄧青交戰險遭不測，可是有個馬兵前來救你？

華雲龍：正是！

胡大海：你可知他是何人？

華雲龍：（掩飾）交戰之中未曾問得姓名。

胡大海：他就是王玉。如今王玉衝營失落金批御令，元帥定要問罪與他，（京白）咳！這個節骨眼兒正是你報恩的好時候
啊！

華雲龍：要我前去講情。

胡大海：正是，你對元帥言道，先鋒胡大海擺了個猛虎大陣，可以衝出敵營，你保薦王玉以為猛虎大陣之首，帶領三軍
衝出敵營。

華雲龍：胡將軍，這猛虎大陣當真有此威力？

胡大海：只要有員猛將以為猛虎大陣之首，衝營定能成功

華雲龍：倘若元帥不信呢？

胡大海：（京白）你是元帥的紅人，你開他一定信！

〔元帥大營傳來鼓聲。〕

一軍士：報——（上）元帥請華將軍前去中軍大營議事。

華雲龍：知道了，胡將軍你我同去元帥大營

胡大海：走！

〔二人奔赴元帥大營，下。〕

〔轉景，元帥中軍營，鼙鼓陣陣，肅殺森嚴〕

〔中軍執令官楊昆捧令旗上〕

楊 昆：（念）不是楊昆報私仇，此番馬兵定砍頭。

〔虎威聲起，衆將列隊而入，胡大海示意華雲龍，華雲龍視而不見，胡大海抓耳拍腮，暗急。〕

〔徐達整襟危坐〕

徐 達：帶王玉！

楊 昆：將王玉押上帳來。

〔四軍士內應「啊」，王玉自縛雙手，抖擻精神上場。〕

王 玉：（唱西皮快板）人在難處須低頭

王玉此文尚未修

丈夫有錯不怕醜

殺剛絞烹且自由（入帳）

罪兵王玉，叩見元帥！（跪叩）

〔虎威聲陣陣。元帥怒目掃視王玉，不語。〕

〔胡大海捋虬髯偷視元帥。〕

〔楊昆幸災樂禍。〕

〔華雲龍無動於衷。〕

〔衆將唯唯諾諾。〕

〔大帳上一片肅靜，唯有虎威聲不斷。〕

王 玉：啟稟元帥、小兵奉命搬兵求救，一連衝過七座姑蘇大營，鎗挑四員姑蘇大將……

胡大海：（故意地）啊元帥，王玉殺死四員姑蘇將，真是大大的有功。

〔徐達不理，默然。〕

胡大海：（自找台階地）王玉，元帥會記你一功，往下講往下講！

王玉：是！是我又衝入「金木水火」四座大營，破了他的火牌、燎刀、絆馬索、弓箭手，遇上姑蘇金刀柴洪亮、只一鎗、他的金刀脫手……

胡大海：怎麼，那柴老大十分利害，你只一鎗他的金刀離手？

王玉：正是，我見他年邁蒼蒼，不忍加害，故放他逃命去了。

胡大海：好！好好！你鎗上積德又是一功，啊元帥你道是也不是？

徐達：（瞪胡大海）……

胡大海：（佯作不見）好個有德的王玉，往下講來。

王玉：王玉衝入「土營」正遇叛將鄧青。是我心頭火起便使「白鳥朝鳳」鎗，將其鎗挑而死！

胡大海：哈……（京白）王玉，你給元帥出了這口惡氣，（京白）這場功勞是鐵板釘釘，噹噹響！

王玉：啊呀元帥！是我衝出姑蘇大營方知失落金批御令，我本當自盡一死，又怕姑蘇用此御令詐我軍營，故而勒轉馬頭衝回敵營，趕至元帥臺前報上一信，王玉罪不容赦，只求一死！（匍匐在地）

楊昆：（不陰不陽地）元帥，不是楊昆有先見之明，這種狂卒本不該留，如今闖下如此大禍，他還滿口大言，誰知他有沒有衝出姑蘇大營？金批御令到底是怎麼丟的？上次藏馬折令已被他在花言巧語遮掩過去，這次可別再上他的當了，望元帥三思！

王玉：（氣板）王玉所言句句屬實，望元帥詳察！

胡大海：楊昆，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量，王玉失落御令本可一走了之，正為咱全軍將士性命，他才衝回大營報信請罪。如今大敵當前你不想破敵之策，反而惡語傷人，你為官的良心何在？：元帥，王玉雖有大罪但德才俱佳，咱胡大海情願協同王玉，再衝敵營，尋回御令，搬取救兵！

一將：元帥，胡將軍所言有理、望請三思！

一將：元帥，王玉失落御令，理當治罪！

一將：元帥，狂卒不能輕言！

楊昆：元帥，您可不能再聽信謊言，錯失一看啦！

〔帳上眾將議論紛紛，亂成一團〕

一軍士：報——（上）啟元帥，今有看馬兵陳通身負重傷在帳外求見，說有要事回報。

徐達：傳！

一軍士：傳陳通上帳！

〔陳通在馬兵乙、丙攙扶下，拖爬入帳。〕

〔王玉見陳通，悲喜交集，急撲上前攙扶。〕

王玉：陳大伯！

陳通：元帥，小人有軍情回報。

徐達：有何軍情快快講來。

陳通：小人去至姑蘇營前正遇王玉衝回大營，我等上前助戰不想身中數箭倒在塵埃，是我親耳聽得張士德言講，王玉

失落御令必遭斬首，金陵沒有能將衝營求救，必然自取滅亡，是他將御令交給他子張春保管，還要定策詐我大營。小人聞言，猶如五雷轟頂，便拼死爬回軍營報知元帥！

徐達：此話當真？

陳通：小人身雖負傷但神志清醒，字字句句聽得分明。

楊昆：元帥，御令已落敵手，麻煩就大了！

徐達：王玉，你毀我大事了！

楊昆：元帥，不必猶豫，下令開斬王玉吧！

陳通：〔著急地掙扎〕慢著！元帥呀元帥！王玉自幼喪父，從軍之後以身許國，跟隨全軍將士東謀西戰南征北剿，無

一役不出生入死，無一戰不首當其衝，平日裡縱馬操戈，閒暇時攻讀兵書，習文練武為的是有朝一日能幹一番大事報效朝廷。常言道人之所能不可全備，王玉失令乃他年輕莽撞之故，若以其疵掩其才德，豈不是白白斷送了一個英雄的前程，望元帥再給他一個帶罪立功的機會，千萬不要殺他！千萬不要殺他！千萬……要……殺……！〔越說越輕，終因力不支而亡〕

王玉：〔失聲痛哭〕陳大伯——

〔帳上一片肅靜。〕

華雲龍：〔不慌不忙地〕元帥，王玉失令理當治罪，不過依小將之見，還須三審詳察方能定奪，今日莫若暫且退帳，王

玉由先鋒官帶回，倘有差錯就請胡將軍擔待！

胡大海：〔背拱京白〕這小子就這樣報恩！

徐達：〔也無高見〕華將軍言之有理。來，暫赦王玉，由胡大海看守，倘有差錯拿你試問！

胡大海：啞！

徐達：退帳——！

〔衆將退下。〕

〔王玉與眾馬兵撫陳通屍體淒然而下。〕

胡大海：〔走至徐達身邊〕大元帥我的徐達兄，今日之事你若斷的不公，我定要去至金陵，在我那皇帝大哥面前與你辯個水落石出。〔急下〕

〔二親兵在帳上護衛，徐達仰天長嘆！〕

徐達：唉！此乃蒼天與我徐達作對也——！

〔唱二黃散板〕 失機牛塘陷絕境

狼煙迭鎖吾營

欲突重圍計用盡

無奈何衝營借用小馬兵

〔轉二黃慢板〕 我徐達十年操戈掌帥印

知多少沙場鏖戰艱與辛

〔轉二黃原板〕 到如今棋錯一著本賠盡

十餘年功虧一潰今絕纓

看起來黃口孺子終難信

勸前輩押寶勿望小後生

〔轉二黃二六〕 後生實可畏

畏其胡亂行

棄之不足惜

用之必誤身

我自鑄利劍割己頸

斷送一世好美名

〔嘆息不止，後悔莫及。〕

〔華雲龍暗入帳。〕

華雲龍：〔唱二黃散板〕 徐元帥又何必責己自訓

我有這兩全計定能調停

徐達：〔正色地〕華將軍有何破敵之計？

華雲龍：這計麼還在那王玉身上。

徐達：狂卒身犯大罪，本帥豈能再用。

華雲龍：元帥用兵法律嚴明，王玉失落御令理當斬首！

徐達：怎麼，華將軍你也要本帥將王玉斬首？

華雲龍：要斬王玉不難，難的是無人再去衛營求救了。

徐達：（被說中痛處，回視華雲龍意味深長地）華將軍你久居我的帳下，當知本帥之心……

華雲龍：小將我有妙計。

徐達：（感興趣地）講！

華雲龍：這……（左右顧盼）

徐達：（對親兵）你等退下！

（二親兵悄然退下）

華雲龍：（視帳內、外，確信無人，步至徐達耳邊）元帥，如今之際，必須速離牛塘谷方為上策。適才上帳之時，胡大海對我言講，他擺一猛虎大陣可以衝出敵營，只是無有猛將可為猛虎大陣之首。依小將之見，莫若暫赦王玉，命他充當猛虎之首，令胡大海操練陣圖之後前去衛營。姑蘇兵將突然被他等引誘而去，那時小將保定元帥，帶領精銳本部人馬乘隙而出，定能闖出姑蘇大營，回轉金陵！

徐達：那御令如何追回？

華雲龍：御令可命王玉追回。倘若失落，元帥不妨奏明聖上，此乃王玉之罪，元帥不過是用人不當而已。我想聖上定不會加罪元帥。

徐達：（猶豫）只是王玉……

華雲龍：（搶過話頭）他若奪回御令，衝出敵營，功過兩抵，他若戰死軍中，也是將功補過。只要元帥率領本部人馬回轉金陵，一個小小馬兵死不足惜！

徐達：呀！（唱二黃散板）一番話語啟憐懂

不愧心腹華雲龍

馬兵王玉終難用

東西南北當保中

舍卒保帥古今頌

徐達處事實為公

為將者當以國事為重，捨一馬兵為保中軍乃捨末保本！

華雲龍：正是捨來保本！

徐達：倘若王玉戰死，本帥定將追封。

華雲龍：元帥愛兵如子，王玉全家必感元帥大恩！

徐 達：華雲龍聽令！

華雲龍：在——

徐 達：命你傳令胡大海操練猛虎大陣，王玉以為猛虎之首前去衝營，奪回御令！

華雲龍：得令！

徐 達：且慢！胡將軍操練之後速回中軍，本帥另有它用

華雲龍：尊命，小將去也！

〔華雲龍出中軍帳，徐達欣慰、燈暗。〕

第九場 二衝牛塘谷

〔次日晚二更，牛塘谷口，牛塘橋附近。〕

〔王玉頂盔貫甲，又一番英姿，整裝待戰。〕「起霸」。

王 玉：（念）失令險遭元戎斬，多蒙胡侯力保全

猛虎大陣操練就，三衝牛塘破敵頑

〔衆馬兵吶喊「王大哥」從各處跑上。〕

馬兵甲：王大哥，且喜練就猛虎大陣，我等弟兄定要合力同心助你三衝敵營。

馬兵乙：王大哥，多蒙胡將軍保你大難不死，如今又親自操練助陣，此番衝營一定成功。

王 玉：（深情地）是啊！胡將軍又贈我犀革鎧甲，倘若此番不能追回御令，衝出敵營，王玉啊王玉，你非為丈夫也！

〔胡大海上〕

王 玉：叩見胡將軍，（跪、叩首）

〔衆馬兵俱跪，叩首。〕

胡大海：王玉不必行此大禮，快快起來。（上下打量）王玉披上鎧甲越發地威武了，王玉你可咱的犀革鎧甲它能治病。

王 玉：（不介地）治病？

胡大海：著哇！它專治輕敵，莽撞、狂傲、自大之症，故而贈送於你！

王 玉：（恍然大悟）胡將軍，王玉此病害得陳大伯命喪疆場，如今我再也不犯了！

胡大海：好！望你見甲思病，一戰成功！（取出一根鋼鞭）王玉這條鋼鞭帶在身旁，若遇近敵也可防身！

王 玉：多謝胡將軍！

華雲龍：（手捧令旗上）胡將軍，元帥命你速去中軍大營聽令！

胡大海：啊！這猛虎大陣還要我在此督陣呢？

華雲龍：元帥調你另有重用，這督陣之事由我承當。

胡大海：你可知此陣的妙用？

華雲龍：適才我與元帥觀陣多時，早已記下了，胡將軍，軍情緊迫快些去吧！

胡大海：待我前去看看，是什麼樣的鳥令！王玉，千萬留意賊將張春手中的御令！

王 玉：王玉謹記！

胡大海：華雲龍莫要壞了俺的猛虎大陣！

華雲龍：放心就是。

胡大海：王玉多多保重！

王 玉：送將軍！

〔胡大海上馬趕去中軍大營、下〕

華雲龍：王玉，速速準備，候時衝營！

王 玉：得令！

〔燈暗。〕

姑蘇連營。戰鼓聲起。〕

〔張虬自上場門，張士德率柴家衆將自下場門分別上〕

張 虬：王爺，那王玉又帶人馬前來踹營！

張士德：啊，那王玉又來了？柴老將軍病體如何？

柴洪亮：已然痊癒了。

張士德：好！如此速帶柴家八口全力前去禦敵。

柴洪亮：得令！衆位賢弟，隨我迎敵者！

〔衆姑蘇兵將分頭而下〕

〔王玉一馬當先帶領猛虎大陣衆軍士撲向姑蘇大營，王玉高呼「猛虎出洞」一場混戰。姑蘇兵馬旗戈狼籍，屍橫遍地。〕

王玉率衆衝入腹地。〕

〔楊昆帶領中軍大營衆親兵，偃旗息鼓引徐達悄悄而上。胡大海在後護衛，隨上。〕

楊 昆：（高興地）元帥、姑蘇人馬果然被猛虎大陣引用，我等已離姑蘇連營了！

徐 達：（鬆了一口氣）好險哪好險！胡將軍看看後面可有追兵。

胡大海：元帥要我保此中軍大營，並未遇上強兵，那裏有什麼追兵！

徐 達：哈……王玉神勇非常，果然拖住了姑蘇的強兵。（背拱）多虧了華雲龍之計啊！

華雲龍：（從別處閃上）參見元帥！

徐 達：華雲龍回來了？

華雲龍：小將早就脫身了！

胡大海：（見狀大驚）啊！華雲龍你在猛虎大陣督陣，怎麼來到此處？

華雲龍：王玉已深入敵營腹地，我就趕來保護中軍大營來了。

胡大海：（京白）別滿嘴噴糞了，你這一溜（韻白）猛虎大陣必亂，待我趕回督陣。

徐 達：胡將軍，保護中軍大營要緊！

胡大海：那王玉的性命如何是好？

楊 昆：一個小小的馬兵還管他什麼！

華雲龍：捨卒保帥，理所當然！

胡大海：（氣板）你們真是爛小人（京白）不要臉的王八蛋！（回馬衝入姑蘇大營、下）

徐 達：胡將軍，胡大海——

華雲龍：元帥，不必喚他，速離此地回轉金陵要緊！

徐 達：唉！楊昆，兵回金陵。

楊 昆：中軍大營衆將士，兵回金陵。

（楊昆揮動令旗，衆金陵兵將兵回金陵下。）

（姑蘇營內，柴洪亮帶柴氏八口刀上場，埋伏。）

（張春手持金批御令引王玉上，王玉奪令心切，窮追不捨）

（突然柴氏弟兄一齊殺出，將王玉圍在核心。）

（王玉舉鎗高呼「猛虎出洞」無奈華雲龍已走，無人指揮雖有數馬兵趕來接應，俱被殺敗。猛虎大陣潰散。）

（王玉迎戰柴洪亮，見其果然驍勇，不覺驚詫，不敢輕敵沉著應戰。）

（柴氏弟兄，圍追堵截不放王玉，王玉鎗鞭並舉，力敵八口金刀。）

（張春張弓搭箭，放一暗箭，王玉不備，眼看中箭，胡大海正好趕至，一把接住飛矢。）

胡大海：張春，你放的好暗箭呀！

王 玉：胡將軍來得正好。

〔王玉使盡餘力蕩開八口金刀，脫手拋鞭，飛鞭正中張春，王玉飛馬上前，從張春懷中奪回金批御令。張春屍落馬下。〕
〔柴氏弟兄見狀大怒，猛力圍殺王玉，王玉力漸不支。〕

衆姑蘇兵將：莫放王玉逃走，要替公子報仇！

〔王玉左衝右突不得脫身，胡大海衝開柴氏弟兄合圍，王玉乘機鑽出合圍圈，不料馬失前蹄，胡大海急用斧柄架扶王玉。〕

王 玉：胡將軍，御令奪回，快快回營交與元帥，王玉死而無憾！

胡大海：王玉你……

〔柴氏弟兄縱馬，猛撲上前……〕

〔柴洪亮見王玉英勇非常，愛才之心油然而起，故作馬失前蹄狀，倒在塵埃，用自身擋住衆位弟兄的前進之路。〕

柴氏弟兄：（一齊馬驚）大哥你……（紛紛住馬、下馬）

胡大海：（扶起王玉）王玉，快走！

〔胡大海，王玉勒馬回身，投蹄欲去。突停頓，「亮相」〕

〔音樂奏「尾聲」，大幕慢慢落下。〕

〔全劇終。〕



施以寬

20.11.28生

安徽和縣人

高中畢業

經歷／

公務員

現職／

國政部國有財產局

作品／

舞台劇劇本：

「掛零」(獲七十三年文建會徵選第

一名)

「我心深處」(獲七十四年教育部文

藝創獎第一名)

「這一棟大樓」(獲七十六年教育部

文藝創作獎第一名)

小說：

「餘程」(獲七十八年中央日報徵文

第三名)

李陵悲

國劇劇本佳作 施以寬

劇情大綱

漢武帝因使節蘇武為匈奴單于且鞮侯拘留，放逐北海牧羊，乃於天漢二年遣貳師將軍李廣利領兵三萬攻打匈奴右賢王於天山，命騎都尉李陵負責輜重運輸；李陵自請率其所屬步卒五千獨取單于，武帝嘉其勇，准其請，並派伏波將軍路博德接應、李廣利誤以為李陵不服其統率，藉詞避之，極端不滿；而路博德自認職位戰功年齡俱高出李陵，不甘任其後援，亦生齟齬。路博德欲擺脫李陵，以秋季不宜攻取匈奴為由，奏請武帝收回成命，不料武帝又誤會為李陵膽怯後悔之托詞，至感不快，遂改令李陵往浚稽山一帶刺探敵情，蒐集情報。事為單于發覺，親領三萬騎兵圍攻李陵。李陵僅得步卒五千，且無馬匹，但仍奮戰不懈，前後殺敵逾萬；單于更增調騎兵八萬之衆，李陵終因部屬死亡過重，且箭盡糧絕而戰敗被擒。武帝震怒，責李陵貪生降敵，太史令司馬遷出而替李陵辯護，觸怒武帝，將之交廷尉杜周審問。會有因杆將軍公孫敖得自匈奴消息，謂李陵正替單于練兵，武帝乃將李陵全家抄斬；杜周亦判司馬遷宮刑。其替單于練兵者實為李緒，李陵因

誤傳而蒙不白之冤，母、妻慘遭橫禍，自身亦走投無路，心灰意冷，遂降匈奴。

主要人物表

李陵 小生。

素臉。

- 一、忠紗、粉蟒、紅彩袴、青高底靴。(第三場)
- 二、將中、開氈、紅彩袴、青高底靴。(第六場)
- 三、白夫子盔、白硬靠、紅靠綢、紅彩袴、青高底靴。(第八、九、十一、十三至十五、十七、十八、廿、廿三場)

四、甩髮、面牌、白綉花箭衣、黑馬褂、白靠下甲、黑彩袴、黑厚底靴、寶劍。(第廿六、廿七場)

五、武生中、硬褶子、厚底靴。(第卅三場)

韓延年

武淨。

黑花臉。

額子虎頭殼、黑硬靠。紅彩袴、厚底靴。

司馬遷

老生。

素臉、黑三髯。

一、忠紗、藍官衣、黑彩袴、青高底靴。(第一、廿八場)

二、高方巾、藍褶子、厚底靴。(第二、六場)

三、罪衣罪袴、布鞋。(第卅九至卅一場)

司馬妻

青衣。

大頭、片子、線尾子、銀泡頭面、青對襯褶子、腰巾、白綢裙、素色彩鞋。

武帝

老生。

素臉、黑三髯。

一、皇帽、黃蟒、紅彩袴、青高底靴。(第一、五、廿八場)

二、九龍冠、黃氈、紅彩袴、青高底靴。(第三場)

李夫人

花旦。

公孫賀
老生。
大頭、片子、線尾子、鳳冠、宮裝、綉花裙、彩鞋。

素臉、白滿髯。

一、相中、藍帳、厚底靴。(第四場)

二、相紹、白蟒、玉帶、厚底靴。(第五、廿八場)。

李廣利

淨。
紅三塊瓦臉、黑滿髯。

一、候帽、黃綢條、紫蟒、玉帶、紅彩袴、青高底靴。(第三場)

二、帥盔、紅龍箭衣、斗蓬、紅彩袴、青高底靴。(第廿一場)

路博德

淨。
六分臉、蒼滿髯。

金大鐘、黃軟靠、紅彩袴、厚底靴。

且鞮侯

淨。
紅老臉、白滿髯。

草王盔、翎子狐尾、紅蟒、高底靴。

胡克丹

武淨。

黑花臉、黑扎髯、黑耳毛子。

石慶

老生。
素臉、蒼滿髯。

相紹、紅蟒、玉帶、厚底靴。

倪寬

淨。
黑六分臉、蒼三髯。

侯帽、黑蟒、青高底靴。

桑弘羊

老生。
素臉、白三髯。

文陽帽、褐蟒、厚底靴。

徐偃

老生。

素臉、黑三髻。

紗帽、紫蟒、厚底靴。

周霸

丑。

豆腐塊臉、黑吊搭髻。

紗帽、紅官衣、朝方靴。

王卿

淨。

六分臉、蒼三髻。

文陽帽、紅蟒、厚底靴。

杜周

淨。

水白臉、黑滿髻。

奸紗、紫蟒、厚底靴。

趙充國

老生。

素臉、黑三髻。

荷葉盔、紫軟靠、紅彩袴、厚底靴。

軍師

老生。

素臉、黑三髻。

八卦巾、八卦衣、黑彩袴、青高底靴。

衛律

老生。

素臉、黑三髻。

人字巾、藍褶子、黑彩袴、厚底靴。

第一場

石慶：(石慶、倪寬、桑弘羊、徐偃、周霸、司馬遷上)
(唸詩) 為國啟鴻運，浩浩泰山巡。

石慶等：(同唸) 霸業冠今古，大漢一明君。

石慶：(白) 丞相石慶。

倪寬：(白) 御史大夫倪寬。

桑弘羊：(白) 大農令桑弘羊。

徐偃：(白) 博士徐偃。

周霸：(白) 博士周霸。

司馬遷：(白) 太史令司馬遷。

石慶：(白) 列位大人！

倪寬等：(同白) 丞相！

石慶：(白) 萬歲泰山封禪已畢，功德圓滿，今日高坐明堂，另有聖諭，你我分班伺候。

倪寬等：(同白) 請。

(石慶等分兩邊下)

(四龍套、四小太監、一大太監引武帝上)

武帝：(唸引子) 漢威遠播，君有道，四海昇平。(坐)

(石慶等分兩邊上)

石慶等：(同白) 臣等見駕，吾皇萬歲。

武帝：(白) 衆卿平身。

石慶等：(同白) 萬萬歲。

武帝：(唸詩) 南滅南越設九郡，北掃匈奴無王庭，旌旗招展遮千里，東登泰山會神靈。(白) 孤，大漢天子武帝在位，

自登基以來，拓土開疆，南征北討，掙下這偌大的江山。前有司馬相如，病危之際，寫下遺書，言孤奄有四海，澤被萬方，理應泰山封禪，迎祥瑞之福，報天地之功。祇因封禪大典的儀節，滿朝公卿、儒生，竟是無一知曉，議論紛紜，三年未決；是孤採納倪寬建言，由孤親定典章，規範禮儀，倒也頗具規矩。日前率領百官，登泰山，

築土壇，祭祀天地，封禪告成，了卻孤的一樁心願。衆卿！

石慶等：（同白）萬歲！

武帝：（白）封禪一事，乃國家大典，爾等有幸躬逢其盛，想來必有一番言論，當面奏來。

石慶：（白）臣啟萬歲，自古有功德於民者，天與人歸。封禪有成，正是吾主功德無量，洪福齊天，願吾主萬壽無疆，永享太平。

倪寬：（白）那日臣隨陛下登臨泰山，但見旭日升於山頂，霞蔚光華，覆射寰宇，猶如陛下龍顏，光照萬邦，氣貫乾坤，好一派壯麗景象也。

武帝：（白）二卿之言，足見忠心。

桑弘羊：（白）臣啟萬歲，我朝務農為本，望的是季季風調雨順，年年五穀豐登。吾主不辭辛勞，千里奔波，到得泰山，上祈於天，下祭於地，為的也就是這國富民安。有此聖主實乃社稷黎民之大幸。

武帝：（白）卿家做的是大農令之官，管的是食糧鹽鐵之事，心中這念的嘛是國計民生、黎民社稷，誠孤的好愛卿也。

徐偃、周霸！

徐、周：（同白）臣在。

武帝：（白）你二人立居博士，有何話說？

徐、周：（同白）臣等惶恐。

武帝：（白）怎麼講？

周霸：（白）臣等不材，制定封禪典章，本是臣等的職責，怎奈才疏學淺，久久不得定論。萬歲睿智，封禪一舉，果然禮節周詳，氣派非凡。

徐偃：（白）愧煞臣等。

武帝：（笑）哈哈！哈哈！（白）知道就好。司馬遷！

司馬遷：（白）微臣在。

武帝：（白）衆卿個個興高采烈，盡吐肺腑之言，你一旁不聲不語，是何緣故呀？

司馬遷：（白）啟萬歲，列位大人俱是宏達飽學之士，珠玉之論，臣所不及；想臣官卑職小，不善言辭，未敢攀比。

武帝：（白）哦，你不善言辭？

司馬遷：（白）臣愚昧。

武帝：（白）你嘛是個動手不動口的官兒。

司馬遷：（白）臣無能。

武帝：（白）司馬遷，你身為太史令，掌理天文曆法，又負記載史籍之責。此番封禪，你自始至終參與其事，這親目

所親，親耳所聞，你是怎樣的「動手」記下來呀？

司馬遷：（白）不偏不黨，唯「忠」、「實」二字而已。

武帝：（白）好個忠、實二字。適纔群臣所言，你也是要據實記下的了？

司馬遷：（白）是。

武帝：（白）衆卿啦！

（唱西皮原板）泰山封禪功德廣，

孤王創舉立典章。

祈天祭地東海上，

求神降福保安康。

（轉二六）大功告成心歡暢，

群臣祝賀在明堂。

孤王有詔告天下，

衆卿條條聽端詳：

本歲十月改年號，

元封元年啟吉祥；

一路上行過的郡和縣，

寬免一載賦稅與欠糧；

觸犯科條滿兩年整，

無罪開釋好還鄉；

全國文武升一等，

皇恩浩蕩史無雙。

詔罷君臣回轉長安道。

（白）起駕長安。

石慶等：（同白）萬歲萬歲萬萬歲。

大太監：（對外白）備輦。

（二太監推車撐傘上，一馬仗持馬鞭上）

（武帝登車，石慶等上馬）

（衆排倒脫靴隊形）

武帝：（唱西皮散板）再伐大宛把漢威揚。
（武帝下、衆隨下）

第二場

（司馬妻上）

司馬妻：（唸引子）獨坐草堂，每日裡，盼夫還鄉。（坐）（唸詩）夕陽殘紅滿西窗，簾波微動風漸涼，又是一日天向晚，夫婿征途少衣裳。（白）奴家，配夫司馬遷，自結婚至今，猶未生得一男半女，為此常掛心懷。夫君在朝任太史令之職，他飽讀經書，好作天下之遊，走遍名山大川、五湖四海，閱歷豐富。祇是一人經常在外，多受舟車勞頓、風霜兩雪之苦，令人放心不下；此番又奉聖命，護駕遠行，涉東海，登泰山，參與封禪大典，一去數月，不知何日才得回來，好不教人牽掛也。

（唱西皮原板）我夫君伴聖駕東海前往，奉皇命秉忠心晝夜奔忙。

願蒼天庇佑他諸事順暢，

少勞累免憂煩平安返鄉。

願蒼天也賜我把麟兒早降。

好教他司馬家祚胤綿長。

（轉西皮散板）耳聽得紗窗外群雀嘈嚷，

烏知歸人不回暗自神傷。

（司馬遷背包袱上）

司馬遷：（唱西皮散板）別家園時日久朝思夢想，

行匆匆趕回程見妻房。

（白）到得家門。（敲門）

司馬妻：（白）何人叩門？

司馬遷：（白）是我。

司馬妻：（驚喜）（白）哦，是官人回來了。（起身，開門）（白）官人，是你回來了！

司馬遷：（白）是我回來了。（進門，放下包袱，坐下）（司馬妻關門，端茶）

司馬妻：(白) 官人用茶。(坐下)

司馬遷：(白) 多謝娘子。(飲茶)

司馬妻：(白) 官人數月奔波，消瘦不少。

司馬遷：(白) 一路雖然辛苦，卻是收穫甚多，精神很好，不妨事。娘子獨掌家門，這一向可好？

司馬妻：(白) 好是好，祇是——

司馬遷：(白) 祇是怎樣呀？

司馬妻：(羞答答)(白) 祇是心繫兩地，思念不已。

司馬遷：(笑) 哈！哈！(白) 有勞娘子掛懷，下官也是一樣。

司馬妻：(白) 封禪大典也都順遂？

司馬遷：(白) 風光得很哩！

司馬妻：(白) 今日回來，不知天子何時又有差遣？

司馬遷：(白) 萬歲為獲得汗血寶馬，有心征討大宛王國，一時之間，諒來不會有事差遣於我。

司馬妻：(白) 難得清閒，這樣就好。

司馬遷：(白) 好是好，祇是——

司馬妻：(白) 祇是怎樣呀？

司馬遷：(白) 下官此番隨駕東巡，行經千里，獲得不少撰作「太史公書」的好素材，有待一一編排，祇怕——娘子，

又要冷落你了。

司馬妻：(白) 官人說哪裡話來，你撰作「太史公書」，乃繼承父志，傳之後世的大事業，不可受妾身牽累。

司馬遷：(白) 多謝娘子體諒。(嘆氣) 唉！

司馬妻：(笑)(白) 又是怎樣呀？

司馬遷：(白) 娘子，倘若你我膝下有這一男半女嘛，也好伴你化解寂寞，排遣時光。

司馬妻：(白) 上天有靈，定會早日遂了你的心願。啊官人，祇願講話，想你腹中早已饑餓，後堂歇息片刻，待妾身下

廚。

司馬遷：(喜形於色)(白) 是呀，久違娘子廚下的美味，你這一提呀，倒叫我腹內雷鳴起來了。

司馬妻：(笑)(白) 饒相。(起立)

司馬遷：(白) 如此走哇！(起立，欲拉司馬妻手)

司馬妻：(羞答答)(白) 不好看啦！

司馬遷：(左右看)(白) 哪個在看啦？(笑) 哈！哈！哈！

(司馬遷攜司馬妻手下)

第二場

武帝：(內白) 擺駕！

(四小太監、一大太監引武帝上)

武帝：(唱西皮搖板) 恨匈奴少信義反覆難料，
納張勝囚蘇武輕蔑我朝。

孤有意傳聖旨興兵征討，(坐)

(接唱) 誅逆賊懲頑徒方把恨消。

大太監：(白) 啟奏萬歲，李夫人宮外求見。

武帝：(白) 宣。

大太監：(白) 遵旨。(對外白) 有請李夫人進宮啦！

(二宮娥引李夫人上)

李夫人：(唱西皮散板) 替兄長謀前程費心不小，

為此事未央宮我親走一遭。(進宮)

(二宮娥下)

李夫人：(白) 妾妃見駕，吾皇萬歲。

武帝：(白) 平身。

李夫人：(白) 萬萬歲。

武帝：(白) 賜坐。

李夫人：(白) 謝座。(坐)

大太監：(白) 參見李夫人。

李夫人：(白) 罷了。

大太監：(白) 謝李夫人。

武帝：(白) 愛妃不在後宮歇息，到此何事？

李夫人：(白) 萬歲勤勞政事，夙夜在公，特來伺候。

武帝：(白) 難得愛妃一片忠心。

李夫人：(白) 妾兄李廣利，前年遠征大宛，取得汗血寶馬有功，蒙萬歲賜封他海西侯，諒他必然瀝膽披肝，竭誠盡忠，以報聖恩於萬一。

武帝：(白) 職守無虧。

李夫人：(白) 養軍千日，用在一旦，倘若再有報國建功的機會，伏乞萬歲加恩重用，以盡犬馬之心。

武帝：(白) 愛妃莫非為討他的前程來了？

李夫人：(白) 妾妃不敢，有道是人往高處行，水往低處流。

武帝：(白) 兄妹情深，人之常情。愛妃，與你實說了吧！孤決意再討匈奴，這領兵的大元帥正是你家兄長，待他得勝還朝，自有重賞。

李夫人：(起立)(白) 謝萬歲。

武帝：(白) 你是孤的愛妃，豈有不多加照顧之理。孤有要事待辦，你且退下。

李夫人：(白) 謝主隆恩。(拜畢出宮)

(唱西皮散板) 憑姿色與巧慧心願得了。
辭萬歲出宮門喜上眉梢。(下)

武帝：(白) 內侍！

大太監：(白) 奴婢在。

武帝：(白) 李廣利、李陵進宮，怎麼樣了？

大太監：(白) 宮外候旨多時。

武帝：(白) 快宣他們進宮。

大太監：(白) 遵旨。(對外白) 李廣利、李陵進宮啦！

二李：(內同白) 領旨。

(李廣利、李陵分由下、上場門上)

李廣利：(唱西皮搖板) 奉聖命進未央大計商討。

李陵：(接唱) 為國家盡忠心不辭辛勞。

(白) 參見貳師將軍。

李廣利：(白) 隨某進宮。

李陵：(白) 是。

(李廣利、李陵進宮)

二李：(同白)臣等見駕，吾皇萬歲。

武帝：(白)平身。

二李：(白)萬萬歲。

武帝：(白)內侍。

大太監：(白)奴婢在。

武帝：(白)爾等退下。

大太監：(白)遵旨。

(四小太監、大太監下)

李廣利：(白)萬歲宣臣進宮，必有國事議論。

武帝：(白)提起此事，教孤好惱。

李廣利：(白)惱的敢是那匈奴單于且鞮侯？

武帝：(白)正是那忘恩負義的狂徒。想他初登單于之位，基礎未固，上表稱臣，遣使修好，是孤仁義為本，寬大為懷，釋放他的使節，特命中郎將蘇武、張勝，攜帶厚禮，護送他們回國。(住頭)不料蘇武到得他的王庭，他不但傲慢無理，甚且逼降張勝，囚禁蘇武，放逐北海，羞辱有加。他，心目中還有我這大漢天子麼？

李廣利：(白)饒他不得。

武帝：(白)李廣利。

李廣利：(白)臣。

武帝：(白)孤命你帶領三萬人馬，自酒泉出發，逕取天山，直搗匈奴，不得有誤。

李廣利：(白)遵旨。

武帝：(白)李陵。

李陵：(白)臣在。

武帝：(白)孫子兵法有云：軍無輜重則亡。孤命你押解兵器糧草，接應貳師將軍，不得有誤。

李陵：(少頓)(白)這個——

武帝：(白)怎麼，你敢拒受君命？

李陵：(白)臣不敢，只是另有下情奏稟。

武帝：(白)你且講來。

李陵：(白)啟萬歲，臣在酒泉、張掖練兵教射，所領校卒五千，個個俱是荊楚勇士，劍客奇材，力能扼虎，箭無虛發。臣願自成一軍，繞道蘭干山，側擊單于，與貳師將軍兵分兩路，化解匈奴兵力，有助貳師將軍早日凱歸。

李廣利：（急切）（白）且慢。

武帝：（白）卿家有何話講？

李廣利：（白）臣啟萬歲，李陵口出狂言，分明是不服為臣統率，藐視為臣。他那小小的數千之衆，竟敢大言不慚，妄想獨擊單于，置萬歲交付與他的重任於不顧，抗拒君命，擾亂軍律，該當何罪。

李陵：（白）末將實是有心替貳師將軍分勞，貳師將軍你誤會了。

李廣利：（白）住口。某，蒙萬歲親授兵符，率領三萬大軍直撲匈奴，這是何等的氣勢；你一黃口小兒，心生嫉妒，妄圖沾得一絲半點風光，好在功勞簿上記下一筆，你也太自不量力了。

武帝：（白）李陵！

李陵：（白）臣在。

武帝：（白）孤軍涉險，安危難卜，寡人放心不下。

李陵：（白）為將士者，殺敵報國，義無反顧。

武帝：（白）祇是此番進軍匈奴，需用馬匹甚衆，你若獨領一軍，孤是無有多餘的馬匹調撥與你。

李陵：（白）啟萬歲，馬匹不用，五千步卒足矣！臣願以少擊衆，踏平單于的王庭。

武帝：（白）卿壯志可嘉，准你所奏，寡人再命強弩都尉路博德接應於你也就是了。

李陵：（白）謝萬歲。

武帝：（白）計議已定，二卿出宮去吧！（下）

李廣利：（白）哼！

（唱西皮搖板）小李陵在宮中言行狂傲。

（李廣利、李陵出宮）

李陵：（施禮）（白）送貳師將軍。

李廣利：（揮袖）（白）不用。

（接唱）聖駕前藐視俺其過難饒。（下）

李陵：（接唱）征匈奴伐單于同把國保，

還望他海西侯把誤會化消。（下）

第四場

公孫賀：（內白）嗯！

（公孫賀上）

公孫賀：（唸對）紛紜朝廷事，日夜費心思。（坐）（白）老夫公孫賀，大漢天子駕前為臣，原任太僕之職，戊寅年老丞相石慶亡故，今上特命老夫繼任丞相，加封葛繹侯。祇為朝廷多事，出任丞相者，自公孫弘以降，有李蔡、莊青翟、趙周等人，個個因故不得善終，是以老夫有感責任重大，唯恐不能勝任，那日在金鑾寶殿頓首涕泣，不敢接下丞相的印綬；祇是今上恩寵，堅辭未成。自我接印以來，謹密戒懼，敬小慎微，數年倒也平順度過。正是：人在是非裡，明哲保身難。

路博德：（內白）好惱！

（路博德快長錘上）

路博德：（唱西皮搖板）我主作事太莽撞，

（轉二六）路某氣憤滿胸膛。

此事難與他人講，
且請丞相作主張。

（家院暗上）

路博德：（白）門上哪位在？

家院：（白）做什麼的？

路博德：（白）都尉路博德求見丞相。

家院：（白）候著。（轉身白）啟稟相爺，都尉路博德求見。

公孫賀：（白）有請。

家院：（對外白）有請。（下）

（路博德進門；公孫賀起迎）

路博德：（白）參見丞相。

公孫賀：（白）將軍少禮，請坐。

路博德：（白）謝座。（坐）（氣惱）哼！

公孫賀：(坐)(白)將軍神色不定，到此必有所為。

路博德：(白)萬歲親點貳師將軍掛帥，帶領三萬人馬，征討匈奴；再命李陵率兵五千，獨擊單于，丞相諒有所聞。

公孫賀：(白)老夫不知。

路博德：(白)這且不言。萬歲又命路某追隨李陵，做他的後援，這，這，這萬歲此舉差矣！

公孫賀：(白)啊將軍，此話不好隨便講的，今上睿智，作此安排必然另有緣由。

路博德：(白)說什麼另有緣由，那李陵乳臭未乾，寸功未立，教俺聽命於他，這，這，這成何體統。

公孫賀：(白)這一消息你是哪裡來的？

路博德：(白)貳師將軍親口所言，他也替俺不平。

公孫賀：(白)事已如此，將軍就忍耐了吧！

路博德：(白)丞相啊！(冷鍾)想俺路博德，久歷沙場，身經百戰，累功加封伏波將軍。想當年，會師樓船將軍楊僕，

領兵數萬，攻打南越王國，那一仗，火燒番禺都城，生擒國王趙建德，威震四海，名揚八方。李陵小兒，牽馬隨銜之輩，要我看他的臉色，仰他的鼻息，教我是怎樣能忍、怎樣能耐呀？

公孫賀：(白)依你之意呢？

路博德：(白)望請丞相轉求萬歲收回聖命，免去俺路某一場屈辱，感恩不盡。

公孫賀：(為難)(白)這個——君無戲言，將軍所請萬歲定然不允。

路博德：(白)丞相有所不便，路某也不強求。(起立)待俺自闖宮門面聖去者。

(路博德欲行；公孫賀急起阻止)

公孫賀：(白)將軍休要鹵莽，老夫有一緩兵之計，諒來可用。

路博德：(白)有何妙計？

公孫賀：(白)將軍請至書房，細作商量。

路博德：(白)多謝丞相。

公孫賀：(白)請。

路博德：(白)請。

(公孫賀、路博德同下)

第五場

武 帝：（四小太監、一大太監引武帝上）
（唸對）雄兵揮長劍，大漢起狼煙。（坐）

（公孫賀、路博德上）

公孫賀：（唸對）來到武台殿。

路博德：（接唸）急欲見龍顏。

公孫賀：（白）殿前哪位公公當班？

大太監：（出殿）（白）參見丞相。

公孫賀：（白）罷了。有勞公公奏稟，伏波將軍路博德隨老夫有本面奏。

大太監：（白）請少待。（進殿）（白）啟奏萬歲，丞相公孫賀、伏波將軍路博德有本面奏。

武 帝：（白）宣。

大太監：（白）遵旨。（對外白）公孫賀、路博德上殿啦！

公孫賀、路博德：（同白）領旨。

（公孫賀、路博德進殿）

公孫賀：（同白）臣公孫賀、路博德見駕，吾皇萬歲。

路博德：（同白）臣路博德見駕，吾皇萬歲。

武 帝：（白）平身。

公孫賀、路博德：（同白）萬萬歲。

武 帝：（白）二卿上殿，有何本奏？

（公孫賀、路博德相覷，互相暗示對方開口）

武 帝：（不耐）（白）哎！有何本章，快快奏來。

公孫賀：（白）臣啟萬歲，祇因都尉李陵領兵攻取單于，伏波將軍隨隊接應，他有軍情上奏。

武 帝：（白）速奏。

路博德：（白）啟萬歲，今方初秋，天高氣爽，正值匈奴汗國胡馬肥壯，士氣旺盛之際，此刻不宜與之交鋒；莫如令李

陵暫不出兵，養精蓄銳，待得來年春天，李陵和臣各領騎兵五千，分攻匈奴，必可一舉生擒單于。

武帝：（冷笑）嘿！嘿！嘿！嘿！

（公孫賀、路博德暗驚）

武帝：（白）此刻不宜興兵，這話是你講的？

路博德：（支吾）（白）臣——臣——

武帝：（誤聽「臣」為「丞」，緊接白）丞相講的？

公孫賀：（急白）唉呀萬歲，老臣一介迂儒，豈敢妄論軍機大事，臣，臣是實實的不敢啦

武帝：（白）那是誰的主意呢？

路博德：（白）臣斗膽，祇為李陵——

武帝：（緊接白）是李陵的主意？

路博德：（白）這，（一鐺）正是李陵授意於臣。

公孫賀：（搶白）是呀是呀，正是他的主意，正是他的主意呀！

武帝：（惱怒）（白）膽大李陵，前在未央宮，孤本有意命他管輜重，接應貳師將軍，是他狂妄自大，不服李廣利統率，跨下海口，以少擊衆，獨襲且鞮侯，孤念他報國心切，壯志可嘉，准了他的奏本。如今他，是膽怯害怕，心生

悔意了麼？

路博德：（白）吾主聖明。

武帝：（白）他道秋季不宜北伐匈奴，難不成來春天寒地凍，雪蓋冰封，就行得的麼？分明是巧言搪塞，欺瞞寡人，

十分可惱。路博德！

路博德：（白）臣在。

武帝：（白）速速配合貳師將軍，兵出西河，截斷匈奴通往鈞營之路，要緊要緊。

路博德：（白）遵旨。

武帝：（白）公孫賀。

公孫賀：（白）老臣在。

武帝：（白）替孤傳旨，命那李陵帶領步卒五千，再派校尉韓延年隨軍而行，就在東西浚稽山一帶勘察地勢，刺探敵

情，馳報朝廷；九月出發，不得延誤。

公孫賀：（白）遵旨。

武帝：（白）內侍，擺駕後宮。

大太監：（白）擺駕後宮。

（武帝、大太監、四小太監下）

公孫賀：（白）好險啦好險。
（公孫賀拉路博德出殿，以手指彈額上汗珠）

路博德：（白）連累丞相受驚了。

公孫賀：（白）好說，好說，受驚的該是那李陵了。

路博德、公孫賀：（同笑）哈！哈！哈！（同下）

第六場

（司馬遷上）

司馬遷：（唱西皮原板）司馬遷在草堂深思苦想，

為的是作史書費盡思量。

論功過定褒貶公正為上；

記興衰錄成敗忠實不誑。

撰本紀編列傳在求真相，（坐）

（接唱）述往事思來者起於陶唐。（看書）

（李陵上）

李陵：（唱西皮搖板）領精銳伐單于聖旨早降，

又誰知起風波暗遭中傷。

司馬遷重俠義者有名望，

且與他敘原委一訴衷腸。

（白）來此已是，待俺叫門。（敲門）（白）子長兄在家麼？

司馬遷：（白）那位？

李陵：（白）小弟李陵。

司馬遷：（感意外）（白）李少卿他怎麼來了？待我開門。（起身、開門、出門）

李陵：（白）子長兄！

司馬遷：（白）原來是將軍駕到，請進。

李陵：（白）請。（進門）。

(司馬遷進門，關門)

司馬遷：(白)請坐。

李陵：(白)謝座。(坐)

(司馬遷坐)

李陵：(瞞書案)(白)子長兄案牘繁忙，小弟來得鹵莽，多有打攪，望兄海涵。

司馬遷：(白)將軍說哪裡話來，大駕光臨，蓬華增輝。

李陵：(白)豈敢。

司馬遷：(白)啊將軍，聞得聖上特許將軍獨領勁旅，直取單于，將軍貴部個個饒勇，人人善戰，此番前去，成功可期。

李陵：(苦笑)嘿！嘿！嘿！

司馬遷：(感詫異)(白)將軍為何發笑哇？

李陵：(白)事有變化。

司馬遷：(關切)(白)哦，願聞其詳。

李陵：(白)前者，貳師將軍為搭救蘇武，領兵掛帥，征討匈奴，小弟奉旨接應糧草兵械，是小弟報國心切，自請獨取單于。(住頭)不料貳師將軍心生芥蒂，誤會小弟不肯屈服，且有爭功之意，甚是惱怒；幸得今上聖明，恩准小弟所請，不想又把路老將軍得罪了。

司馬遷：(白)這與路老將軍何干呢？

李陵：(白)兄台有所不知，祇因聖上見小弟僅有步卒五千，並無馬匹供應，兵力薄弱，特命路老將軍接應於我。是

路老將軍不願屈駕，卻又推辭無由，便誣說是小弟膽怯害怕，不敢出兵，藉詞退卻。聖上震怒，將原命收回，要小弟改往東西浚稽山一帶，勘察地勢，刺探敵情。子長兄啊！(一鐺)如此一來，俺這揮戈躍馬，奪旗斬將，建立奇功竟成一夢了。

司馬遷：(白)有這等事？

李陵：(白)想俺李門三代，自先祖李廣公以來，哪個不是效命沙場，奪勇爭先，豈有貪生怕死之輩？

司馬遷：(白)李廣李老將軍畢生馳騁疆場，他的功勳業績，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李陵：(白)祇是先祖不幸，命途多舛，一生坎坷，雖然身經百戰，卻是未得封侯，引為莫大憾事，臨老受人擺佈，自盡而亡；先叔父李敢公，祇為替父報仇，得罪權貴，死得不明不白；如今俺李陵又遭這無端的冤枉，有志難伸，豈是命該如此？子長兄啊！

(唱西皮導板) 提起先祖好悲愴！
(轉西皮原板) 保國家盡忠心卻下場淒涼。

攻吳楚伐匈奴七十餘仗，
飛將軍挽強弓名震異邦。
建功勳立勞績朝野敬仰，
無奈他封侯願終未得償。

(轉快板) 壬戌年任前鋒再赴沙場，
那衛青起私心把軍令更張，
調右衛少嚮導他沙漠誤闖，
迷路途誤軍期自刎身亡。

司馬遷：(接唱) 老將軍一代的忠臣良將，
他英勇的事蹟將萬古傳揚。

李陵：(接唱) 我三叔報父仇與衛青較量，
霍去病放暗箭將他來傷，
誣說是狩獵時被鹿衝撞，
甘泉宮我叔父當場命喪。

司馬遷：(接唱) 勸將軍休得要悲憤悵惘，
光祖業振家聲千秋流芳。

李陵：(接唱) 非是我多感傷缺少志向，
好男兒本就該奮力圖強。
都祇為俺此行吉兇難掌，
有一樁心頭事與你相商。(起立)

(白) 請受俺一拜。

(司馬遷忙起身，與李陵互拜)

司馬遷：(白) 將軍何以如此？

李陵：(白) 子長兄啊！

(唱西皮快板) 久仰你春秋筆一時無兩，
立史書通古今流傳久長；
我祖孫三代事望一一記上，
是與非功與過留後世評量。
此一去我縱然是生還無望，
黃泉下也感念你這俠義心腸。

司馬遷：

(白) 將軍！

(接唱) 為國家多保重吉人天相。

交付事我承當莫常掛心旁。

大丈夫氣度宏胸懷坦蕩，

做一個奇男子早把名揚。

李陵：

(白) 謹記了。告辭。(揖拜)

司馬遷：

(同時揖拜)(白) 送將軍。

(李陵、司馬遷出門)

李陵：

(唱西皮散板) 多謝你子長兄情深義廣。

司馬遷：

(白) 不敢。

李陵：

(拱手別過)(接唱) 此一番不建功俺誓不還鄉。(下)

司馬遷：

(眺望)(接唱) 眼看他形單影孤出了莊。(進門、關門)

(接唱) 這心中陡然間一陣悲涼。(下)

第七場

(四番監引且鞮侯上)

且鞮侯：

(點絳脣) 萬里碧空，驛馬長弓，射大雕，北國豪勇，大漢展雄風。(坐)(唸詩) 兩國交戰干戈動，塞上烽煙

日夜濃，天山南麓爭端起，遣兵調將掌握中。(白) 孤，匈奴汗國單于且鞮侯。去年漢室武帝劉徹，派遣使節蘇

武、張勝前來報聘，是那張勝勾結虞常，意圖加害孤王的近臣衛律，也好雙雙逃回中原邀功，幸得有人告密，

事迹敗露，虞常斬首，張勝畏罪投降，祇有蘇武抵死不肯歸順，孤王將他放逐北海，牧羊度日。劉徹惱羞成怒，

令李廣利領兵三萬來攻天山，自有右賢王抵擋。適纔軍情報道，李陵帶得一千人馬，直奔浚稽山而來，是孤傳旨胡克丹上殿議事，怎能不見到來。

(胡克丹上)

胡克丹：(唸對)忽奉狼主召，上殿問根由。

(胡克丹進殿)

胡克丹：(白)胡克丹見駕，狼主千歲。

且鞮侯：(白)平身。

胡克丹：(白)千千歲。狼主宣臣上殿，有何軍事議論？

且鞮侯：(白)今有李陵率兵進逼浚稽山一帶，意圖不明。那李陵乃飛將軍李廣之孫，李老將軍英雄蓋世，騎馬、射箭的功夫甚是了得；想李陵得自祖傳，必然十分驍勇。孤命你即刻點齊三萬人馬，多帶騎兵，孤要親自督陣，擊殺那李陵。

胡克丹：(白)領旨。(下)

且鞮侯：(白)打道教場。

(四番監、且鞮侯下)

第八場

(八漢兵引韓延年、李陵上)

韓延年：(唸詩)雲飛日照動。

李陵：(接唸)雁影劃蒼穹。

韓延年：(接唸)迢迢荒外路。

李陵：(接唸)絲絲峯連峯。

韓延年：(白)俺，韓延年。

李陵：(白)俺，李陵。奉了聖上之命，率同韓延年，帶領五千校卒，自遮虜幢出發，直達浚稽山麓，是俺一路觀察

山川形勢，一一繪成地圖，交陳步樂飛馬呈報朝廷，聖上見喜，將陳步樂升任宮廷禁衛郎官。俺等行經三千餘里，歷時一月有餘，今日未來至浚稽山下，但見這山，峭壁陡巖，密林叢集，谷道延綿，不見盡頭，好一個險惡之地也。賢弟！

韓延年：(白)將軍！

李陵：(白)就此安營紮寨了吧！

韓延年：(白)遵令。

探子：(內白)報！(沖頭上)(白)啟稟將軍，匈奴單于親領三萬騎兵殺向谷口來了。

李陵：(白)再探。

探子：(白)得令。(下)

李陵：(白)且住。自行軍以來，一路平安無事，怎麼，今日單于親領人馬截殺來了？匈奴三萬騎兵有備而來，俺這

五千步卒如何抵擋？(住頭)有了，韓延年聽令！

韓延年：(白)末將在。

李陵：(白)速將糧秣車輛排成圓陣，帶領五百弓箭手埋伏車後，待俺引得胡兵來至陣前，那時弓箭手萬弩齊發，定

能退敵。

韓延年：(白)得令。

(韓延年、四漢兵下)

(四番兵、四番將、胡克丹急急風上)

(領起二龍出水會陣)

李陵：(白)來將通名。

胡克丹：(白)匈奴汗國大將胡克丹。你可就是李陵？

李陵：(白)正是李某。

胡克丹：(白)李陵，你祖父李老將軍為劉姓天下立下許多汗馬功勞，却落得個自盡而死。你不如歸順我邦，我家狼主

自會厚待於你。

李陵：(白)一派胡言，看鎗。

(李陵刺鎗，胡克丹架住)

李陵：

胡克丹：(同白)殺！

(兩軍鑽煙筒下)

(李陵、胡克丹開打)

(李陵下，胡克丹追下)

第九場

韓延年：(四漢兵持車旗及弓箭引韓延年上)

(白) 弟兄們，排列車陣。

(四漢兵在下場門前持車旗一字排開，韓延年藏車後)

(四漢兵、李陵引二番兵、二番將、胡克丹上，開打)

(李陵等退入陣後，胡克丹等逼至大邊；韓延年、四漢兵現身射箭，胡克丹等由上場門狼狽下)

(李陵上)

李陵：(張望)(白) 胡兵射死無數，狼狽而逃，軍士們，追。

(衆漢兵、韓延年、李陵下)

第十場

(四番將、韓延年上，起打)

(四番將敗下，韓延年追下)

第十一場

(胡克丹、李陵上，起打)

(胡克丹敗下，李陵追下)

第十二場

(四番兵、四番將、胡克丹、軍師引且鞮侯上)

且鞮侯：(白) 李陵箭術果然高強，大軍中了他的埋伏，又被他追殺一陣，喪了許多人馬，幸好退至山上，才得穩住陣

脚。軍師！

軍師：(白) 臣。

且鞮侯：(白) 漢兵個個勇猛善戰，箭術厲害，軍師有何妙法退敵？

軍師：(白) 啟稟狼主，敵軍已然進入谷口，現在谷盆腹地，狼主增調人馬，將他們團團圍住，諒他們插翅難飛。

且鞮侯：(白) 就依軍師。胡克丹，增調八萬人馬殺下山去。

胡克丹：(白) 領旨！

(且鞮侯等下)

第十二場

(八漢兵、韓延年、李陵上)

李陵：(唸對) 兩軍初交鋒，弟兄氣如虹。(白) 賢弟！

韓延年：(白) 將軍！

李陵：(白) 適纔一陣追擊，斬殺胡兵三千餘人，俱是弟兄奮戰之功。

韓延年：(白) 將軍：待俺再領二千弟兄，追上山去，殺他個痛快。

李陵：(白) 賢弟，你來看。

(李陵、韓延年兩邊觀看)

李陵：(白) 這兩旁，雙峯插天；這兩端，通道狹隘，倘若敵軍兩下一攔，俺等前無出口，後無退路，豈不困在籠中一般。

韓延年：(白) 依將軍之見？

李陵：(白) 弟兄雖是個個俱有殺敵報國之心，怎奈我寡敵衆；況且又有聖上交付的要務在身，俺等走這一遭，並非

為了征戰而來，所帶糧草不多，軍備不齊，故而不可戀戰，速速撤離谷口，保全弟兄要緊。

韓延年：（白）將軍所言甚是。

李陵：（白）事不宜遲，韓延年聽令——（被打住）

探子：（內緊接白）報！（沖頭上）（白）啟稟將軍，匈奴單于加調八萬人馬，夾攻而來。

李陵：（白）再探。

探子：（白）得令！（下）

李陵：（白）韓延年聽令——（被打住）

（內緊接急躁吶喊聲）

（四番兵、四番將分由上、下場門急急風上，兩邊抄下）

李陵：（不耐）（白）韓延年聽令啦！

韓延年：（白）在。

李陵：（白）傳令下去，軍士們個個齊心協力，殺出谷口去者。

韓延年：（白）得令！（對衆兵）弟兄們！

衆漢兵：（同白）啊！

韓延年：（白）將軍有令，弟兄們齊心協力，殺出谷口去者。

衆漢兵：（同白）哦！

（李陵等下）

第十四場

且鞮侯：（內唱西皮導板）鐵騎催動曼山嶺。

（一番將、軍師引且鞮侯上）

且鞮侯：（唱流水板）刀鎗齊舉似叢林。

且登高崗觀戰景。

（且鞮侯、軍師、番將登高枱）

且鞮侯：（觀看）（唱西皮搖板）軍容壯盛殺氣騰。

（八漢兵、韓延年、李陵與四番兵、四番將、胡克丹分由下、上場門急急風二龍出水上，會陣對打，李陵等退）

下，胡克丹等追下)

且鞮侯：(唱西皮散板) 天羅地網安排定，
要把漢軍一掃平。

(內吶喊聲)

李陵：(內唱西皮導板) 這一仗直殺得地動山震。

(四漢兵、李陵由下場門快長錘上)

李陵：(唱流水板) 弟兄沖散亂紛紛。

軍士們隨俺衝出陣。

(內吶喊聲)

李陵：(向上場門張望)(白) 那邊廂——

(唱西皮散板) 又見胡騎如潮臨。

(二番兵、二番將由上場門上，會陣對打，李陵等由下場門退下，番將等追下)

(內吶喊聲)

韓延年：(內唱西皮導板) 一陣陣殺得我怒火沖頂。

(四漢兵、韓延年由上場門快長錘上)

韓延年：(唱流水板) 殺開一層又一層。

將軍人馬無踪影。

(內吶喊聲)

韓延年：(向下場門張望)(白) 來得好——

(唱西皮散板) 好教俺再殺他個盡興又稱心。(白) 殺！

(二番兵、二番將由下場門上，會陣對打，韓延年等由上場門退下，番將等追下)

且鞮侯：(唱西皮搖板) 重重兵馬守得緊，

管教李陵命歸陰。

(三漢兵、李陵與三漢兵、韓延年分由下、上場門上)

韓延年：(白) 將軍！

李陵：(白) 韓延年，校卒會齊！

韓延年：(白) 會齊了。

李陵：(白) 胡騎來得兇猛，待俺擋他一陣，爾得拚死突圍。

韓延年：(白)得令。

(四番兵、四番將急急風二龍出水上，會陣對打，李陵橫鎗架住四番將，韓延年、衆漢兵下)

(李陵與番將等對打，李陵退下，番將等追下)

軍師：(白)啟稟狼主，李陵逃出谷口去了。

且鞮侯：(白)呀！

(唱西皮搖板)萬馬軍中脫了困，

李陵不愧將門人。

(番將、軍師、且鞮侯下高枱)

且鞮侯：(接唱)不除李陵孤難安枕，

再調人馬把他擒。

(且鞮侯等下)

第十五場

(六漢兵、韓延年、李陵上)

韓延年：(唸對)汗濕戰衣冷。

李陵：(接唸)血染鎗纓紅。(白)這一陣激戰，殺得天地變色，日月無光，幸得校卒們奮不顧身，協力效命，纔能斬

殺胡兵五千餘衆，衝出谷口。賢弟！

韓延年：(白)將軍！

李陵：(白)適纔一仗，弟兄折損多少？

韓延年：(白)一千有零。

李陵：(白)負傷的呢？

韓延年：(白)也近此數。

李陵：(白)刀械弓箭？

韓延年：(白)耗損過半。

李陵：(白)這糧草？

韓延年：(白)衝散失落不少。

李陵：（白）賢弟呀！看他們，個個疲累，人人困頓，眼見脫離山谷已遠，本待暫作歇息，再行出發，祇是且鞮侯絕不善干罷休，必然再調人馬，追蹤前來，說不得就地重整隊列，趕路要緊。

韓延年：（白）將軍，此去何往？

李陵：（白）臨行之時，聖上有命，俺等任務完畢，可循龍城故道，向南撤回，去至受降城休養；如今循此道路南下可也。

韓延年：（白）如此速速打點。

李陵：（白）待俺傳令。軍士們！

衆漢兵：（同白）哦！

李陵：（白）此非久留之地，速速打點起程。聽俺令下。

衆漢兵：（同白）哦！

李陵：（白）弟兄有身覓三處創傷者，乘坐車輛。

衆漢兵：（同白）啊！

李陵：（白）負傷兩處者，驅車而行。

衆漢兵：（同白）啊！

李陵：（白）負傷一處者，刀出鞘，箭在弓，一路小心戒備，受降城去者。

衆漢兵：（同白）啊！

探子：（內白）報！（冲頭上）（白）啟稟將軍，匈奴單于再發騎兵，追趕而來。

李陵：（白）再探。

探子：（白）得令。（下）

李陵：（白）軍士們，迎敵者。

（四番兵、四番將、胡克丹急急風上，領起二龍出水會陣開打，李陵等退下，胡克丹等追下）

第十六場

（四番兵、四番將、胡克丹上）

胡克丹：（氣惱）（白）哇呀呀！緊追急趕，兩路包抄，又叫李陵逃跑了。（遠眺）啊哦有了，追到此處，但見前面一片沼澤地帶，平原曠野，盡是蘆葦雜草，諒李陵他們此去不遠，今日的風勢又是順了他們的方位呼呼而下，不如

衆番兵：（同白）啊！
（胡克丹等下）

放起一把野火，將李陵活活燒死，倒也省得多了。（冷鍾）就是這個主意。兒郎的，去至前面放火。

第十七場

李陵：（六漢兵、韓延年、李陵上）
（唱西皮搖板）且鞮侯枉費了馬多兵衆。
困不住俺弟兄又用火攻。（回頭觀看）

韓延年：（白）且住，遠遠望見那方黑煙匝地，紅光沖天，遍野的熊熊烈火，順了風勢席捲而來。韓延年聽令。

李陵：（白）速速帶領二百校卒，搶先去至前方，也放起一把野火，燒燼那一帶的蘆葦，好將後面撲來的烈火隔斷。
快去，快去。

韓延年：（白）得令！（向二漢兵）放火去者。

（韓延年、二漢兵下）

李陵：（白）軍士們！

四漢兵：（同白）有。

李陵：（白）爾等不必驚慌，小心照料傷患弟兄，好生看顧軍械糧草，隨俺催車趲行者。

四漢兵：（同白）啊！

（李陵等下）

第十八場

韓延年：（二漢兵、韓延年快長錘上）
（唱西皮快板）韓延年急切間將令來奉，今日俺做了個放火先鋒。

（白）放火。

(二漢兵、韓延年朝大邊作放火狀)

(四漢兵、李陵上)

李陵：(唱西皮快板) 韓延年開生路來把火縱，又祇見平地起烈燄熊熊。

韓延年：(白) 將軍，你看這好燒哇！

李陵：(白) 好一片烈燄飛竄，熱氣逼人的火海。軍士們，快將前方燒過的地面餘燼撲滅，跟隨火勢而行。

(李陵等作撲打地面身段下)

第十九場

(四番兵、四番將、胡克丹急急風上，過場上)

第二十場

(六漢兵、韓延年、李陵上)

李陵：(白) 烈火已熄，後面追兵又至。韓延年！

韓延年：(白) 在。

李陵：(白) 軍士們！

衆漢兵：(同白) 哦！

李陵：(白) 前面有座叢林，俺等速速進入林中，追兵到來，不得出林廝殺，就在林中固守陣地，放箭逼退胡兵，再

作道理。

衆漢兵：(同白) 啊！

(李陵等下)

(四番兵、胡克丹急急風上，逼至大邊)

李陵：(內白) 放箭啦！

衆漢兵：(內同吶喊) 哦！

(胡克丹勒馬倒退，四番兵作中箭狀由上場門下，胡克丹作懊惱狀下)

第二十一場

李廣利：（冲頭切住，起二更三點）
（內昌二簧導板）二更天巡營回寒風透骨。

李廣利：（唱迴龍）困天山誤戎機憂煩難紓。
（轉二簧原板）蒙聖恩領三軍重任交付，

出酒泉越沙漠征討匈奴。

實指望早日裡把天山來度，

又誰知受阻撓兵滯中途。

夜深沉朔風緊且進帳幕。

（中軍暗上）

（李廣利進帳，二旗牌下）

中軍：（白）元帥巡營回來了。

李廣利：（白）回來了。

（李廣利脫下斗篷交中軍，坐）

李廣利：（接唱二簧搖板）老王師少良策空對殘燭。

（白）本帥，海西侯李廣利，奉了聖命，帶領三萬人馬。征討匈奴，本想一舉殲滅逆賊。早日班師，立下個曠世的奇功，也好報聖上眷顧之恩。豈料行至天山，受那匈奴右賢王頑強抵禦，寸步難進，因之兩軍對峙，久久相持不下，師老無功，煩悶不已。（內打三更一點）已是三更時分，依然不能成眠，且讀兵書排遣。中軍！

中軍：（白）在。

李廣利：（白）小心戒備。

中軍：（白）是。

（李廣利就燭光看書）

（趙充國上）

趙充國：（唸對）深夜軍情到，報與元帥知。

(中軍出帳)

趙充國：(白) 趙充國求見。

(中軍入帳)

中軍：(白) 啟稟元帥，趙充國求見。

李廣利：(白) 宣他進帳。

中軍：(對外白) 趙充國進帳。

(趙充國進帳)

趙充國：(白) 參見元帥。

李廣利：(白) 罷了。這般深夜進帳，必有緊急軍情。

趙充國：(白) 啟稟元帥，李陵求救，現有差人帳外候命。

李廣利：(意外)(白) 哦，李陵他差人求救來了？

趙充國：(白) 正是。

李廣利：(白) 帶他進帳。

趙充國：(白) 遵命。(上場門下)

李廣利：(冷笑) 哼！哼！哼！哼！

(趙充國引一士卒上)

趙充國：(白) 隨我來。

(趙充國、士卒進帳)

趙充國：(白) 見過元帥。

士卒：(白) 叩見元帥。

李廣利：(白) 罷了。

士卒：(白) 謝元帥。

李廣利：(白) 何人所差？

士卒：(白) 李陵李將軍所差。

李廣利：(白) 為着何來？

士卒：(白) 兵旅受困，伏乞元帥調撥人馬解圍。

李廣利：(白) 何以遭受圍困？

士卒：(白) 元帥容稟：李將軍奉了聖命，率領步卒五千，去往浚稽山一帶刺探敵情，不料到得浚稽，被匈奴單于親

領三萬騎兵夾攻，突圍之後，單于再添八萬人馬，緊逼不捨，這一路追、一路擋，如今被困鞬汗山前。

李廣利：（白）你家將軍也太無用了。

士卒：（白）啟稟元帥，我軍僅有步卒五千，並無馬匹使用，加以未作對陣交鋒的打算，故而軍械不齊，糧草不足；

儘管如此，對那一波緊似一波，蓋天鋪地而來的胡騎，我家將軍却是身先士卒，弟兄們毫無畏懼，莫不奮力痛擊，斬得胡兵的首級已有近萬之數了。

李廣利：（白）眼下情況如何？

士卒：（白）校卒不滿二千，箭矢不到十萬，輜重車輛乏人照顧，沿途棄失不少，糧草所積無多，情勢十分危急，望

乞元帥速速相救。

李廣利：（白）你是怎麼來的？

士卒：（白）乘用李將軍的坐騎，日夜兼程而來。

李廣利：（白）看你一路辛苦，想來尚未進餐。趙充國！

趙充國：（白）末將在。

李廣利：（白）帶他後營用飯。（大鑼住頭）

士卒：（失望）（白）這？啟稟元帥，小人餓死事小，救兵事大，還望元帥明示。

李廣利：（白）本帥自有主張。去吧！

士卒：（白）謝元帥。

（趙充國、士卒下）

李廣利：（白）李陵啦李陵，那日未央宮內，當了聖面藐視於我，你那飛揚跋扈，不可一世的氣燄而今安在呀？哼！哼！

哼！

（路博德上）

路博德：（唸對）李陵討救兵，進帳問分明。

（中軍出帳）

路博德：（白）有勞通報，路某求見。

（中軍進帳）

中軍：（白）啟稟元帥，伏波將軍求見。

李廣利：（白）請。

中軍：（對外白）有請。

（路博德進帳）

路博德：(白) 參見元帥。

李廣利：(白) 老將軍少禮。夤夜進帳，有何軍事議論？

路博德：(白) 聞得李陵被困鞬汗山前，差人前來求救？

李廣利：(白) 本帥正在量酌。

路博德：(白) 救兵如救火。

李廣利：(白) 是他自誇海口，好勝逞強，怪不得別人。

路博德：(白) 李陵報國心切。

李廣利：(白) 咎由自取。

路博德：(白) 李陵成敗，一樣是國家的得失，朝廷的禍福，元帥三思。

李廣利：(白) 大軍屯紮已久，奪取天山刻不容緩，本帥策劃已定，即日就要發兵，無暇他顧。

路博德：(白) 恕路博德斗膽，願向元帥討得一支將令，馳救李陵。

李廣利：(白) 兵擊右賢王，本帥正有倚重老將軍之處。夜深寒峭，望老將軍多多保重，安歇去吧！

路博德：(白) 告退。(出帳)(嘆息) 唉！(唸對) 李陵陷困境，路某愧歉深。(下)

李廣利：(白) 中軍，熄燈。(下)

(中軍吹熄燭火下)

第二十一場

且鞮侯：(內白) 升帳。

(內吶喊聲)

(四番兵、四番將、胡克丹、中軍引且鞮侯急急風上)

且鞮侯：(唸對) 軍前傳喜訊，忙把寶帳升。(坐)(白) 帶奸細。

中軍：(對外白) 帶奸細。

(軍師、管敢上)

軍師：(唸對) 疑團不可解，忽來解疑人。(白) 隨我進帳。

管敢：(白) 是。

(軍師領管敢進帳)

軍師：（對管敢白）少待。（對且鞮侯白）微臣見駕，狼主千歲。

且鞮侯：（白）平身。

軍師：（白）千千歲。（回身對管敢）上前叩見狼主。

管敢：（趨前跪下）（白）小的叩見狼主，狼主千歲。

且鞮侯：（白）呔！膽大奸細，竟敢私闖吾營，打探軍情，推出斬了。

管敢：（連連叩首）（白）小人冤枉，小人冤枉，小人是真心誠意歸降來的。軍師大人，您得救救我呀！

軍師：（白）啟稟狼主，適纔微臣已然仔細查問過了，此人確是歸順來的。

管敢：（白）狼主，小的確確實實是來投奔的呀！

且鞮侯：（白）如此起來回話。

管敢：（白）謝謝狼主，謝謝軍師。（起立）

且鞮侯：（白）你叫什麼名字？

管敢：（白）小人名叫管敢。

且鞮侯：（白）在漢營擔的什麼軍職？

管敢：（白）軍侯。

且鞮侯：（白）為何有歸順我邦之意？

管敢：（白）啟稟狼主，祇因小人的上司，待人刻薄，剛愎不仁，是小人勸他幾句，他竟惱羞成怒，責罰小人，小人

不平，故而前來投靠明主，乞求收容。

且鞮侯：（白）你既來自漢營，當知漢營的虛實。

管敢：（白）正是，正是，這正是小人要向狼主奉獻的消息：漢軍連番苦戰，現有的校卒祇剩八百多人，箭盡糧絕，

刀槍兵器也所餘無幾，逼得沒有辦法，祇好把笨重的車輛拋棄，拆下車子上的輪軸，當作木棍使用，苦苦支撐着呢！

且鞮侯：（白）他們的處境如此狼狽？

管敢：（白）山窮水盡了。

且鞮侯：（白）他們如此苦苦支撐，莫非另有計謀？

管敢：（白）計謀？命都危在旦夕啦！

且鞮侯：（白）依你之言，他們豈非不堪一稱的了？

管敢：（白）死路一條了。

且鞮侯：（白）你說的都是實情？

管 敢：(白) 小的不敢有半句謊言。

且鞮侯：(白) 管敢，你去後營歇息，孤王自有重賞。中軍，帶往後營。

管 敢：(白) 多謝狼主。

(中軍、管敢下)

且鞮侯：(大笑) 啊哈！啊哈！啊哈哈哈哈哈！(白) 真乃天助我也！

軍師等：(同白) 狼主洪福！

且鞮侯：(白) 李陵頑強難馴，且戰且走，久戰不潰，引得孤王疑慮重重，祇道他使的是誘敵之計，前面另有伏兵，佈

下陷阱，不利於孤王；今聽管敢之言，李陵，不過一頭困獸而已。良機豈容錯過，胡克丹！

胡克丹：(白) 臣在。

且鞮侯：(白) 點齊人馬，追殺李陵。

胡克丹：(白) 遵旨。

且鞮侯等下)

第二十三場

李陵、韓延年：(內同白) 走哇！

(四漢兵、韓延年、李陵上)

韓延年：(唱西皮搖板) 殘陽西照紅霞麗。

李 陵：(接唱) 好似鮮血染天梯。

(白) 自浚稽山突破重圍，一路行來，又是連番苦戰，弟兄傷的傷，亡的亡，而今倖存者祇得八百餘人，不但食糧將斷，就是刀鎗箭矢也快用盡，去至受降城路途尚遠，向貳師將軍求助救兵又無消息，前途多艱，好不令人焦慮。却是這兩日未見胡騎蹤影，不知是何緣故。賢弟！

韓延年：(白) 將軍！

李 陵：(白) 連日幸得胡兵不來糾纏，弟弟匆匆趕路，已是兩個晝夜未嘗稍息，十分辛苦，看日近西山，暮色四起，

不妨就此安營，歇息一晚，明日早行。

韓延年：(白) 正是。

(內起吶喊聲)

李陵：(忿然)(白)又是胡騎來也！

衆番兵：(上場門內同喊)李陵，投降了吧！李陵，投降了吧！

(李陵、韓延年、四漢兵同朝上場門觀望)

李陵：(詫異)(白)這算什麼？

(內起吶喊聲)

衆番兵：(下場門內同喊)韓延年，投降了吧！韓延年，投降了吧！

(李陵、韓延年、四漢兵同朝下場門觀望)

韓延年：(不耐)(白)要殺就殺，要戰就戰，這般的絮絮叨叨，叫俺好不耐煩。

(內起吶喊聲)

李陵：(白)軍士們，胡騎近矣，抖擻精神迎敵者。

衆漢兵：(同白)啊！

(四番兵、四番將、胡克丹急急風上，領起二龍出水會陣對打，李陵等退下)

胡克丹：(白)追！

(胡克丹等追下)

四番兵：(邊追下邊同喊)李陵、韓延年，投降了吧！

第二十四場

(韓延年、胡克丹上，起打)

(韓延年退下、胡克丹追下)

第二十五場

(三漢兵、韓延年上)

韓延年：(白)又是一場好殺。

三漢兵：(同白)四下衝敵，不見將軍。

韓延年：(白)將軍另有公幹去了。弟兄們，此刻已近午夜，諒那胡兵一時不會再來，爾等暫歇，等候將軍就是。

(三漢兵下)

探子：(白)祇是將軍他這一去——(仰望天空)看這夜色如墨，深沉似海，平沙曠野無邊無際，他，他現在在哪裡？

(一驚)呀！但見寒星一枚，劃破長空，疾閃而過，他，他落向北方去了。(下)

第二十六場

李陵：(內唱高撥子導板)夜沉沉，風凜凜，唯我獨行。(邊唱邊上)

(轉迴龍)都祇為，弟兄們，隨俺北行陷困境。直落得，力已竭，汗已光，足已殘，手已斷，血已凍凝；鼓已破，旗已碎，箭已窮，鎗已折，糧已用罄，前路茫茫好不傷情。

(走圓場接唱原板)聖上的交付難覆命；弟兄的安危須擔承；

自己的壯志不堪問，肩上的重壓有千斤。

(白)想俺李陵，有心殺敵報國，建功疆場，本蒙聖上恩准，命俺獨取單于，豈料橫生枝節，祇得個斤墩敵情的差遣，是俺帶領五千弟兄，來到北國，倘能全功而還，不負聖望，倒也罷了，誰知行至浚稽，又起波瀾，落得今日這般光景。堂堂大丈夫，上不能報天子，下無以對同胞，要這性命何用？今晚是俺瞞了弟兄，獨自來此胡營陣地，捨死謀刺單于，與他作個了斷。(大鑼住頭)看這漫山遍野，到處營火點點，人影幢幢，不知單于的營帳位在何處，待俺那廂一試便了。

(拔劍左轉身走圓場邊唱搖板)顧不得荒山亂石路難認，俺仗劍邁步獨探單于營。(走至上台口向內張望)

衆番兵：(內同喊)李陵，投降了吧！

李陵：(一驚，倒退數步至台口)(白)啊！莫非俺的行踪被他們察覺了不成？(怒惱，下決，甩髮)噢！

(右轉身走圓場邊接唱)這邊廂把守緊密那邊進。

點點的營火連綿似繁星。(走至下台口向內張望)

衆番兵：(內同喊)韓延年，投降了吧！

李陵：(一驚，倒退數步至台口)(白)啊！

(接唱)喊聲如雷空谷應，聲聲迫人人自驚。

(左右觀看)(接唱)匈奴戍卒滿山嶺，單于營帳何處存？

(跺脚)(白)待俺直闖！

衆番兵：(內同喊)李陵、韓延年，投降了吧！李陵、韓延年，你們快快投降了吧！

(李陵隨喊聲邊甩髮走圓場，喊聲停時恰至台口，與最後一個「吧」字落下同時以劍拄地，幾乎不支倒下)

李陵：(緩緩直立)(搖唱搖板)黑夜裡亂石間我步履不穩。

東受阻西受挫我空有此行。

(白)奔波一夜，但見匈奴營地處處警戒森嚴，寸步難行，這一遭是枉費心血了。(一鐮)也罷，看天色將明，謀刺單于不成，不如回去，好教現存的弟兄早平安脫險要緊。

(唱西皮搖板)荒郊外徹夜行心力用盡。(收劍)

(走圓場至上台口邊接唱)牽掛那衆弟兄速速回程。

(韓延年、三漢兵下場門暗上，張望)

李陵：(接唱)又祇見韓延年晨曦中站定。

韓、兵：(迎上)(同白)將軍回來了！

李陵：(白)回來了。

(接唱)忍悲痛與他們細說分明。

韓延年：(白)弟兄們久候將軍了。

李陵：(白)多謝列位。俺昨夜去至胡營，本想獨謀單于，與他捨命一拚，無奈胡營廣佈數里，戒備森嚴，不得其徑而入，徒勞往返。衆弟兄呀，匈奴兵多騎衆，氣勢正盛，似我等如此結隊而行，他們必然窮追不捨，我等難逃全軍覆沒的厄運。是俺思之再三，與其同歸於盡，莫如就此分散，各尋生路。

韓、兵：(同白)願隨將軍而行。

李陵：(白)列位呀！倘若微天之幸，逃得一命，回轉長安，將俺等的遭逢奏報天子知曉，也好教死去的弟兄瞑目九泉。眼下乾糧所剩無多，每人各分二斤，隨身充饑，另配堅水一塊，沿途飲用。俺心已決，就此別過。

(唱西皮導板)含恨噙淚淚難禁。

韓延年：(唱西皮搖板)英雄末路路艱辛。

李陵：(接唱)諸君此去多謹慎。

李陵、韓延年：(同接唱)但願重聚在朝廷。

(內起吶喊聲)

李陵：(白)且靛候，你欺人也忒甚了！(拔劍)衆弟兄，胡兵有我應付，爾等速速逃命去吧！

韓延年：(白)俺隨將軍抵擋一陣，你們快走快走哇！

(四番兵、四番將、胡克丹急急風上，會陣對打，李陵等退下，胡克丹等追下)

第二十七場

(二漢兵、韓延年、李陵急急風上；四番將、胡克丹追上，開打)

(一漢兵退下；一漢兵被殺死倒地)

(韓延年被二番將刺死倒地)

李陵：(失神)(白)延年！

(李陵劍被胡克丹鎗架住，二番將擁上擒住李陵)

李陵：(目眦盡裂)(白)俺好恨也！

胡克丹：(白)收兵。

(李陵、四番將、胡克丹下)

第二十八場

(四小太監、一大太監引武帝上)

武帝：(唱西皮搖板)恨李陵多虛矯行事不當，誇海口討單于惹下禍殃，失臣節事讎敵綱常盡喪，(坐)既不忠又不勇，有負孤王。

(白)內侍！

大太監：(白)奴婢在。

武帝：(白)孤召公孫丞相等上殿議事，可曾到齊？

大太監：(白)俱在殿外候旨。

武帝：(白)宣。

大太監：(白)尊旨。(對外白)萬歲有旨，公孫賀、王卿、杜周、司馬遷上殿啦！

公孫賀等：(內同白)領旨。

(公孫賀下場門上；王卿、杜周、司馬遷上場門上)

王卿等：(同白) 參見丞相。

公孫賀：(白) 列位大人，今日萬歲宣召，必是為的李陵，此事非同小可，你我小心伺候了。

王卿等：(同白) 丞相請。

公孫賀：(白) 請。

(公孫賀等進殿)

公孫賀等：(同白) 臣等見駕，吾皇萬歲。

武帝：(白) 平身。

公孫賀等：(同白) 萬萬歲。

武帝：(白) 寡人宣衆卿上殿，可知為了何事？

(公孫賀等互相暗覷)

公孫賀：(白) 臣等愚昧。

武帝：(冷笑) 哼！哼！(白) 豈只愚昧？朝中出此逆臣，喪節辱國，卿等位列三臺，竟然不知不曉，真是荒唐。

杜周：(白) 萬歲宣臣等上殿，定是為了那大逆不道的李陵。這樁事麼，已是傳遍長安；黎民百姓，里閭巷陌，議論

紛紛，對那不肖敗類，無不鄙薄嫌惡，恨之入骨也。

武帝：(興奮) (白) 百姓竟然如此？

杜周：(白) 臣不敢妄奏。

王卿：(白) 臣敬萬歲，李陵逆倫行事，臣等並非不知，祇恐多言，徒添聖上憂煩，有礙龍體，故而避之。

武帝：(點頭) (白) 唔！

杜周：(白) 敬萬歲，想那李陵一門三代，俱受朝廷厚恩，他非但不思圖報，更且臨危變節，苟且偷生，不肯將身殉

國，一死以報天子，莫怪遭人唾棄。

武帝：(點頭) (白) 這也正是寡人耿耿於懷者。

王卿：(白) 李陵身為軍旅主帥，落得全軍覆沒，貽笑他邦，罪無可逭。

武帝：(氣忿) (白) 罪該萬死。丞相！

公孫賀：(惶恐) (白) 老臣在。

武帝：(白) 依卿之見？

公孫賀：(白) 聖上與御史大夫俱說李陵有罪，那他定然是有罪無疑的了。

武帝：(嘲笑) 哼！哼！(白) 司馬遷！

司馬遷：（白）微臣在。

武帝：（白）你呢？

司馬遷：（白）臣啟萬歲，李陵被擒偷生，必是效法昔日浞野侯趙破奴故事，暫忍一時屈辱，以待來日適當時機，報効朝廷，並非真心降敵。

武帝：（意外）（白）你待怎講？

司馬遷：（白）等待良機，並非真心降敵。

武帝：（白）這全是你臆測之詞。

司馬遷：（白）啟萬歲，就臣所知，李陵事親至孝，待友必信，忠臣出於孝子，一個至信至孝之人，其忠可知。

武帝：（不悅）（白）一派胡言。

杜周：（白）司馬遷，你說李陵忠心，他兵敗被擒，就該引頸自刎，以謝天子，說什麼「以待來日」。

司馬遷：（白）李陵不死，必有緣由。

杜周：（白）何以見得？

司馬遷：（白）那李陵，平日言行，有國士之風；屢經沙場，莫不身先士卒，奮不顧己，以赴國家急難，絕非貪生怕死之徒，又豈是那干終日坐擁妻妾，享盡榮華之輩可比？

杜周：（激動）（白）司馬遷，你說此話，是何用意？

司馬遷：（白）沙場艱苦，胡地荒涼，又有幾人知道？

杜周：（嘲諷）（白）別人不知，就你曉得。

司馬遷：（白）李陵浚稽山一役，所領步卒，僅得五千，深入匈奴腹地，面對十萬胡騎，轉戰半月，浴血千里，箭盡糧絕，救援無門，衆校卒依然冒死奮戰，戮力搏鬥，李陵能夠調教得部屬這等的神勇，如此的効忠，雖與古代的名將、我朝的宿望並提，亦不稍讓；在那單于重重圍困、苦苦追迫之下，猶能以寡擊衆，殺敵逾萬，即此豪情，已足激勵天下，揚我漢威也。

杜周：（白）司馬遷，我來問你，你這「我朝的宿望」，當今的大臣，指的是哪一個呀？

王卿：（白）指的莫非是貳師將軍？

杜周：（陰笑）（白）貳師將軍！李陵與你相提並論，你的忠心事君，憂勞軍機，是白費的了。

武帝：（惱怒）（白）膽大司馬！李陵不過一名騎都尉，此番領兵北上，寡人命他也就是勘察地勢，刺探軍情而已，怎能與李廣利統率大軍，沙場對陣相比？今日李廣利一時受挫於天山，你竟藉機加以貶損，好誇大李陵的戰功，以圖替他脫罪，其心可誅。李陵兵敗被擒，厚顏事敵，實情俱在，豈容得你巧言狡辯，顛倒黑白？

公孫賀：（白）是呀是呀，太史令，貳師將軍兵阻天山，師老無功，萬歲這兩日正為了他氣悶不已，你提他作甚？

司馬遷：(不解)(白)我，我未曾提及貳師將軍啦！

武帝：(白)杜周！

杜周：(白)臣在。(一鐺)

武帝：(白)司馬遷結黨營私，詆謗大臣，交你詳加審問，依律量刑，以正朝綱。

(公孫賀、司馬遷瞠目以對)

杜周：(白)領旨。

司馬遷：(跪下摘帽)(白)謝萬歲。

(大太監接過紗帽)

杜周：(白)司馬遷，隨我來。

(杜周、司馬遷下)

(武帝拂袖，隨大太監、四小太監下)

(公孫賀、王卿相視茫然，同下)

第二十九場

(四侍衛引杜周上)

杜周：(唸引子)嚴刑峻法，有威望，位列廟堂。(坐)(唸詩)察言觀色事聖上，祈獄斷案任主張，是非曲直皆不論，

吾主好惡作處方。(白)下官杜周，任廷尉之職，掌管刑獄。祇因李陵叛國降敵，司馬遷蓄意袒護，觸怒天子，

聖諭命我審問此案。是那司馬遷在金殿之上，指桑罵槐，冷嘲熱諷，十分可惱，不判他一個重刑，難消我心頭

之恨。來，帶犯官司馬遷。

一侍衛：(對外白)帶犯官司馬遷。

司馬遷：(內唱西皮導板)司馬遷披枷鎖身陷法網。

(二獄卒引司馬遷甩髮帶銬快長錘上)

司馬遷：(看銬含憤)(唱西皮快步)為李陵落得個對簿公堂。

論是非主公道心中坦蕩，

怕的是那杜周狠毒心腸。

(二獄卒、司馬遷進堂)

一侍衛：(白) 犯官帶到。

司馬遷：(白) 參見大人。

杜周：(白) 司馬遷。

司馬遷：(白) 在。

杜周：(白) 你可知罪？

司馬遷：(白) 何罪之有？

杜周：(白) 主有明示。

司馬遷：(白) 那「結黨營私」、「詆謗大臣」？

杜周：(白) 你明白就好。我來問你這「結黨營私」，你與李陵交往頻繁，訊息相通，所為何事？

司馬遷：(白) 上覆大人，犯官與李陵不過同朝為臣，彼此相識而已，平素甚少過從，既無把臂言歡之情，又是酬酢應

接之交，何來交往頻繁？

杜周：(冷笑) 哼！(白)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司馬遷：(白) 犯官「為」了哪樁？

杜周：(白) 你道李陵與你甚少過從，他臨行之時，何以東家不去，西家不往，獨訪你司馬大人的府第？

司馬遷：(白) (一驚) (諷笑) 嘿！嘿！嘿！(白) 杜大人，你的耳目好多啣！

杜周：(白) 違紀亂綱，欺上誑下，一概難逃本官的法眼。

司馬遷：(白) 那日李陵去至舍下，辭行而已。

杜周：(白) 呀呀呸！你倒推托得乾淨，分明是你二人早有勾結，私通匈奴。

司馬遷：(驚怒) (白) 哎呀大人啦，茲事體大，不容誣攀，證據何在？

杜周：(白) 你二人交往親密，其證一也；李陵戰敗不死，其證二也；你曲意包庇，其證三也。

司馬遷：(白) 杜大人，你這「杜撰」之罪，令人難服。

杜周：(白) 實情俱在。我再問你這「詆謗大臣」，貳師將軍與你有怨？

司馬遷：(白) 無怨。

杜周：(白) 有仇？

司馬遷：(白) 無仇。

杜周：(白) 既是無怨無仇，貳師將軍此番北征，受阻天山，也是天候、地勢所迫，假以時日，必有所為，此時此刻，

你提他為何？

司馬遷：(白) 犯官並無隻字道及貳師將軍。

杜周：(白) 上自天子，下至丞相、御史大夫，人人都說你指的就是貳師將軍。

司馬遷：(白) 衆口鑠金，欲辯無門。

杜周：(白) 你惡意貶損貳師將軍，意圖彰顯李陵的忠心、戰功，這就犯下一項大罪。

司馬遷：(白) 哪項大罪？

杜周：(白) 貳師將軍北征乃是聖上所差，你暗譏貳師將軍勞而無功，豈非明指聖上這——識人不當？

司馬遷：(激動)(白) 杜大人，欲加其罪，何患無辭。犯官因見聖上為了李陵之事，食不甘味，寢不安枕，故而直言上

陳，也是冀望聖上莫為陷害李陵的讒言所惑；道明實情，供聖上參詳，作清明裁決。(冷鍾) 我司馬遷這款款之愚，拳拳之忠，可表天日。

杜周：(白) 真是狡辯。司馬遷，我再問你，你道終日坐擁妻妾，享盡榮華之輩，指的又是哪一人？

司馬遷：(白) 我朝不乏其人。

杜周：(白) 你的證據又在哪裡？

司馬遷：(白) 大人自有法眼，羅織不難。

杜周：(惱怒)(白) 司馬遷，你好一張利口。

太監：(內白) 聖旨到。

一侍衛：(白) 啟大人，聖旨到。

杜周：(白) 且將犯官帶至側堂。(起)(白) 香案接旨。

(二獄卒、司馬遷下)

(太監持聖旨上，杜周出迎，同進堂)

太監：(白) 聖旨下，跪接。

杜周：(下跪)(白) 萬歲！

太監：(白) 聽宣讀，詔曰：頃有因杆將軍公孫敖奏報，李陵歸降匈奴，正替且鞮侯練兵教戰，助敵為患，罪證鑿確，

命廷尉杜周即將李陵的滿門抄斬。欽此。

杜周：(白) 萬萬歲。

(杜周起立，接過聖旨放案上)

杜周：(白) 公公辛苦，後堂留宴。

太監：(白) 皇命在身，不敢久停，告辭。

杜周：(白) 送公公。

(太監、杜周出堂；太監下；杜周進堂，回坐)

杜周：(笑)哈哈哈哈哈！(白)帶司馬遷。
一侍衛：(對外白)帶司馬遷。

(二獄卒、司馬遷上)

杜周：(白)司馬遷，你可知道聖上降旨為了何事？

司馬遷：(白)不知。

杜周：(白)你且仔細聽了！李陵正替匈奴練兵教戰，助敵為患，萬歲命本官將他的滿門抄斬。

司馬遷：(大驚)(白)哦！(跌坐於地)

杜周：(白)你還有什麼話講？

司馬遷：(起立)(白)李陵剛直不阿，必係誤傳。

杜周：(白)罪證鑿確，還要抵賴。似你這般不知悔悟，死有餘辜，姑念你我同朝為臣，共事明主之誼，從輕發落，

本官賞你一個——

司馬遷：(白)一個什麼？(一鐺)

杜周：(白)賞你個宮刑。

司馬遷：(驚怒)(白)杜周，你這個人性泯滅的禽獸！

杜周：(白)犯官司馬遷押往蠶室，克日行刑。退堂。

(杜周、四侍衛下)

(司馬遷、二獄卒出堂)

司馬遷：(唱西皮散板)恨杜周少人性禽獸一樣，

斷絕了我香煙喪盡天良。

(司馬遷、二獄卒下)

第三十場

(鼓起三更二點)

司馬妻：(內唱反二簧導板)離樓上三更鼓淒風中飄繞。

(司馬妻上)

司馬妻：(叫頭)官人！我夫！喂呀！

(接唱迴龍) 我的夫，繫冤牢，好一似，晴暘天裡霹靂爆，狂風颳，烏雲罩，冰雹拋，打得我魂飛魄消。
(較慢板) 我夫君為李陵獨主公道，

忤逆了萬歲爺他不肯輕饒；

那杜周仗權勢狠如虎豹，

斷絕了司馬家後代根苗。

念夫君受盡了屈辱嘲笑，

還有那無情刑就在今宵。

天無路地無門向誰求告？

憂如焚愁如織我苦受煎熬。

草堂上風颯颯寒氣料峭，

祇覺得人昏昏目眩步搖。

(舞台燈光突暗)

司馬妻：(驚悸)(白) 哦——(旋身環顧)

(接唱搖板) 一霎時黑沉沉四顧杳杳，

陰慘慘莫非我來在地府陰曹？

杜周：(內白) 帶司馬遷。

刀斧手：(內同白) 喲——

司馬妻：(驚怖)(唱二黃搖板) 正聽得惡閻羅喚夫君的名姓。(側身目瞪下場門)

(接唱) 眼見那後堂口有鬼影飄行。

(四刀斧手二前二後押司馬遷手銬脚鐐自下場門陰鏢上，過場下)

(司馬妻木然注視，朝上場門追上一歩，跌坐地上)

司馬妻：(接唱) 分明是官人他遭厲鬼牽引。(起立，跨前一步)

(叫頭) 官人！

(接唱) 營為什麼轉眼間消失無形？

杜周：(內白) 刀斧手！

刀斧手：(內同白) 喲——

杜周：(內白) 動刑。

司馬妻：(懼怖)(接唱) 原來他正受那無情的蹂躪。

司馬遷：（內白）痛煞我也！

司馬妻：（叫頭）官人！我夫！喂呀！

（接唱）這一聲喊似鋼刀刺穿我心。

杜周：（內息）押往蠶室。

刀斧手：（內同白）啣——

司馬妻：（目瞪上場門）（邊退兩步邊接唱）朦朧中又祇見四兇神走近。

（四刀斧手高舉司馬遷自上場門急急風上，過場下）

（司馬妻木然注視，朝下場門追上一步，跌坐地上）

司馬妻：（接唱）難道說夫君他已一命歸陰？

（舞台燈亮）

司馬妻：（以袖拭目，茫然四顧）（唱二簧散板）適纔間嚇得我膽戰心慄。

（起立）（接唱）必是我心神恍惚噩夢頻仍。

含悲淚忍傷痛後堂來進，

闖蠶室探夫君且待天明。

第三十一場

司馬遷：（內白）苦哇！

（司馬遷兩腿又開半蹲騎馬式拄拐杖由二獄卒攙扶上）

司馬遷：（唸對）身遭戕殘苦，心更若三分。（痛楚狀）

（白）嗚嗚嗚嗚！

獄卒甲：（白）怎麼，痛呀？

司馬遷：（白）痛得很啦！

獄卒乙：（白）慢慢走，甯急。

獄卒甲：（白）司馬遷，你叫苦，可我看你遭這番折騰還沒幾天，就吵著要起來讀書寫字，也不多躺着休養休養，這才

真是何苦呢。

司馬遷：（白）獄卒哥有所不知，我有任務在身啦。

獄卒甲：(白) 什麼「任務」，把人都整成這個樣子了，這任務呢，我說你呀，十足的書呆子一個。

獄卒乙：(白) 也不知道是哪個缺德鬼想出這麼個淫刑，男子去勢，婦人幽閉，簡直的慘無人道嘛，發明這種刑的人，準會斷子絕孫。

(司馬遷走至下台口，坐書案後椅上)

司馬遷：(纔坐上又起身作痛楚狀)(白) 嗚唷唷！

(二獄卒小心扶司馬遷重落坐)

獄卒甲：(白) 慢慢的，慢慢的，坐好。

司馬遷：(白) 多謝了。

獄卒甲：(白) 司馬遷，你坐在這兒可別隨便走動，傷還沒有全收口哩。

司馬遷：(白) 是。

獄卒乙：(白) 尤其別一個人溜出去，你不能吹風不能受涼；這是蠶室，有爐火保溫的，你就這兒待着吧。

司馬遷：(白) 哦，是，是。

獄卒甲：(白) 對了，司馬遷，我倒忘了告訴你，你老婆就你開刀的二天一早就來看你來了。

司馬遷：(激動)(白) 哦，他來過了？

獄卒乙：(白) 來過好幾趟了。

獄卒甲：(白) 前兩天你還神智不清，迷迷糊糊的，我沒讓他進來。

司馬遷：(傷心)(白) 娘子呀！(以袖拭淚)

獄卒甲：(白) 你別難過，我跟他說好了，今天可以來，說不定他一會兒就會來了。

司馬遷：(白) 多謝二位獄卒哥。

獄卒甲：(白) 你看你的書吧，我們還有別的事呢。

獄卒乙：(白) 我們出去會替你把門關上，免得冷風吹了進來。

司馬遷：(白) 二位獄卒哥，司馬遷再次多謝了。

獄卒甲：(白) 你就甯客氣了。

(二獄卒走向上場門)

獄卒甲：(白) 正是：夫妻同一命。

獄卒乙：(白) 患難見真情。

(二獄卒開門、出門、關門下)

司馬遷：(長嘆) 唉——

(唱二簧慢板) 有子長在蠶室獨自嘆息，
感浮生多轉折禍福難期。

遭酷刑受奇辱一世休矣，

殘軀體成廢人怎對賢妻？

最可嘆絕香煙後嗣不繼，

念祖先長遺恨空留歎歎。

入重罪沾汗名不容清滌，

結愁腸日九轉汗濕蓆席。

(轉二簧快三眼) 本有意早將這殘生來棄，

心春念立史書又萌生機。

逆境中成大業方顯弘毅，

前輩的衆先賢令人心儀；

周文王囚羑里推演「周易」；

左丘明撰「國語」眼盲不移；

那屈原遭放逐將「離騷」來擬；

有孫臏斷雙足「兵法」稱奇。

(轉二簧原板) 我司馬忍羞耻堅定心意，

完天人通古今著書改立說成一家之言千秋傳習。(看書)

獄卒甲：

(內白) 蠶室前面那間就是的，你自己推門進去吧。

獄卒乙：

(內白) 可記得關門呀！

司馬妻：

(內白) 有勞了！

(司馬妻提食籃上)

司馬妻：

(唱二簧原板) 這二位獄卒哥和善爽朗，

對官人有照應我稍寬心腸。

意怯怯心慌慌蠶室在望，

夫妻們如隔世再聚一堂。

(司馬妻拭淚、推門、入室、抬頭；司馬遷同時抬頭，二人相對怔住)(崩登倉)

司馬遷：

(激動)(白) 你，你來了？

司馬妻：(悲痛)(白)官人！

(司馬妻轉身關門、回身；司馬遷放下書、手撐桌沿起立、直視司馬妻)

司馬遷：(白)你，你，你來了？

司馬妻：(白)官人，我來了。

(司馬妻向前移步；司馬遷急拄拐杖離座，騎馬式後退)

司馬遷：(緊張)(白)你，你，你來作甚啦？

司馬妻：(意外、停步、迷惑)(白)我，我來看你來了哇！

(司馬遷繼續後退，並頻頻搖手；司馬妻疑懼，眼盯住司馬遷慢步迎上，二人面對面一退一進走圓場，漸走漸快。司馬遷退至原位，頹然坐下)

司馬遷：(痛楚)(白)嗚嗚！

(司馬妻當步上前，放下食籃，扶住司馬遷)

司馬妻：(關切)(白)官人，你怎能樣了？

司馬遷：(甩袖，側臉避開司馬妻)(白)你多此一行。

司馬妻：(陪笑)(白)妾身來遲，官人休要見怪。這幾日，妾身也曾數度來過，祇因二位獄卒哥言道，你神智尚未清醒，不肯放我進來，故而未能相見。

司馬遷：(偷拭淚，轉向司馬妻)(白)娘子，你不該來的。

司馬妻：(一愕)(白)官人何出此言？

司馬遷：(白)娘子，我司馬遷如今已是廢人一個，有虧於你，(搖頭)你以後不要來了。

司馬妻：(着急)(白)此話怎講？

司馬遷：(白)你另作打算吧。

司馬妻：(失色)(白)官人啦——

(唱二黃搖板)官人錯把話來講，

妾身言來聽端詳；

我豈是殘花隨流水？

我豈是敗柳任風颺？

你心中不該這般想，

此言一出將我傷。

司馬遷：(接唱)非是我有意將你傷，

都祇為我心愧疚無顏見妻房。

司馬妻：

(接唱) 遭不幸橫禍從天降，

同命的夫妻同承當。

我為你擔驚受怕忍羞辱，

我為你寢食難安懶梳妝。

司馬遷：

(急白) 娘子！

司馬妻：

(接唱) 你若是容得我就別再把我傷。

司馬遷：

(叫頭) 妻呀！

(接唱) 司馬遷實難忍熱淚盈眶，

感激你賢德妻情深義長。

從今後我二人相互倚仗。

司馬妻：

你是我夜行路上一點明光。

司馬遷：

(接唱) 官人你休得要把我誇獎，

我二人本就是同命鴛鴦。

(白) 官人，你在何處安歇？

司馬妻：

(指下場門) (白) 就在那廂。

司馬遷：

(白) 你傷勢未癒，應多加休息，待妾身攙扶於你，那廂歇下講話。

司馬妻：

(白) 就依娘子。

司馬遷：

(司馬妻提食籃扶司馬遷拄杖下)

第三十二場

杜周：(內白) 刀斧手！

刀斧手：(內同白) 啊！

杜周：(內白) 李陵全家拿定，趕赴法場。

刀斧手：(內同白) 喲！

杜周：（杜周持馬鞭快長錘上）
（唱西皮快板）催馬加鞭法場往，

夾道百姓論短長。

李陵滿門來問斬，

自種禍根他自承當。

（對內白）刀斧手！

刀斧手：（內同白）喏！

杜周：（白）趨行者！

杜周：（四刀斧手押李陵母、妻及男女奴僕若干等人犯亂錘上，掙扎之、跌躓之、催促之、吆喝之，過場下）
（接唱）一家人小俱細綁，

法場霎時將命喪。（急急風下）

第二十三場

李陵：（內唱二簧導板）飛砂天，冰雪地，困壞了我李陵。

（李陵上）

李陵：（長嘆）唉！

（轉迴龍）終日裡，想老母，思賢妻，念我故鄉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瓦一磚，還有那一群兒時的玩伴，都教我魂牽夢縈。

（轉二簧原板）九月間辭長安領兵北進，

又怎過知這一別夢斷煙塵。

憶來時五千衆嚴整壯盛，

到今日祇餘我伶仃一身。

可憐那衆弟兄少有活命；

可憐那韓延年永歸幽冥；

可憐我淪異邦無人聞問，

朝中事斷音信情況不明。

弟兄中必有人脫出險境，
回中原將遭遇報與當今；
風雲湧多變幻天意不定，
怕的是再不能重返朝廷。

(白)俺，李陵，自被擒以來，單于恩威並施，要俺歸順，是俺執意不肯，將俺安頓在此營帳，食用無缺，十分禮遇；祇是隔絕了外面的訊息，家中老小、朝中君臣不知怎麼樣了；就是我自身的前景也是茫然，思想起來，好不煩悶人也。

(唱二簧搖板)天涯路斷鄉關遠，
壯志磨盡困愁城。

(衛律上)

衛律：(唸對)事情成不成，端看此一行。(白)下官，丁靈王衛律，奉了狼主之命，順說李陵歸降，數度走訪皆徒勞無功。今日前來，情況與往常不同，心中甚是不忍，礙難啟口，無奈使命要緊，祇得冒叫一聲：將軍！

李陵：(白)哪位？

衛律：(白)衛律。

李陵：(白)有請。

(衛律進帳！李陵起迎)

衛律：(白)見過將軍。

李陵：(白)衛律兄請坐。

衛律：(白)有坐。

(衛律、李陵同坐)

衛律：(白)連日少來問候將軍，起居方便否？

李陵：(白)多蒙照顧。這「方便」麼？衛律兄，你們將我與世隔絕，不通問問，形同囚犯一般，這豈是待客之道？

衛律：(白)將軍，小弟今日前來，正有一件大事奉告。

李陵：(激動，起立)(白)什麼大事？

衛律：(白)將軍請坐。

李陵：(白)是。(坐)

衛律：(白)祇因貳師將軍李廣利久攻天山不下，有那囚杆將軍公孫敖回報朝廷，言道皆是將軍你，替我狼主練兵教戰，奮力阻撓的緣故。

李陵：（急起）（白）且慢，俺李陵何時何地替單于練過兵，教過戰呀？

衛律：（起立）（白）練兵教戰之人是有的，不過另有其人。

李陵：（白）何人？

衛律：（白）同姓不同名，他叫李緒。

李陵：（白）哦，就是那李緒？

衛律：（白）公孫教誤傳了。

李陵：（氣憤）（白）公孫教！俺與你無怨無仇，你怎麼教俺蒙上這不白之冤？

衛律：（白）將軍，尚有下文。

李陵：（白）請講。

衛律：（白）漢天子信了誤報，勃然大怒，他——

李陵：（白）他怎麼樣？

衛律：（白）他就將——

李陵：（情急抓起衛律一手）（白）快講。

衛律：（白）將軍，他就將你的滿門抄斬了。

李陵：（失色）（白）你待怎講？

衛律：（白）將你滿門抄斬。

李陵：（白）哎呀！（崩登倉）（昏厥椅上）

（衛律趨前看顧）

衛律：（白）將軍醒來。

李陵：（甦醒）（唱二簧導板）聽他一言失了魂。

（叫頭）老娘！賢妻！母親啦！

（轉二簧散板）萬枝利箭刺我心。

衛律：（白）將軍節哀。

李陵：（接唱）都是我累賢妻斷送性命，

還有我年邁蒼蒼的老母親。（起）

（叫頭）天子！聖上！（白）想俺李陵，出生入死，忠心耿耿，何負於漢室？你，你要這樣的趕盡殺絕，不留

餘地；從今而後，叫俺李陵何處安身？

衛律：（白）將軍，你要早作打算纔是。

一番監：(內白) 狼主駕到。

衛律：(白) 狼主駕到。

李陵：(白) 待俺出迎。(拭淚)

(李陵、衛律出帳)

(四番監一條鞭引且鞮侯上，頭家番監手捧一頂紗帽)

且鞮侯：(唸對) 欲籠烈性馬，還靠軟絲韁。

李、衛：(同白) 恭迎狼主。

且鞮侯：(白) 將軍少禮。

(且鞮侯、衛律、李陵進帳)

李陵：(白) 狼主上坐。

且鞮侯：(白) 將軍一同坐下。

李陵：(白) 是。

(且鞮侯、李陵同坐)

且願侯：(白) 將軍，聞得伯母與嫂夫人俱遭不幸，特來弔唁。

李陵：(起立)(白) 罪人李陵多謝狼主。

且鞮侯：(白) 府上遭此橫禍，孤王與滿朝文武俱望將軍節哀珍攝。

李陵：(白) 四天無力，莫可奈何。

且鞮侯：(白) 祇是將軍你，龍城故道已斷，漢王宮門已閉，你何去何從呢？

李陵：(白) 這個——

衛律：(白) 將軍，滾滾塵世，迢迢前程，你往後的日子還長遠得很，你要好好的盤算啦。

李陵：(白) 這個——

且鞮侯：(白) 啊將軍，茫茫四海，不要忘了你還有孤王這個故友呢！

李陵：(感動)(白) 狼主！

衛律：(白) 將軍，漢王對你已是恩盡義絕，而你已是孑然一身，你，還有什麼顧慮、什麼牽掛的麼？

(李陵突然跪下，側臉避開且鞮侯)

且鞮侯：(起立)(白) 來！

(衛律出帳，捧進紗帽交且鞮侯，替李陵換戴紗帽)

且鞮侯：(白) 李陵！

李陵：（白）臣在。

且鞮侯：（白）孤王封你為右校王，願問軍機大事，請起。

李陵：（白）謝狼主。（起）

且鞮侯：（白）孤王偏殿設有靈堂，公祭伯母與嫂夫人，孤王先行，你與丁靈王隨後就到。

李陵：（白）送狼主。

且鞮侯：（白）不必送了。

（且鞮侯出帳，與四番監同下）

衛律：（白）右校王，小弟帳外吩咐備馬。

李陵：（白）這就不敢。

（衛律出帳）

衛律：（唸對）李陵時運多不濟，但願否終換泰來。（下）

（李陵摘下紗帽一看）

李陵：（慘笑）嘿！嘿！嘿！

（李陵手托紗帽出帳）

李陵：（白）出得帳來，（眺望天際）看這白雲無憑，黃沙無垠，母親！賢妻！關山望斷，人地兩隔，俺李陵自此終老異鄉了。

（李陵拂袖、頓足，下）

——全劇終——